

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寮莫不憚之除少府卿又兼行丹陽尹事出為宣惠晉安王府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高祖謂之曰荆州總上流衝要義高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對曰臣以庸鄙曲荷恩遇方揣丹誠効其一割上善其對乃救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而始與王詹代鎮荆州復為詹府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治績平心決斷請託不行高祖深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轉秘書監遷明威將軍復為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民譽王深相倚仗軍民機務動止詢謀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徵為太府卿俄授都官尚書頃之領太子中庶子會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高祖與群臣議王代居州任者久之于時貴戚王公咸望遷授高祖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實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休源初為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時論榮之而神州都會領股繁休源制斷如流傍無私謁中大通二年加授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如故累表陳讓優詔不許在州畫決辭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群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四年遺疾高祖遣中使候問并給醫藥日有十數其年五月卒時年六十四遺令薄葬節粥蔬菲而已高祖為之流涕顧謂謝舉曰孔休源奉職清忠當官正直方欲共康治道以隆王化奄至殞歿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強直當今罕有微臣竊為陛下惜之詔曰慎終追遠歷代通規喪德嗚呼先王典宜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孔休源風業貞正雅量沖逸升榮建禮譽重指紳理務神州化覃歌詠方輿仁壽穆是彙倫奄然永逝倍用悲惻可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賜第一材一具布五十匹錢五萬蠟二百斤刻日舉哀喪事所須隨便資給諡曰貞子皇太子手令曰金紫光祿大夫孔休源立身中正行已清恪昔歲西浮浩宮東泊粉堞吐佐蕃政實盡厥誠安國之詳審公儀之廉白無以過之奄至殞喪情用惻怛今須舉哀外可備禮休源少孤立志操風範疆正明練治體持身儉約學窮文藝當官理務不憚疆禦常以天下為己任高祖深委仗之累居顯職纖毫無犯性慎密寡嗜好出入帷幄未嘗言禁中事世以此重之聚書盈七十卷手自校治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長子雲章頗有父風而篤信佛理通持經戒官至岳陽王府諮議東揚州別駕少子宗軌聰敏有識度歷尚書都官郎司徒左西掾中書郎

江革字休復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尚書金部郎父柔之齊尚書舍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此兒必與吾門九歲丁父艱與弟觀同生孤貧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母以孝聞服闋與親俱詣太學補園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謝朓雅相欽重朓嘗宿衛還過候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臥具而去司徒竟陵王問其名引為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革諧之方貢琅邪王汎便以革代之解褐奉朝請僕射江革深相引接初為太子詹事改革為府丞初時權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語文檄皆委以具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而諸賓客皆羅其罪革獨以智免除尚書駕部郎中與元年高祖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距義師使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高祖深賞歎之因令與徐勉同掌書記建安王為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為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庶令與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在助並相賞重助與革書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聘駟驥於千里途次江夏觀遇疾卒革時在雍為府王所禮款若布衣王被徵為丹陽尹以革為記室領五官掾除通直散騎常侍建康正頻遷秣陵建康令為治明肅豪彊憚之入為中書舍人尚書左丞司農卿復出為雲麾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徙仁威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為百城所懼時少王行事多煩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籤帥等同坐俄遷左光祿大夫南平王長史御史中丞彈奏秦權一無所避除少府卿出為貞威將軍北中郎南康王長史廣陵太守改授鎮北豫章王長史將軍太守如故特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府王鎮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馬乃泛舟而還途經下邳遂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開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患脚不拜延明將加害焉見革辭色嚴正更相敬重時祖暉同被拘執延明使輒作歌器漏刻銘革罵暉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今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將加鞭撻革厲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討中山王元晷反北乃放革及祖暉還朝詔曰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曠出內有聞在朝正色臨危不撓首佐台鉉實允兪諧可太尉臨川王長史時高祖盛於佛教朝賢多啟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惟當勤精進自彊行勝儔豈可作底突如彼

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諸貴遊又手敕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啟乞受菩薩戒重除少府卿長史校尉時武陵王在東州頗自驕縱上詔革面敕曰武陵王年少臧盾性弱不能匡正欲以卿代為行事非卿不可不得有辭乃除折衝將軍東中郎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州聞革應至並齋待緣道迎候革曰我過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篋至鎮惟資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革分判辨析會無疑滯功必賞過必罰民安吏畏百城震恐邪王為山陰令賦貨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憚之遂雅相欽重每至待宴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製詩呈高祖高祖謂僕射徐勉曰江革果能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民皆戀惜之贈遺無所受送故依舊訂勅革並不納惟乘臺所給一舸舳舻偏敝不得安臥或謂革曰船既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以進輕艖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監吳郡于時境內荒儉劫盜公行革至郡惟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寇反省邊軍尉民下逾恐革乃廣施恩無明行制令盜賊靜息民吏安之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革文華清麗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入為度支尚書好獎進閭閻為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子翕然歸之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強直每至朝宴恒有喪貶以此為權勢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領步兵校尉南北兗二州大中正優遊閑放以文酒自娛大同元年二月卒諡曰彊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二為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世以此高之長子行敏好學有才俊官至通直郎早卒有集五卷次子從簡少有文性年十七作採荷詞以刺敬容為當時所賞歷官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莫不痛之

史臣曰高祖留心政道孔休源以談治見知既遇其時斯為幸矣江革聰敏亮直亦一代之盛名歟

梁書卷三十六考證

孔休源傳父瑛齊廬陵王記室參軍○南史作父佩齊通直郎

長子雲章頗有父風○章南史作章

少子宗軌○軌南史作範

江革傳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此段南史作此聞

長子行敏○南史無行字

唐 散騎 常侍 姚 思 廉 撰

謝舉 何敬容

謝舉字言揚中書令覽之弟也幼好學能清言與覽齊名舉年十四嘗贈沈約五言詩為約稱賞世人為之語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炬王筠王泰小字也起家秘書郎遷太子舍人輕車功曹史秘書丞司空從事中郎太子庶子家令掌東宮管記深為昭明太子賞接秘書監任助出為新安郡別舉詩云詎念蓋嗟人方深老夫託其屬意如此嘗侍宴華林園高祖訪舉於覽覽對曰識藝過臣甚遠惟飲酒不及於臣高祖大悅轉太子中庶子猶掌管記天監十一年遷侍中十四年出為寧遠將軍豫章內史為政和理甚得民心十八年復入為侍中領步兵校尉普通元年出為貞毅將軍太尉臨川王長史四年入為左民尚書其年遷掌吏部尋以公事免五年起為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六年復為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俄徙為吏部尚書尋加侍中出為仁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清靜百姓化其德境內肅然罷郡還吏民詣闕請立碑詔許之大通二年入為侍中五兵尚書永拜遷掌吏部侍中如故舉祖莊宋世再典選至舉又三為此職前代未有也舉少博涉多通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為晉陵郡時常與義僧遊講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赴之其盛如此先是北渡人盧廣有儒術為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通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塵尾薦之以況重席焉四年加侍中五年遷尚書右僕射侍中如故大同三年以疾陳解徙為右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其年出為雲麾將軍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為何吳郡及舉為政聲跡略相比六年入為侍中中書監永拜遷太子詹事嗣左將軍侍中如故舉父滿齊世終此官累表乞改授敕不許久之方就職九年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居端揆未嘗肯預時務多因疾陳解數賜假并手敕處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其年以本官參掌選事太清二年遷尚書令侍中將軍如故是歲侯景寇京師舉卒于圍內詔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尚書令如故文集亂中竝亡逸二子禧殿並少知名殿太清中歷太子中庶子出為建安太守

何敬容字國禮廬江人也祖攸之宋太常卿父昌寓齊

吏部尚書並有名前代敬容以名家子弱冠還尚齊武

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天監初為秘書郎歷太子

舍人尚書殿中郎太子洗馬中書舍人秘書丞遷揚州

治中出為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民吏稱之還除黃門

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司徒左長史普通

通

二年復為侍中領羽林監俄又領本州大中正項之守
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為稱職四年出為招遠將軍吳
郡太守為政勤恤民隱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為天下
第一吏民請開請樹碑詔許之大通二年徵為中書令
未拜復為吏部尚書領右軍將軍俄加侍中中大通元
年改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於莊
衣冠尤事鮮麗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三年遷尚書右
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時僕射徐勉參掌機密以疾
陳解因舉敬容自代故有此授焉五年遷左僕射加宣
惠將軍置佐史侍中參掌如故大同三年正月朱雀門
災高祖謂羣臣曰此門制甲狹我始欲構遂遭天火竝
相顧未有答敬容獨曰此所謂陛下先天而天不違時
以為名對俄遷中權將軍丹陽尹侍中參掌佐史如故
五年入為尚書令侍中將軍參掌佐史如故敬容久處
臺閣詳悉舊事且聰明識治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肝
不休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為
世所嗤鄙時蕭琛子巡者頗有輕薄才因制卦名離合
等詩以嘲之敬容處之如初亦不屑也十一年坐妾弟
費慧明為導舍丞夜盜官木為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
河東王譽為領軍將軍敬容以書解慧明即封書以
奏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綽奏敬容挾私
罔上合棄市刑詔特免職初天監中有沙門釋寶誌者
嘗遇敬容謂曰君後必貴然終是何取耳及敬容為
宰相謂何姓當為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
為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高祖幸同泰寺講金字
三惠經敬容請預聽敬許之又有救聽期望問訊尋起
為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
誼諱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
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
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
言裁作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
以自斥未有嬰時豐而求親者且曝鰓之鱗不念杯
勺之水雲霄之翼豈願籠樊之權何者所託已盛也昔
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要回豐貂以步文昌高蟬而
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
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覓朝廷望萬
分竊不為左右取也昔寶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
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甲實在
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
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
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扶復用之意未可為智者說矣君
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榮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
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
更也之譬少戢言於眾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
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問知尚有冀也僕東臯鄙人

入穴幸無銜雲恥天下之士不為執事道之故披肝膽
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
故二年侯景襲京師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於渦陽
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眾竝沒
朝廷以為憂敬容尋見東宮太宗謂曰淮北始更有信
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對曰得景死深是朝
廷之福太宗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
國是年太宗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
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曰昔晉代表亂頗由祖尚
玄虛胡賊珍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為
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三年正月敬容卒于
園內詔贈仁威將軍本官並如故何氏自晉司空充宋
司空尚之世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為
伽藍趨勢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不拒故此寺堂宇校
飾頗為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為聚造寺焉及敬容免職
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
此稱之子致秘書丞早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玄
虛貴為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營皆成
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下壺以臺閣之務頗欲
綜理阮孚謂之日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世王敬弘
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白署空是
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職事墮
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曾莫之悟示
嘉不競戎馬生郊宜其然矣何國禮之誠治見謙薄俗
惜哉

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間有對賓之色器宇弘
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綠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
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值采便發觀其信
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高祖
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異實異後
見明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異直西省俄兼
大學博士其年高祖自講孝經使異執讀還尚書儀曹
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異遷鴻臚卿太子右衛率尋加
員外常侍普通五年大舉北伐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
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異曰自王師北討剋
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成願罪法僧法僧懼禍之至
其降必非偽也高祖仍遣異報法僧并赦眾軍應接受
異節度既至法僧遵承朝旨如異策焉中大通元年遷
散騎常侍自周捨卒後異代掌機謀方鎮改換朝儀國
典詔諸敕書並兼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詢詳
斷填委於前異屬辭落紙覽事下議從橫敏瞻不暫停
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大同四年遷右衛將軍六年異
啓於儀賢堂奉進高祖老子義啟許之及就講朝士及
道俗聽者千餘人為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
延學士異與左丞賀琛遊口述高祖禮記中庸義皇太
子又召異於玄圃講易八年改加侍中太清元年遷左
衛將軍領步兵二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高祖夢中原
平舉朝稱慶旦以語異異對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
景歸降敕召羣臣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為不可高祖
欲納之未決嘗風與至武德閣自言我國家承平若此
今便受地詔是事宜脫致紛紜悔無所及異探高祖微
旨應聲答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
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獎其討原心審事殊有可嘉
今若不容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
深納異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敗沒自魏遣使還
述魏相高澄欲更申和陸救有司定議異又以和為允
高祖果從之其年六月遷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
北通好是時侯景鎮壽春累啓絕和及請遣使又致書
與異辭意甚切異但述救旨以報之八月景遣舉兵反
以討異為名募兵得三千人及景至仍以眾守大司
馬門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
並累有啓聞異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者鄒
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竝抑而不奏故朝廷不為之
備及冠至城內文武咸尤之皇太子又製圍城賦其末
章云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
玉殿之金屏陳謀謀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
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地場之為誰蓋
以指異因慙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曰故中領軍
異器宇弘通才力優騰諮謀帷幄多歷年所方贊朝經
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

不中奇仕奄先物化側悼兼懷可贈侍中尚書右僕射
給秘器一具凶事所須隨由資辦舊尚書官不以為贈
及昇卒高祖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異者乃啓曰異
奉歷雖多然平生所懷頗得執法高祖因其宿志特有
此贈焉昇居權要三十餘年善窺人主意曲能阿諛以
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
拜躬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並進近代未有也
昇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截好每暇
日與賓客遊焉四方所饋財貨充積性極膏肓嘗有散
施厨下珍羞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
分瞻所撰禮儀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亂中多亡逸
長子肅官至國子博士次子閔司徒揅並遇亂卒
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也伯父瑒步兵校尉為世碩
儒琛幼場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場異之常曰此兒
當以明經致貴場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自
給聞則習業尤精三禮初場於鄉里聚徒教授至是又
依琛焉普通中刺史臨川王辟為祭酒從事史琛始出
都高祖聞其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
曰琛殊有世業仍補王國侍郎俄兼太學博士稍遷中
衛參軍事尚書通事舍人參禮儀事累遷通直正員郎
舍人如故又征西都陽王中錄事兼尚書左丞滿歲為
真詔琛撰新法至今施用時皇太子謙大功之末可
以冠子嫁女琛駁之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
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輸致惑案嫁冠之禮本
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並以
冠子嫁子為文非關惟得為子己身不得也小功之末
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
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
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
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為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
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
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末言已可娶大功之末不言
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為子冠嫁竊
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為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
可得行冠嫁猶應須得為其嫁冠若父於大功之末
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
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
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
下場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為子冠嫁伏
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
不可自冠自娶是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
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惟稱下場今不言降服
的舉下場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
於本姊妹降為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成小
異器宇弘通才力優騰諮謀帷幄多歷年所方贊朝經

則有傳重並欲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言妓之夫無有等秩雖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妾務在貪污爭飾羅綺故為吏牧民者競為剝削雖致貴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俸已消散蓋由宴酌所費既破數家之產歌謠之具必俟千金之資所費事等丘山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費之多如復傳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潘修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為禁制道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眾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及羣故勉彊而為之苟力所不至還受其弊矣今若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反掌夫論至治者必以淳素為先正雖流之弊莫有過儉樸者也其三日聖躬躬負蒼生以為任弘濟四海以為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瘴癘之苦豈止日仄忘飢夜分廢寢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責下之嫌下無通上之咎斯實道遠百王事起千載但斗符之人藻稅之子既得伏奏惟展便欲競競求進不說國之大體不知當一官處一職貴使理其紊亂匡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務吹毛求疵壁肌分理運望餅之智微分外之求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曠官廢職長弊增竊寔由於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諛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微倖之患矣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者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民費息則財聚止五年之中尚於無事必能使國豐民阜若積以歲月斯乃范蠡滅吳之治者耶肆應所為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及國客戎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即事未須皆悉減省應四方屯傳即治或舊有或無益或妨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厥興造凡厥費財有非急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討召凡厥徵求雖關國計權其事宜皆息費休民不怠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擾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財而務賦歛繁興則姦詐盜竊彌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則難以語富強而圖遠大矣自普通以來二十餘年刑役荐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疆場無警若不及於此時大息四民使之生聚減省國費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掃則國弊民疲安能振其遠畧事至方圖知不及矣言奏高祖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責深曰嘗嘗有開殊稱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謙言見聞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常欲承用無替懷抱每苦倥傯更增惜或卿耳聒糾組博問治問不宜同於闡其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之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是獻替莫不能言正且歐鋒皆其人也卿可分別言事啓乃心沃朕心卿云今北邊番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民不安居牧守之過朕無則若之知觸向多弊四聰不聞四明不達內省責躬無處逃咎竟為聖主四凶在朝況乎朕也無惡人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明顯出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官長凶虐尚書蘭臺主書舍人某人姦猾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聽公車上書四凶終自不知堯亦永為閻主卿又云東境戶口空虛良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鴛鴦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柴點長吏又因之而為貪殘並何姓名廉平掣肘復是何人朝廷思賢有如饑渴廉平掣肘實為異事宜速條圖當更擢用凡所遣使多由民訟或復軍糧諸所屬急蓋不獲已而遣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云何綜理事實云何濟辦惡人日滋善人日散欲求安臥其可得乎不遣使而得事理此乃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能到在所不威而伏豈不幸甚卿既言之應有深見宜陳秘術不可使實迷邦卿又云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貪殘廉費已如前答漢文雖愛露臺之產鄧通之錢布於天下以此而治朕無愧焉若以下民飲食過差亦復不然而天監之初思之已甚其勤力營產則無不富饒情遊緩事則家業貧窶勤儉則業以營盤案自己營之自己食之何損於天下無賴子弟惰營產業致於貧窶無可施設此何益於天下且又意雖曰同富有不同慳而富者終不能設奢而富者於事何損若使朝廷緩其刑此事終不可斷若急其制則曲屋密房之中云何可知若家家搜檢其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乎更相恐脅以求財帛足長禍萌無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性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約之節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若以為功德事者皆是團中之所產有功德之事亦無多費變一瓜為數十種食一菜為數十味不變瓜菜亦無多種以變故多何損於事亦豪芥不關國家如得財如法而用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輪乃至官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累歲月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財頗有方便民得其利國得其利我得其利營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財用暴於天下不得曲辭辯論卿又云女妓越濫此有司之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多畜妓樂至於勳附若兩掖亦復不關家有二八多畜女而止賊復舉送莊嚴寺療治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冬賊進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為金紫光祿大夫後遇疾卒年六十九琛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

義及諸儒法凡百餘篇子謂太清初自僕同西昌侯...

出為巴山太守在郡遇亂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云夏侯勝有言曰士患不明經術經...

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昇賀琛並起微職以經術... 達時致於貴顯符其言矣而昇遂微寵幸任事居權不...

能以道佐君荷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實昇之由禍難既... 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寵贈猶殊罰既弗加賞亦斯濫...

失於勸沮何以爲國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亂能無及是... 乎

梁書卷三十八考證... 朱昇傳父異以義烈知名○異南史作異之

唐 敬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元法僧 揚 華 羊 侃 子 鳴 羊 鶴 仁

元法僧魏氏之支屬也其始祖道武帝父鍾葵江陽王... 法僧仕魏歷光祿大夫後爲使持節都督徐州諸軍事...

徐州刺史鎮彭城普通五年魏室大亂法僧遂據鎮稱... 帝誅鋤異已立諸子爲王部署將帥欲謀匡復既而魏...

亂稍定將討法僧法僧懼乃遣使歸款請爲附庸高祖... 許焉授侍中司空封始安郡公邑五千戶及魏軍既逼...

法僧請還朝高祖遣中書舍人朱昇迎之既至甚加優... 寵時方事招撫撫悅降附賜法僧甲第女樂及金帛前...

後不可勝數法僧以在魏之日久慮疆場之任每因寇... 掠殺戮甚多求兵自衛詔給甲仗百人出入禁闈大通...

二年加冠軍將軍中大通元年轉車騎將軍四年進太... 尉領金紫光祿其年立爲東魏王不行仍授使持節散...

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鄆州刺史大同... 二年徵爲侍中太尉領軍將軍時年八十三二子...

景隆景仲普通中隨法僧入朝景隆封沔陽縣公邑千... 戶出爲持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州諸軍事平南將...

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中大通三年徵侍中安右將... 軍四年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封彭城王不行俄除侍...

中度支尚書太清初又爲使持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 三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行至雷...

首遇疾卒時年五十八景仲封枝江縣公邑千戶拜侍... 中右衛將軍大通三年增封并前爲二千戶仍賜女樂...

一部出爲持節都督廣越等十三州諸軍事宣惠將軍... 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大同中徵侍中左衛將軍見景...

隆後爲廣州刺史侯景作亂以景仲元氏之族遣信誘... 之許奉爲主景仲乃舉兵將下應景會西江督護陳霸...

城降北規由是陷魏魏授衛將軍營州刺史父祖魏侍... 中金紫光祿大夫侃少而瑰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

史博涉書記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弱冠隨父在... 梁州立功魏正光中稍爲別將時秦州羌有莫遮念生...

者據州反稱帝仍遣其弟天生率衆攻陷岐州遂寇雍... 州侃爲偏將軍兼督秦州之潛身巡警伺射天生應...

茲卽倒其衆遂潰以功遷使持節征東大將軍東道行... 臺領太山太守進爵鉅平侯初其父每有南歸之志常...

謂諸子曰人生安可久淹異域汝等可歸奉東朝侃至... 是將舉河濟以成先志兗州刺史羊敷侃從兄也密知...

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弗克仍築十餘城... 以守之朝廷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遣羊鶴仁王昇率軍...

應接李元履運糧糧仗魏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 司徒太山郡公長爲兗州刺史侃斬其使者以刺魏人...

大駭令僕射于卿率衆數十萬及高歡朱陽都等相... 繼而至圍侃十餘重傷殺甚衆柵中矢盡南軍不進乃...

夜潰圍而出且戰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泉... 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土卒並竟夜悲歌侃乃謝...

曰卿等懷土理不能見隨幸適去留於此別異因各拜... 辭而去侃以大通三年至京師詔授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取丘征討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并其兄默... 及三弟忱給元皆拜爲刺史尋以侃爲都督北討諸軍...

事出頃日城會陳慶之失律停進其年詔以爲使持節... 應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中大通四年詔爲使持節都督...

取丘諸軍事安北將軍兗州刺史隨太尉元法僧北討... 法僧先啓云與侃有舊願得同行高祖乃召侃問方略...

侃具陳進取之計高祖因曰知卿願與太尉同行侃曰... 臣披逆還朝常思効命然實未曾願與法僧同行北人...

雖謂臣爲吳南人已呼臣爲虜今與法僧同行還是羣... 類相逐非止有乖素心亦使何奴輕漢高祖曰朝廷今...

者要須卿行乃詔以爲大軍司馬高祖謂侃曰軍司馬... 廢來已久此段爲卿置之行次官竹元樹又於譙城表...

師軍罷人爲侍中五年封高昌縣侯邑千戶六年出爲... 雲麾將軍晉安太守閩越俗好反亂前後太守莫能止...

息侃至討擊斬其渠帥陳稱吳滿等於是郡內肅清莫... 敢犯者頃之微太子左衛率大同三年車駕幸樂遊苑...

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丈四尺圍一尺三... 寸高祖因賜侃馬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

其妙高祖善之又製武宴詩三十韻以示侃侃卽席應... 詔高祖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鄰魯...

擬事兩旬擢立侃勅元帥貞陽侯葉水攻彭城不納既... 而魏援大至侃頻勸乘其遠來可擊且日又勸出戰並...

不從侃乃率所領出頓堰上及衆軍敗侃結陣徐還二... 年復爲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高祖問侃討景之...

策侃曰景反迹久見或容家突宜急據米石令邵陵王... 襲取壽春景進不得前退失輿備烏合之衆自然瓦解...

議者謂景未敢便逼京師遂寢其策令侃率千餘騎頓... 望國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

時景既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第侃乃區分... 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

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逼城衆皆恟懼侃爲稱... 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

掖門縱火甚盛侃親自距抗以水沃火火滅引弓射殺... 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

兩絹萬匹以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加賞... 資賊爲尖項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

鐵鑊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 山以臨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

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壘... 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

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昇張綰議欲出擊之... 高祖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

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 則一旦失利自相騰踐門階橋小必大致挫衄此乃示...

弱非聘王威也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 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初侃長子篤爲景所獲...

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 此一子幸汝早能殺之數日復持來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

進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不之害也景遣儀同... 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爲閉距不...

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 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若忽致稱兵...

人臣而至於此吾荷國重恩當承廟義以掃大逆耳... 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幸謝侯王早自爲所士哲又...

曰侯王事君盡節不爲朝廷所知正欲面啓至尊以除... 姦佞既居戎旅故帶甲來朝何謂作逆侃曰聖上臨四...

海將五十年聰明敏哲無幽不照有何姦佞而得在朝... 欲飾其非寧無說且侯王親舉白刃以向城關事君...

盡節正若是邪士哲無以應乃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 每恨平生未獲披敘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爲之免胄...

于臺內時年五十四詔給東園秘器布絹各五百匹錢三百萬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佩少而雄勇旅力絕人所用弓至十餘石嘗於兗州堯廟踞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佩執以相擊悉皆破碎佩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儼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

掌中儼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救資歌人玉娥兒東宮亦資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竭忠奉國佩則臨危不撓鴉仁守義殞命可謂志等松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艘船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絲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佩在北嘗同學有詔令佩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佩不能飲酒而好賓客交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佩聞之都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匿佩慰諭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鵬鴉字子鵬隨佩臺內城陷寬於陽平侯景呼還待之甚厚及景敗鴉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象山會景倦晝寢鴉語師此中何處有象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鵬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景欲透水鵬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挾鵬以稍入刺殺之世祖以鵬為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明威將軍青州刺史封昌國縣公邑二千戶賜錢五百萬米五萬石

布絹各一千匹又領東陽太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平中除西晉州刺史破郭元建於東關遷使持節信武將軍東晉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鵬赴援不及從王僧愔征蕭鼓於嶺表聞太尉僧辯敗乃還為侯瑱所破於豫章遇害時年二十八

羊鴉仁字孝穆大山鉅平人也少驍果有膽力仕郡為主簿普通中率兄弟自魏歸國封廣晉縣侯侯伐青齊間累有功績稍遷員外散騎常侍歷陽太守中大通四年為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信威將軍譙州刺史大同七年除太子左衛率出為持節都督南北司豫楚四州諸軍事輕車將軍北司州刺史侯景降詔鴉仁督士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精兵三萬趨懸瓠應接景仍為都督豫司淮冀殷應西豫等七州諸軍事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魏軍漸逼鴉仁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高祖大怒責之鴉仁懼又頓軍於淮上及侯景反鴉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年景既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城反為賊所敗臺城陷鴉仁見景為景所留以

為五兵尚書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答重恩社稷傾危身不能死偷生苟免以至於今若以此終沒有餘憤因遂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陵其故部曲數百人迎之將赴江陵至東莞為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諸子所害

史臣曰高祖革命受終光期實運威德所漸莫不懷來其皆狗難投身前後相屬元法僧之徒入國竝降恩遇位重任隆擊鍾鼎食美矣而羊侃鴉仁值太清之難竝竭忠奉國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守義殞命可謂志等松筠心均鐵石古之殉節斯其謂乎

梁書卷三十九考證
元法僧傳大同中徵侍中左衛將軍見景隆後為廣州刺史○見開本作兄當改從之
王神念傳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南史無青字

羊侃傳監作韓山堰事○韓一本作寒
鴉仁傳從王僧愔征蕭鼓於嶺表○設南史作致
羊鴉仁傳為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諸子所害○諸子南史作子畧又載鴉仁兄子海珍報復事

梁書卷四十四
唐 敬 常 侍 熾 思 廉 撰
列傳第三十四
司馬聚 到 溉 劉 顯 劉 之 遠 弟 之 字 許 懋

安內史遷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王繹為會稽太守以溉為輕車長史行府郡事高祖敕王曰到溉非直為汝行事足為汝師聞有進止每須詢訪遭母憂居喪盡禮朝廷嘉之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除通直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太子少傅都官尚書鄧州長史江夏太守加招遠將軍人為左民尚書溉身長八尺美風儀善容止所莅以清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頃之坐事左遷金紫光祿大夫俄授散騎常侍侍中子祭酒溉素謹厚特被高祖賞接每與對某從夕達旦溉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未進高祖謂朱異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溉欲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高祖大笑其見親愛如此後因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疾溉家門雖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常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為寺因斷腥羶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誦高祖每月三致淨饌恩禮甚篤蔣山有延賢寺者溉家世創立放生平公俸咸以供焉溉無所取性又不好交游惟與朱異劉之遠張綰同志友密及臥疾家園門可羅雀三君每歲時常鳴鶴枉道以相存問置酒叙生平極歡而去臨終託張綰勒子孫以薄葬之禮卒時年七十二詔贈本官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時以溉洽兄弟比之二陸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子鏡字號安西湘東王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早卒鏡子蓋早聰慧起家著作佐郎歷太子舍人宜城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嘗從高祖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盡愛詔便就上覽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爾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必必老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除丹陽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

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也父殷晉安內史顯幼而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顯好學博涉多通任助嘗得一篇缺簡書文字零落歷示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助檢周書果如其說助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命顯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也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問之歎曰劉郎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請張壯武王祭謂伯喈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及約為太子少傅乃引為五官掾俄兼廷尉正五兵尚書傳昭掌著作撰國史引顯為佐九年始革尚書五都選顯以本官兼吏部郎又除司空臨川王外兵參軍遷尚書儀曹郎嘗為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時

約居宅新成因命工書人題之於壁出為臨川王記室參軍建康平復入為尚書儀曹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為林陵令又除驛騎鄆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侍郎舍人如故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遠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魏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嘉焉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出為宜遠岳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未拜遷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大

同九年王遷鎮鄆州除平西諮議參軍加戎昭將軍其年卒時年六十三友人劉之遠啓皇太子曰之遠嘗聞夷叔柳惠不逢仲尼一言則西山俄夫東國烈士名豈施於後世信哉生有七尺之形終為一棺之土不朽之事寄之題日懷珠抱玉有歿世而名不稱者可為長太息執過於斯痛痛友人沛國劉顯韞積藝文研精單奧聰明特達出類拔羣閭閻都歸魂有日須鑄墓板之枯骸以慰幽魂胃味塵間戰慄無地乃蒙令為誌銘曰

有髦士禮著幼年業明壯齒厭飲典墳研精名理一見弗忘過目則記若訪賈逵如問伯始穎脫斯出學優而仕讓獄既佐芸蘭乃握搏鳳池水推羊太學內參禁中營返魄汎汎虛舟白馬向郊丹旒背野埃與伏山雲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子鏡字號安西湘東王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早卒鏡子蓋早聰慧起家著作佐郎歷太子舍人宜城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嘗從高祖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盡愛詔便就上覽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爾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必必老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除丹陽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

宜甄擢瞻即辟為太學博士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防為讓表防令之遠代作操筆立成防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任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即之遠舅憲臺奏彈皆之遠草焉遷平南行參軍尚書起部郎延陵令荆州治中太宗臨荆州仍還宣惠記室之遠為學明審博覽羣籍時劉顯章疏並強記之遠每與討論咸不能過也還除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遷正員郎尚書右丞荆州大中正累遷中書侍郎鴻臚卿復兼中書舍人出為征西都陽王長史南郡太守高祖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後轉為西

中郎湘東王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遠在荆府嘗寄居南郡解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遠後果損臂遂臨此郡丁母憂服闋徵書監領步兵校尉出為鄆州行事之遠意不願出固辭高祖

於東府城反為賊所敗臺城陷鴉仁見景為景所留以

於東府城反為賊所敗臺城陷鴉仁見景為景所留以

手教曰朕與妻子具孝哀於親爵祿具忠哀於君卿既

內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為有司所奏免久之為太府卿

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選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

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

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鑲銅鳥夷楛二枚

兩耳有銀鑲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

鑄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四種古製

國漢灌一口銘云元封二年造時都陽副王範得班固所

漢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都陽副王範得班固所

上漢書真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遂與張纘到涇陸

襄等參校異同之遺具異狀十事其大略曰案古本漢

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已酉邸班固而上而今

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叙傳號為中篇今本稱

為叙傳又今本叙傳載班彪事而古本云稚生彪自

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

為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

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宜

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

傳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俄隸布實隸徒越

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

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

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

此卷之選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東漢裴子野沛國劉顯

常共討論書籍因為交好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

有高祖義疏惟左氏傳尚闕之遺乃著春秋大意十科

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悅

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

尤曉故事稱為儀注之學起家後軍豫章王行參軍韓

法曹茂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書室文惠太子聞而

召之侍講于崇明殿除太子步兵校尉承元中轉散騎

侍郎兼國子博士與司馬駿同志友善僕射江祐甚推

重之號為經史笥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參詳五

禮除征西都揚王諮議兼著作郎詔文德省時有請

儀將欲行焉恐以為不可因建議曰臣案舜幸岱宗是

為巡狩而鄭引孝經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

乎梁甫刻石紀號此律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依

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

授為義則禹不應傳啟至桀十七世也湯又不應傳外

丙至紂三十七世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奕謂盛德也

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

父沒子繼也若謂禪奕奕為盛德者古義以伏羲神農

黃帝是為三皇伏羲封太山神農云黃帝封太山神農

亭皆不禪奕奕而云盛德則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

亭特立獨起於身者頌項封泰山神農云帝嘗封泰山

禪云云堯封太山神農云云舜封太山神農云云亦不禪亭

亭若合黃帝以為五帝者少昊即黃帝子又非獨立之

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者禹封太

山神農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神農社首舊書如此異乎禮說

皆道聽所得失其本文假使三王皆封太山神農甫者

是為封太山則有傳世之義禪梁甫則有揖讓之懷或

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既矛盾理必不然又七十二君夷

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大

庭栢皇中央粟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吳英有巢朱襄

葛天陰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

於下也夫封禪者不出正經性左傳說禹會諸侯於塗

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為封禪鄭玄有參柴之風不

能推尋正經專信緯候之書斯為謬矣蓋禮云因天事

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享帝于郊燔柴

穀一報穀一禮乃不顯新報地推文則有樂記云大樂

與天地同和典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

天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養之故知地亦有祈報

是則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有具丘方澤者總為三

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即月令迎

氣之郊也舜典有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夏南秋西

冬北五年一周若為封禪何其數也此為九郊亦皆正

義至如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

旅上帝月令云仲春玄鳥至祀於高禘亦非常祭故詩

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并有禋禘亦非常祭禮云禋禘

水旱也是為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有九非常祀又有

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嘗祭與明堂雖

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為天祀有十六地祭有三惟大禘

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異於常祭以故云大於時祭案繫辭云易之為書也

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

之故六六者非位三才之道也乾象云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此則應六年一祭坤元亦爾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

封禪非所敢聞高祖嘉納之因推演懋謙稱制旨以答

請者由是遂停十年轉太子家令宋齊舊儀郊天祀帝

皆用袞冕至天監七年懋始請造大裘至是有事于明

堂儀注猶云服袞冕懸駘云禮云大裘而冕祀昊天

之任焉而漑之遂至顯貴亟拾青紫然非遇時焉能

致此仕也

梁書卷四十考證

司馬駿傳司馬駿字元素○素南史作表

駿雖居外官有教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問訊不限日

○日本作口

劉頌傳頌有三子秀在陳早著名○荏南史作恚

劉之遠傳案古本漢書○開本及南本俱脫古字今從

監本

雜在諸傳秩中○秩南史作表

淮陰毅毅杖劍周章○杖南史作仗

繼踵胡母仲舒云盛因修穀梁千秋景篤○修南史作

循

許懋傳起家後軍豫章王行參軍○後軍南史說後為

神農與炎帝是一主○監本缺農與二字今補入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三十五

王規劉敬 宗棟 王承 褚翊

蕭介從父見洽 褚球 劉獨弟覽

劉濬弟孝勝 孝威 孝先 殷芸

蕭幾

王規字威明琅琊臨沂人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父

寯金紫光祿大夫南昌侯規八歲以丁所生母曼居

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為之流涕稱曰孝童叔

父陳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五

經大義並器能通既長好學有口辯州舉秀才郡迎主

簿起家秘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安右南康王王薄太子

類六年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拔筆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即日詔為侍中大通三年遷五兵尚書俄領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出為貞威將軍驃騎晉安王長史其年王立為皇太子仍為吳郡太守上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是時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云不理郡事俄徵為左民尚書郡吏民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上不許尋以本官領右將軍未拜復為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規疾不拜於鍾山宗熙寺築室居焉大同二年卒時年四十五詔贈敷騎常侍光祿大夫贈錢二十萬布百疋諡曰章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經令曰威明昨宵奄復祖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道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辭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瀨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眾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爽字子漢七歲能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秘書郎太子舍人以爽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侯除武昌王文學太子洗馬兼東宮管記遷司徒屬秘書丞出為安成內史太清中侯景陷京城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舉州附賊賊轉寇南中爽猶據郡拒守大寶二年世祖命徵爽赴江陵既至以為忠武將軍南平內史俄遷吏部尚書侍中承聖二年遷尚書右僕射仍參掌選事又加侍中其年遷左僕射參掌如故三年江陵陷入于周爽著勿訓以誠諸子其一章云陶士行曰昔大禹不吝尺璧而重寸陰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若乃玄冬脩夜朱明永日肅其居處崇其牆仞門無雜雜坐闕號吹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人也以之為文則賈生之升堂也古者盤孟有銘几杖有誠進退循焉俯仰觀焉文王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言款儒家則尊卑等差吉凶降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義也鼎俎奇而蓬豆偶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墮支體黜聰明棄義絕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見苦斷習盡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為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脩之吾之志也初有沛國劉毅南陽宗懷與爽俱為中興佐命同參帷幄劉毅字仲寶晉丹陽尹貞長七世孫也少方正有器局自國子禮生射策高第為寧海令稍遷湘東王記室參軍又轉中記室太清中侯景亂世祖承制上流書檄多委毅為毅亦竭力盡忠甚蒙賞遇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承聖二年遷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餘如故宗懷字元懷八世祖承晉宜都郡守屬永嘉東徙子孫

因居江陵為懷少聰敏好學晝夜不倦鄉里號為童子學士普通中為湘東王府兼記室轉刑獄仍掌書記歷臨汝建城廣晉等令後又為世祖荆州別駕及世祖即位以為尚書郎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承聖三年江陵沒與毅俱入于周王承字安期僕射諱于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歲射策高第除秘書郎歷太子舍人南康王文學邵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復為中舍人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為業惟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學訓諸生述禮易義中大通五年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及父暕嘗為此職三世為國師前代未有也當世以為榮久之出為戎昭將軍東陽太守為政寬惠吏民悅之視事未幾卒於郡時年四十一諡曰章子承性簡貴有風格時右衛朱異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常填門時有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常指異門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大小王東陽小東陽即承弟也當時惟承兄弟及褚翔不至異門時以此稱之

褚翔字世舉河南陽翟人曾祖淵齊太宰文簡公佐命齊室祖纂太常穆子父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沒向哀毀若成人者親表成異之既長淹雅有器量高祖踐阼選補國子生起家秘書郎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出為安成內史遷除太子洗馬中舍人累遷太尉從事中郎黃門侍郎領右豫章王長史頃之入為長兼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點每公庭就列為眾所瞻望焉大通四年出為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為製墓銘其畧曰引治推華子嵩勳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為擬得其人翔初為國子生舉高第丁父憂服闋除秘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羣臣樂遊苑別詔翔與王訓為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高祖異焉即日轉宣城王文學俄遷為友時宣城友文學加它王二等故以翔超為之時論美焉出為義興太守翔在政深已省繁苛去浮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咸以為善政所感及秩滿吏民詣闕請之數許焉等徵為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為請屬易意號為平允俄遷侍中頃之轉散騎常侍領羽林監侍東宮出為晉陵太守在郡未幾以公事免俄復為散騎常侍侍東宮太清二年遷守吏部尚書其年冬侯景圍宮城翔於圍內丁母憂以毀卒時年四十四詔贈本官翔少有孝性為侍中時母疾篤請沙門祈禱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曉疾遂愈或以翔精誠所致

蕭介字茂鏡蘭陵人也祖思諱宋開府儀同三司尚書部郎遷太子中舍人出為南徐州中從事近畿重鎮史僕射父惠荷齊左民尚書介少穎悟有器識博涉經史兼善屬文齊永末釋褐著作佐郎天監六年除太子舍人八年遷尚書金部郎十二年轉主客郎出為吳令甚著聲績湘東王聞介名思共遊處表請之普通三年乃以介為湘東王諮議參軍大通二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大同二年武陵王為揚州刺史以介為府長史在職清白為朝廷所稱高祖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處以一郡敬容未對高祖曰始與郡項無良守嶺上民頗不安可以介為之由是出為始興太守介至任宣布威德境內肅清七年徵為少府卿等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閻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為之介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詢訪於介焉高祖謂介曰端右之材也中大通二年辭疾致事高祖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渴陽敗走入壽陽高祖救防主章陽敗績獲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救容納臣聞囚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為賊劉半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狠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景獸心之種鳴鑼之類以凶狡之才荷高歡翼長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吝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以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匹夫而棄與國之好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佐加詔始有球也尋出為貞威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事跡顯然無可致感一隅尚其如此觸類何可具陳臣朽老疾侵不應輒干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郭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屍諫之節臣忝為宗室遺老敢忘向之心伏願天慈少思危苦之語高祖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遊惟與族兄琛從兄琰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初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賦詩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皆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如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第三子允初以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為太子中庶子後至光祿大夫洽字宏稱介從父兄也父惠基齊吏部尚書有重名前洽字宏稱介從父兄也父惠基齊吏部尚書有重名前世洽幼敏年七歲誦楚辭畧上口及長好學博涉亦善屬文齊永明中為國子生舉明經起家著作佐郎遷西中郎外兵參軍天監初為前軍鄱陽王主簿尚書

劉孺字孝雅彭城安上里人也祖勳宋司空忠昭公父劉孺字孝雅彭城安上里人也祖勳宋司空忠昭公父劉孺字孝雅彭城安上里人也祖勳宋司空忠昭公父

長史領丹陽尹丞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出為輕
車湘東王長史領會稽郡丞公事免項之起為王府記
室散騎侍郎兼光祿卿累遷少府卿司徒左長史御史
中丞號為稱職大通二年遷散騎常侍三年遷左民尚
書領步兵校尉中大通四年出為仁威臨川王長史江
夏太守加貞威將軍五年為寧遠將軍司徒左長史未
拜改為都官尚書領右軍將軍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
其年出為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為吏民所稱
七年入為侍中領右軍其年復為吏部尚書以母憂去
職居喪未葬以毀卒時年五十九諡曰孝子孺少與從
兄苞孝純齊名苞早卒孝純數坐免黜位並不高惟孺
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子芻著作郎早卒孺二弟覽遵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歷官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廢于
墓再葬口不嘗鹽酪冬止著單布家人患其不勝喪中
夜稿寢於牀下覽因暖氣得睡既覺知之號慟歐血
高祖聞其有至性數省視之服闋除書左丞性聰敏
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
夫御史中丞褚暹從兄吏部郎孝純在職頗通賊貨覽
劾奏並免官孝純怨之嘗謂人曰犬鬻行路覽嗟家人
出為始與內史治郡允勵清節還復為左丞卒官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起家著作郎太子舍
人累遷晉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賞禮轉南徐
州治中王後為雍州復引為安北諮議參軍帶郡縣令
中大通二年王立為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
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同時莫及大同元年卒官皇
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美令孝儀令曰賢從中庶
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
外表瀾清美譽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
史該富瑰瑛為心辭章博瞻立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
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杏莫
之舉社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樓選門下已
踰五載同僚已階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為
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
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翻書記及忝未方從容坐首
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鶴舟乍動朱鸞徐鳴未嘗一日而
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
權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
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風一羽足以驗其
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昭博望無通賈之務司成多節
文之科所賴故人時相婉而此子浩然實可嗟痛惟
與善人此為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
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為誌銘并為撰
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掄揚吹歎使得聘其才用今
者為銘為集何益既往故為痛惜之情不能自已耳
劉潛字孝儀秘書監孝純弟也幼孤與兄弟相勵勤學

並工屬文孝純常曰三筆六詩三節孝儀六孝威也天
監五年舉秀才起家鎮右始興王法曹行參軍隨府益
州兼記室王入為中撫軍轉主簿遷尚書殿中郎敕令
製雍州平等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綱出鎮襄陽引
為安北功曹史以母憂去職王立為皇太子孝儀服闋
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為戎昭將軍陽美令甚有稱績
擢為建康令大同三年遷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
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復除中書郎頃之權兼司
徒右長史又兼寧遠長史行彭城郡二郡事累遷尚
書左丞兼御史中丞在職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十
年出為伏波將軍臨海太守是時政綱疎闊百姓多不
遵禁孝儀下車宣示條制屬精緩撫境內翕然風俗大
革中大通元年入守都官尚書太清元年出為明威將
軍豫章內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
千人隨前衛州刺史章祭入援三年官城不守孝儀為
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大寶元年病卒時年六十
七孝儀為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能早卒孝儀事
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詢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
失禮世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五弟孝勝
歷官邵陵王法曹湘東王安西主簿記室尚書左丞出
為信義太守公事免久之復為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
聘魏還為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太清中侯景
陷京師紀借號於蜀以孝勝為尚書僕射承聖中隨紀
出峽口兵敗被執下獄世祖等宥之起為司徒右長史
第六弟孝威初為安北晉安王法曹轉主簿以母憂去
職服闋除太子洗馬累遷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
記大同九年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其辭甚美太清中
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孝威於圍城得出
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西上至安陸遇疾卒第七弟孝先
武陵王法曹主簿王遷益州隨府轉安西記室承聖中
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至江陵世祖以為黃
門侍郎遷侍中兄弟並善五言詩見重於世文集值亂
今不具存

殷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
遊門無雜客屬精勤學博洽羣書幼而虛江何憲見之
深相歎賞永明中為宜都王行參軍天監初為西中郎
主簿後軍臨川王記室七年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
通事舍人十年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尚書左丞又兼中
書舍人遷國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讀西中郎豫章王長
史領丹陽尹丞累遷通直散騎常侍秘書監司徒左長
史普通六年直東宮學士省大通三年卒時年五十九
蕭幾字德玄齊曲江公遜欣子也年十歲能屬文早孤
有弟九人並皆雅小幾思愛篤睦聞於朝野性溫和與
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
江之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實出

及公則卒幾為之諱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
蔡撝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諱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
公積善之慶釋褐著作佐郎廬陵王文學尚書殿中郎
太子舍人掌管記遷庶子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
尚釋教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
為之記卒于官子為字元專亦有文才仕至太子舍人
永康令

史臣曰王規之徒俱著名譽既達休運才用各展美矣
蕭洽當塗之制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並以文章顯君
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蕭書卷四十一考證

蕭介傳以凶狡之才。彼監本說稷今改正
劉潛傳第二兄孝能。能南史作熊
蕭幾傳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實出。南史出字上有重
字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三十六
臧盾弟厥 傳峻

臧盾字宣卿東莞莒人高祖肅宋左光祿大夫祖澤之
左民尚書父未甄博涉文史有才幹少為外兄汝南周
顧所知宋末起家為領軍主簿所奉即齊武帝入齊歷
太尉祭酒尚書主客郎建安廬陵二王府記室前軍功
曹史通直郎南徐州中正丹陽尹丞高祖平京邑霸府
建引為驛騎刑獄參軍天監初除後軍諮議中郎南徐
州別駕入拜黃門郎遷右軍安成王長史少府卿出為
新安太守有能名還為太子中庶子司農卿太尉長史
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服闋除廷尉卿出為安成
王長史江夏太守卒官盾幼從徵士琅邪諸葛球受五
經通章句球學徒常有數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
球異之歎曰此生重器王佐人也初為撫軍行參軍遷
尚書中兵郎盾美風儀善舉止每趨奏高祖甚悅焉入
兼中書通事舍人除安右錄事參軍舍人如故盾有孝
性隨父宿直於廷尉母劉氏在宅夜暴亡左手中指忽
痛不得寢及曉宅信報報問其感通如此服制未終
父又卒盾居喪五年不出廬舍形骸枯槁家人不復識
鄉人王端以狀聞高祖嘉之赦累遣抑鬱服闋除丹陽
尹丞轉中書郎復兼中書舍人還尚書左丞為東中郎
武陵王長史行府州國事領會稽郡丞還為少府卿領
步兵校尉遷御史中丞盾性公強居憲臺甚稱職中大

通五年二月高祖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眾數萬
人南越所獻馴象忽於眾中狂逸乘轡羽衛及會若駭
散惟盾與散騎郎裴之禮巖然自若高祖甚嘉焉俄有
詔加散騎常侍未拜又詔曰總一六軍非才勿授御史
中丞新除散騎常侍盾志懷忠密識用詳慎當官不允
處務勤恪必能緝斯戎政可兼領軍常侍如故大同二
年遷中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為人敏贍
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天監中吳平侯蕭景居此
職著聲稱至是盾復繼之五年出為仁威將軍吳郡太
守視事未葬以疾陳解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七年
疾愈復為領軍將軍九年卒時年六十六即日有詔賜
哀贈侍中領軍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布各有差諡曰忠子長博字孟弘桂陽內史次子仲博
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初為西中郎行參軍尚書主客
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正員郎鴻臚卿舍人如故
遷尚書右丞未拜出為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遊
逸前二千石雖募討捕而寇盜不止厥下車宣風化凡
諸凶黨皆殺而後出居民復業商旅流通然為政嚴酷
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罰百姓謂之滅虎還除驛騎廬
陵王諮議參軍復兼舍人選員外散騎常侍兼司農卿
舍人如故大同八年卒官時年四十八厥前後居職所
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數並付厥厥辨
斷精詳咸得其理厥卒後有揭登聞鼓訴者求付清直
舍人高祖曰臧厥既亡此事便無可付其見知如此子
操尚書三公郎

傳峻字景平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弘仁宋太常祖瑛齊
世為山陰令有治能自縣擢為益州刺史父勰天監中
歷山陰建康令亦有能名官至驛騎諮議峻初為國子
明經生起家南康王宏常侍遷行參軍兼尚書金部郎
母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是時收創北郊
壇初起峻監知繕築事畢除如新令縣民有因闢相欺
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
乃移獄於縣峻即命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
償死會冬節至峻乃放其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曹掾
固爭曰古者乃有此於今不可行峻曰其若負信縣令
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遂以狀聞
峻後去縣民無老小皆出境拜送啼號之聲聞於數十
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寧遠岳陽王
記室參軍舍人如故出為建康令以公事免俄復為舍
人累遷安西中記室鎮南諮議參軍兼舍人如故峻美
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
遣峻接對焉太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人如故在
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豫州刺史貞
陽侯蕭淵明率眾伐彭城兵敗陷魏二年淵明遣使還

二 十五 史 梁 書 列傳 第五 九 頁 開明書店鑄版 1821

述魏人欲更通和好... 高澄此意當復欲繼好不與前和邊境且得靜寇息民於事為便議者並然之岐獨曰高澄既新得志其勢非弱何事須和此必是設問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今若許通好正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渴陽新復敗退令便就執高祖送從異議及遣和使侯景果有此疑累啟請追使救但依違報之至八月遂舉兵反十月入寇京師請誅朱昇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景於關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其部下當解圍還鎮詔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道宜城王出送岐固執宜城嫡嗣之重不宜許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爭得解圍岐獨言於眾曰賊舉兵為逆未遂求和夷情歡心必不可信此和終為賊所詐也眾並怨怪之及景背盟莫不歎服等有詔以岐勤勞封南豐縣侯邑五百戶回辭不受宮城失守岐帶疾出圍卒於宅

賊已出橫江梁即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期如此當有別救豈可輕信軍使安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幸儀置酒梁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闈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救豈得自安韋榮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榮榮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著鎮江州去京最近最下情計實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關鎖今直且張聲勢移鎮益城備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榮榮悉留家累於江州騎萬餘人至橫江梁即送糧仗贖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將軍都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子嗣帥江西之眾赴京師屯於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時之高遣船渡仲禮與合軍進屯王遊苑榮建議推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眾軍裴之高自以年位取居其下乃云柳節下是州將何須我復觀板果日不決榮乃抗言於眾曰今者同起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榮下語其年齒亦少於榮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年德已降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榮請為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前諸將之議豫州意所未同即二宮危逼猶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曰吾荷國恩榮自應帥先士卒願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謂眾議已從無俟老夫耳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榮營部分眾軍且曰將戰請將各有據守令榮頓青塘青塘當石頭中路榮慮備未立賊必爭之頗以為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侮直欲以身殉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柵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泊之此是大事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胤帥助榮帥所部水陸俱進時值昏霧軍人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壇靈寺門閉榮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柵待之榮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水軍截其後叔胤畏懼不敢進遂敗賊乘勝入營左右率榮避賊賊不動猶叱子弟力戰兵死畧盡遂見害時年五十四榮子尼及三弟助警備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榮首闕下以示城內太宗聞之流涕曰社稷所寄惟在韋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世祖平侯景追諡曰忠貞并追贈助警備及尼皆中書郎昂員外散騎常侍榮長子臧字君理歷官尚書三

梁書卷四十三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三十七 韋榮 江子一 弟于四 子五 張曠 沈浚 柳敬禮

韋榮字長禧車騎將軍叙之孫徐州刺史放之子也 有父風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初為雲麾晉安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外兵參軍兼中兵時頴川庾仲容吳郡張季前輩知名與榮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遷鎮雍州隨轉記室兼中兵如故王立為皇太子榮遷步兵校尉人為東宮領直丁父憂去職尋起為招遠將軍復為領直服闋襲爵永昌縣侯除安西湘東王諮議果遷太子僕左衛率領直並如故榮以舊恩任寄稠密雖居職屢徙常留宿衛頗擅權寵不為時輩所平右衛朱弁嘗於酒席厲色謂榮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中大同十一年遷通直散騎常侍未拜出為持節督衛州諸軍事安遠將軍衛州刺史皇太子出饒新亭執榮手曰與卿不為久別太清元年榮至州無幾便表解職二年徵為散騎常侍榮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得精卒五千馬百匹倍道赴援至豫章奉命報云

公郎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帥兵屯西華門城陷奔江州收舊部曲據豫章為其部下所害 江子一字元貞清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也父法成天監中奉朝請子一少好學有志操以家貧闕養因蔬食終身起家王國侍郎朝請啟求觀書秘閣高祖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右衛將軍朱弁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稍遷尚書儀曹郎出為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績除通直散騎侍郎出為戎州將軍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部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事極言得失高祖甚善之詔尚書詳擇施行焉左民郎沈炯少府丞顧典嘗奏事不允高祖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炯等對言甚激切高祖怒呼縛之子四據地不受高祖怒亦止乃釋之猶坐免職及侯景反攻陷歷陽自橫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因與其黨散走子一乃退還南洲復收餘眾步道赴京師賊亦尋至子一啟太宗云賊圍未合猶可出盪若營柵一固無所用武請與其弟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挑賊許之子一乃身先士卒抽戈獨進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子五見事急相引赴賊並見害詔曰故戎昭將軍通直散騎侍郎南津校尉江子一前尚書右丞江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禍故有聞良以著剛死事加等抑惟舊章可贈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世祖又追贈子一侍中諡義子子四黃門侍郎諡毅子子五中書侍郎諡烈子子一續黃圖及班固九品并辭賦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張曠字四山鎮北將軍稷之子也少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父臨青州為土民所害曠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州舉秀才起家秘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司徒左西掾中書郎出為永陽內史遷除中軍宣城王司馬散騎常侍又出為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中大同元年徵為太府卿俄遷吳興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京城曠遣弟伊率郡兵數千人赴援三年宮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遠難東歸曠往見而謂曰賊臣憑陵社稷危耻正是人臣効命之秋今若收集兵力保據貴鄉若天道無靈忠節不屈雖復及死誠亦無恨浚曰鄙郡雖小仗義拒逆誰敢不從固勸曠舉義於是收集士卒繕築城壘時邵陵王東奔至錢唐聞之遣板授曠征東將軍加秩中二千石曠曰朝廷危迫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曠曠遣使說曠曰若早降附當還以郡相處復加爵賞曠命斬其使仍遣軍主王雄等帥兵於鱸瀆逆擊之破神茂神茂退走侯景聞神茂敗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帥精兵二萬人助神茂以擊曠曠遣軍主范智朗出郡西拒戰為神茂

所敗退歸賊騎乘勝焚柵柵內眾軍皆土崩曠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之以刃終不為屈乃執曠以送景景刑之於都市子弟同遇害者十餘人時年六十二賊平世祖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子沈浚字叔源吳興武康人祖憲齊散騎常侍齊史有傳浚少博學有才幹歷山陰吳建康令並有能名入為中書郎尚書左丞侯景還京城遷御史中丞是時外援並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既盟景知城內疾疫復懷姦計遲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浚詣景景曰即日已向熱非復行時十萬之眾何由可去浚欲立効朝廷君可見為申開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支百日將軍儲積內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眾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邪景橫刀於膝曠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浚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曰是真司直也然密衛之及破曠曠乃求浚以害之

柳敬禮開府儀同三司慶遠之孫父津太子詹事敬禮與兄仲禮皆少以勇烈知名起家著作佐耶和遜扶風太守侯景汲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據青溪球與景頓戰恒先登陷陳甚著威名臺城沒敬禮與仲禮俱見於景景遣仲禮經署上流留敬禮為質以為護軍景饒仲禮於後渚敬禮密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拔佩刀便可斫殺敬禮死亦無所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計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合理共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賁知而告之遂遇害

史臣曰若夫義重於生前典垂諸斯蓋先哲之所貴也故孟子稱生者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事必不可兼得寧捨生而取義至如張曠二三子之徒捐軀殉節赴死如歸英風勁氣籠罩今古君子知梁代之有忠臣焉

梁書卷四十三考證 江子一傳江子一字元貞。貞南史作亮

梁書卷四十四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三十八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陽王大心左夫人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人
生劉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與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
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褚修華生建平王大球
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學自餘諸
子本著不載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
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邑一千
五百戶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射策甲科拜中書侍
郎十年高祖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並從高祖問曰汝
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教各給馬試之
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高祖大悅即賜所
乘馬及為啓謝詞又甚美高祖悅曰謂太宗曰昨見大
臨大連風韻可愛足以慰吾年老遂給事黃門侍郎轉
侍中尋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為使持節輕車將
軍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京師大連率眾四萬來赴及
臺城沒援軍散復還揚州三年會稽山賊田頌聚眾
數萬來攻大連命中兵參軍張彪擊斬之大寶元年封
為南郡王邑二千戶景仍遣其將趙伯超劉神茂來討
大連設備以待之會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城走至
信安為賊所獲侯景以為輕車將軍行揚州事遷平南
將軍江州刺史大連既迫寇手恒思逃竄乃與賊約曰
軍民之事吾不預焉侯我存亡但聽鍾響欲簡與相見
因得亡逸賊亦信之未果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五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少博涉書記天性孝謹體貌瓌偉
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公邑一千五百戶拜中
書侍郎後為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
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鍾山為賊所獲京城既陷
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邑二千戶出為使持節雲麾將
軍東揚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二

年出為輕車將軍兼石頭戍軍事其年秋遇害時年十
一
義安王大昕字仁朝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慕毀頓
有若成人及高祖崩大昕奉慰太宗嗚咽不能自勝左
右見之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義安郡王邑二千戶二
年出為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未之鎮遇害時
年十一

軍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未決方諸恃文盛在近不恤軍
政日與鮑泉蒲酒為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率
輕騎數百從間道襲之屬風雨晦冥子仙至百姓奔告
方諸與鮑泉猶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
命閉門賊騎已入城遂陷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
至蔡洲景遂害之世祖追贈侍中大將軍諡曰貞惠世
子

得陽王大心字仁恕幼而聰明善屬文中大通四年以
皇孫封當陽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同元年出為使持節
都督鄂南北司定新五州諸軍事輕車將軍鄂州刺史
時年十三太宗以其幼恐未達民情戒之曰事無大小
悉委行事纖毫須措懷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
於理眾皆驚服七年徵為侍中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
年出為雲麾將軍江州刺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大心招
集士卒遠近歸之眾至數萬與上流諸軍赴援官關三
年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宜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
南將軍大寶元年封澤陽王邑二千戶初歷陽太守莊
鐵以城降侯景既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軍
為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為豫章內史侯景數
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賊不能進時都陽
王範率眾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集欲俱進大心
聞之遣要範西上以溢城處之廉價甚厚與戮力共除
禍難會莊鐵據豫章反大心中兵參軍韋約等將軍
擊之鐵敗績又乞降都陽世子嗣先與鐵遊處因稱其
人才畧從積且舊將也欲舉大事當資其力若降江州
必不全其首領嗣請援之範從之乃遣將侯瑛率精甲
五千往救鐵夜襲破韋約等營大心聞之大懼於是二
藩營起人心離散將任約畧地至于溢城大心遣司
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既
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者
也大心未決其母陳淑容曰即日聖御年尊儲宮萬福
汝久奉違顏色不念拜謁闕庭且吾已老而欲遠涉險
路糧儲不給豈謂孝子吾終不行因撫背慟哭大心乃
止遂與約和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九

西陽王大鈞字仁輔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高祖嘗
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命誦誦音韻清雅高祖因賜王
義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西陽郡王邑二千戶出為宣
惠將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將軍如故至秋遇害時年
十三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
方諸其慈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賢妃
生敬皇帝自餘諸子並本書無傳

太宗十一王傳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威南本作盛
自餘諸子本書不載○臣人龍按簡文帝有二十子今
本傳載十一王其別見者有大成封大國大訓四
人餘則不可考矣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邑一千五
百戶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
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
郎十一年為長兼侍中出為輕車將軍琅邪彭城二郡
太守侯景亂為使持節宣惠將軍屯新亭俄又徵還屯
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擬供賞
賜大臨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犒軍命取牛得千餘頭
城內賴以饗士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邑二千戶出為
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揚州刺史
又除安東將軍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
令公頴川庾孟卿等勸大臨走投彪大臨曰彪若成功
不資我力如其撓敗以我就焉不可往也二年秋遇害
于都時年二十五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美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年封武
寧郡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為信威將軍丹陽尹其年秋
遇害時年十三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
方諸其慈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賢妃
生敬皇帝自餘諸子並本書無傳

梁書卷四十四考證
○威南本作盛
自餘諸子本書不載○臣人龍按簡文帝有二十子今
本傳載十一王其別見者有大成封大國大訓四
人餘則不可考矣

西陽王大鈞字仁輔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高祖嘗
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命誦誦音韻清雅高祖因賜王
義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西陽郡王邑二千戶出為宣
惠將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將軍如故至秋遇害時年
十三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
方諸其慈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賢妃
生敬皇帝自餘諸子並本書無傳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
方諸其慈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賢妃
生敬皇帝自餘諸子並本書無傳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三十九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也以天監中隨父
來奔起家為湘東王國左常侍王為丹陽尹轉府行參
軍王出守會稽兼中兵參軍事王為荆州仍除中兵在
限內時武寧郡反王命僧辯討平之遷貞威將軍武寧
太守尋遷振遠將軍廣平太守秩滿還為王府中錄事
參軍如故王被徵為護軍僧辯兼府司馬王為江州仍
除雲騎將軍司馬守溢城俄監安陸郡無幾而還尋為
新蔡太守猶帶司馬將軍如故王除荆州為貞威將軍
府諮議參軍事賜食千人代柳仲禮為竟陵太守改號
雄信將軍屬侯景反王命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
糧饋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
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
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于竟陵於是倍道兼
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辯為領軍將軍及荆湘疑
貳軍師失律世祖又命僧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
糧即日就道時僧辯以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集
然後上頓謂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軍容若此
計將安之泉曰既東廟算驅率驍勇事等決雪何所多
慮僧辯曰不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
有武幹兵刃又彊新破軍師養銳待敵自非精兵一萬
不足以制之我竟陵甲士數經行陣已遣召之不久當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
方諸其慈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賢妃
生敬皇帝自餘諸子並本書無傳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
方諸其慈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賢妃
生敬皇帝自餘諸子並本書無傳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
方諸其慈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賢妃
生敬皇帝自餘諸子並本書無傳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
方諸其慈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賢妃
生敬皇帝自餘諸子並本書無傳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
方諸其慈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賢妃
生敬皇帝自餘諸子並本書無傳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
方諸其慈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賢妃
生敬皇帝自餘諸子並本書無傳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
方諸其慈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賢妃
生敬皇帝自餘諸子並本書無傳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
方諸其慈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賢妃
生敬皇帝自餘諸子並本書無傳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
方諸其慈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賢妃
生敬皇帝自餘諸子並本書無傳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
方諸其慈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賢妃
生敬皇帝自餘諸子並本書無傳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
方諸其慈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賢妃
生敬皇帝自餘諸子並本書無傳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
方諸其慈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賢妃
生敬皇帝自餘諸子並本書無傳

及雖期日有限猶可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
 泉曰成敗之舉繫此一行遲速之宜終當仰聽世祖性
 嚴忌微聞其言以為遲延不肯去稍已含怒及僧辯將
 入謂泉曰我先發言君可見係泉又許之及見世祖世
 祖迎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對如向所言世
 祖大怒按劍厲聲曰卿憚行邪因起入內泉震怖失色
 竟不敢言須臾遣左右數十人收僧辯既至謂曰卿拒
 命不行是欲同賊今唯有死耳僧辯對曰僧辯食祿既
 深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見老母世祖
 因所之中其左臂流血至地僧辯悶絕久之方蘇即送
 付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皆繫之會岳陽王軍襲江陵入
 情播擾未知其備世祖遣左右往獄問計於僧辯僧辯
 具陳方畧登即赦為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
 力不能剋長沙世祖乃命僧辯代之數泉以十罪遣舍
 人羅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俱發既至遣通泉云
 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甚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
 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俄而重歡齋令書先入僧辯從
 齊仗繼進泉方拂席坐而待之僧辯既入背泉而坐曰
 鮑卿卿有罪令旨使我鎮卿勿以故意見待因語重歡
 出令泉即下地銀于牀側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
 遂平湘上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
 辯為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
 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等俱赴西陽軍次巴陵聞
 鄂州已沒僧辯因據巴陵城世祖乃命羅州刺史徐嗣
 徽武州刺史杜尚並會僧辯于巴陵景既陷鄂城兵眾
 益廣徒黨甚銳將進寇荆州乃使偽儀同丁和統兵五
 千守江夏大將朱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因徒水
 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拓遷至于隱磯僧
 辯悉上江清米糧並沉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次江口
 僧辯乃分命眾軍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翌日
 賊眾濟江輕騎至城下問城內是誰答曰是王領軍賊
 曰語王領軍事勢如此何不早降僧辯使人答曰大軍
 但向荆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
 降賊騎既去俄爾又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何為不出
 與王相見邪僧辯不答頃之又執王珣等至于城下珣
 為書誘說城內景帥船艦並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
 治道廣設遠屋耀軍城東隴上艾除草芴開八道向城
 遣五千兔頭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
 既多賊乃引退世祖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下援
 僧辯是日賊復攻巴陵水步十處鳴鼓吹脣肉薄所上
 城上放木擲火礮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退乃更起長
 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
 岸引梓柯推毀幕車填壘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
 於艦上豎木結棹聚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利自焚
 而退既頻戰挫賊帥任約又為陸法和所擒景乃燒
 營夜遁旋軍夏首世祖策勳行賞以僧辯為征東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於是世祖命僧
 辯即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師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
 城主支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眾軍大破之化
 仁乃降僧辯仍督諸軍渡兵攻郢即入羅城宋子仙蟻
 聚金城拒守攻之未剋子仙使其黨時靈護率眾三千
 開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護斬首千級子仙眾
 退據倉門帶江阻險眾軍攻之頻戰不剋景既聞魯山
 已沒郢鎮復失羅城乃率餘眾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困
 蹙計無所之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偽許之命給船
 百艘以老其意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
 率精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主宋
 遜率樓船暗江四面雲合子仙行戰行走至于白楊浦
 乃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即率諸軍進師九水賊偽
 儀同范希榮盧暉略尚據益城及僧辯軍至希榮等因
 挾江州刺史臨城公棄城奔走世祖加僧辯侍中尚書
 令征東大將軍給鼓吹一部仍令僧辯且頓江州須眾
 軍齊集得時更進頃之世祖命江州眾軍悉同大舉僧
 辯乃表皇帝因問告于江陵仍率大將百餘人連名勸
 世祖即位將欲進軍又重奉表雖未見從並蒙優答事
 見本紀僧辯於是發自江州直指建業乃先命南兖州
 刺史侯瑱率銳卒輕舸襲南陵南陵頭等戍至即剋之先
 是陳霸先率眾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湓口霸
 先偶儻多謀策名蓋僧辯僧辯畏之既至湓口與僧辯
 會于白茅洲登壇盟誓霸先為其文曰賊臣侯景凶羯
 小胡逆天無狀構造恣惡違背我恩義破壞我國家毒
 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靈聖聰明光宅
 天下幼勞兆庶亭育萬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載哀景以
 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
 我高祖於景何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景長戟疆弩陵
 賊朝廷錫牙如旬殘食含靈制肝斷趾不厭其快曠骨
 賊朝延錫牙如旬殘食含靈制肝斷趾不厭其快曠骨
 賊朝延錫牙如旬殘食含靈制肝斷趾不厭其快曠骨
 賊朝延錫牙如旬殘食含靈制肝斷趾不厭其快曠骨

等爲後軍處分既畢乃謂廣云泰兵驍猛與爭銳眾軍若集吾便直指漢江截其後路凡千里饋糧尚有飢色況賊越數千里者乎此孫臏處廟時也俄而京城陷設宮車晏駕及敬帝初梁主位僧辯預樹之功承制進驍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霸先參謀討伐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爲梁嗣因與僧辯書曰梁國不造禍難相仍侯景傾蕩建業武陵鸞弓巴漢卿志格玄穹精貫白日戮力齊心交夷逆亂凡在有情莫不嗟尚況我隣國緝事言前而西寇承間復相掩襲梁主不能固守江陵殞身宗祚王師未及便已降敗士民小大皆畢寇虜乃瞻南顧憤歎盈懷卿臣子之情念當裂冠如聞權立枝子號令江陵年甫十餘極爲冲藪梁豈未已負荷諒難祭則衛君政由齊氏幹弱枝強終古所忌朕以天下爲家大道濟物以梁國淪滅有懷舊好存亡拯鑿義在今辰扶危廟事非長伊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甚保金陵故置爲梁主納於彼國便詔上黨王漢總攝羣將扶送江表雷動風馳助掃寇逆清河王岳前救荆城軍度安陸既不相及憤惋良深恐及西寇乘流復躡江左今轉次漢口與陸居士相會卿宜協我良規厲彼羣帥部分舟楫迎接今王鳩勒勁勇并心一力西羌烏合本非劫寇直是湘東怯弱致此淪胥今者之師何往不勳善建良圖副朕所望也貞陽承齊遺送將屆壽陽貞陽前後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辯不納及貞陽高湛至于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率眾拒戰敗績僧辯因遂謀納貞陽仍定君臣之禮啓曰自秦兵寇陝臣便營赴援及下船荆城陷沒即遣劉周入國具表冊降中使復遣諸處詢謀物論參差未甚決定始得侯景信示西寇權景宣書令以貞陽上呈觀視將帥恣欲同泰若一朝仰違大國臣不辭灰粉悲梁祚永絕中興伏願陛下便事齊江仰藉皇齊之威憑陛下至聖之略樹君以長雪報可期社稷再輝死且非吝請押別使曹冲馳表齊都續啓事以聞伏運拜奉在促貞陽答曰妾高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懷家國喪亂于今積年三后蒙塵四海騰沸天命元輔匡救本朝弘濟艱難建武宗祚至於丘園板築尚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虛遲聞孤還國理會高懷但近再命行人或不宣具公既詢謀卿士訪逮藩維泝往來理洵月使乎屈止殊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庶咸蒙此恩社稷宗祚曾不相偶近軍大東關頻遣信裴之橫處示其可否答對駭曰殊駭聞賜上黨王陳兵見衛欲救安危無識之徒忽逆戰前旌未舉即自披猖驚悼之情彌以傷惻上黨王深自矜嗟不傳首級更蒙封樹節棺厚殯務從優禮齊朝大德信感神民方仰藉皇威敬憑元宰

討逆賊於成陽詠叛子於雲夢同心叶力克定邦家賈所示權景宜書上流諸將本有忠略棄親向讎庶當不兩防奸定亂終在於公今且頓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陸何處見迎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有自來矣若公之忠節上感蒼昊下憐羣臣同謀必匪攜武則齊師反旆義不陵江如致爽言誓以無克韜旗側席遲復行人曹冲奉表齊都即押送也渭橋之下惟遲飲言汜水之陽預有號懼僧辯又重啓曰員外常侍姜暉還奉赦伏具勅止大齊仁義之風曲被隣國郵災救難申此大歡皇家枝成莫不榮荷江東冠冕俱知憑賴今歡不忘信信實由衷謹遣臣第七息顯顯所生劉并弟子世珍往彼充質仍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離船浮江俟一龍之渡清官丹陛侯六傳之人萬國傾心同榮晉文之反三善克宜方流宋昌之議國祚旣隆社稷有奉則羣臣竭節報厚施于大齊戮力展愚效忠誠於陛下今遣吏部尚書王通奉啓以聞僧辯因求以敬帝爲世珍以表誠質具悉愛國之懷復以庭中玉樹掌內明珠無累曾懷志在匡救豈非助我社稷弘濟我邦家之賢嗣守皇家寧非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蒙孽難可承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傳沖質之危何代無此孤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舉自惟虛薄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本歸皇胃口相誓惟擬晉安如或虛言神明所經覽今所深遂本懷哉慰之情無寄言象但公憂勞之重既稟齊思忠義之情復及梁武華夷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不相感正爾迴旆仍向歷陽所期質累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盟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得原失信終不爲也惟遲相見使在不賒鄉國非遙觸目號咷僧辯使送質于鄴貞陽求渡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楫中流不敢就岸後乃同會于江寧浦貞陽既踐僞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悉如故陳霸先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隸屬與諸將議因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于建康於是水軍入南門又馳白有兵來僧辯與其子顛遽走出關左右心腹尚數十人衆軍悉至僧辯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乞命拜請霸先因命縱火焚之方共願下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兩夜斬之長子顛承聖初歷官至侍中初僧辯平建業遺霸先守京口都無備防頓履以爲言僧辯不聽竟及於禍西魏寇江陵世祖遣頓督城內諸軍事荆城陷頓隨王琳入齊爲竟陵郡守齊遣

琳鎮壽春將圖江左及陳平淮南執殺之頓聞琳死乃出郡城南登高家上號哭一慟而絕頓弟頌少有志節恒隨從世祖及荆城陷覆沒于西魏史臣曰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辯將率之任及剋平禍亂功亦著焉在乎策勳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胎厥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泊渚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將相義存伊霍乃受齊師傍立支庶苟欲行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旣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夫

梁書卷四十五考證
王僧辯傳肉薄苦攻。肉南史作內訌
民爲其執縛者相衣不免。和監本作袒南史同今改正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四十
陰子春 徐文盛 杜崩 兄岸 弟切安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少勇決有武幹仕魏至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二年歸國頻上封事高祖器之拜假節超武將軍文德王帥使成項城城陷復沒于魏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顛入洛陽僧祐又得還國除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每在公宴必強賦詩文辭鄙俚多被嘲謔僧祐怡然自若謂已實工於代愈甚晚事世祖爲鎮西錄事參軍侯景亂西沮蠻反世祖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許旨下獄大寶二年侯景寇京師僧祐於巴陵世祖乃引僧祐於獄拜爲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赴援僧祐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一門擬朱一門擬白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捷不歸也世祖聞而壯之至楊浦景遣其將任約率銳卒五千據白塔還以待之僧祐由別路西上約謂畏已而退急追之及於南安辛口呼僧祐曰吳兒何爲不早降走何處去僧祐不與之言潛引却至赤砂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擊約大破之擒約送于江陵侯景聞之遂遁世祖以僧祐爲侍中領軍將軍復還荆州承聖二年進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西魏寇至以僧祐爲都督城東諸軍事親軍四面起攻百道齊舉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於賞罰衆皆感之咸爲致死所向摧殄賊莫敢前俄而中流矢卒時年六十三世祖聞之馳往臨哭於是內外惶駭城遂陷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世仕魏爲將父慶之天監初率千餘人自北歸款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立功

積高祖甚優寵之大同末以爲持節督寧州刺史先是州在僻遠所管羣蠻不識教義貪欲財賄劫掠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風俗遂改太平二年開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世祖嘉之以爲持節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督梁南秦沙東益巴北巴六州諸軍事仁威將軍秦州刺史授以東討之畧於是文盛督衆軍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久之世祖又命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等會之並授文盛節度擊任約於貝磯乃率大衆西上援約至西陽文盛不敢戰請將咸曰景水軍輕進又甚飢疲可因此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建業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衆咸憤怨杜幼安宋遵等乃率所領獨進與景戰大破之獲其舟艦以歸會景遣驍騎從間道襲陷郢州軍中恟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荆州世祖仍以爲城北面都督又乘賊汚甚多世祖大怒下令責之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既失兵權私懷怨望世祖聞之乃以下獄時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汝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速得降文盛無以答遂死獄中杜崩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子孫因家焉祖靈啓齊給事中父懷寶少有志節常邀際會高祖義師東下隨南平王偉留鎮襄陽天監中稍立功績官至驍猛將軍梁州刺史大同初魏梁州刺史元羅舉州內附懷寶復進督華州值秦州所部武興氏王楊紹反懷寶擊破之五年卒於鎮州懷寶第七子也切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釋褐盧江驍騎府中兵參軍世祖臨荆州仍參幕府後爲新興太守太平二年隨岳陽王來襲荆州世祖以與之有舊密遣之崩乃與兄弟弟切安兄子翕等夜歸于世祖世祖以爲持節信威將軍武州刺史俄遷宣毅將軍領鎮蠻護軍武陵內史杖江縣侯邑千戶令隨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會景來攻數十日不剋而道加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與賊相持橫嶺及戰景親率精銳左右衝突崩從後橫截之景乃大敗東奔晉陵崩入據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持節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增邑千戶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遠於秦郡王僧辯令則赴援陳霸先亦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霸先令彊弩射元建衆却崩因縱兵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衆而遁時世祖執王琳於江陵其長史陸納等遂於長沙反世祖徵與王僧辯討之承聖二年及納等戰於車輪大敗陷其二壘納等走保長沙崩等圍之後納等降崩又與王僧辯西討武陵王於破口至即破平之於

是旋鎮連疾卒詔曰周京兆舊姓元凱苗裔家傳學業高祖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高祖隣居少相友

問其故晏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晏恭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

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於是乃拜竟

天下汝行過古人故發明詔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

世載忠貞自驅傳江清政號廉能推轂淺源實開清靜

善嘗入高祖臥內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高祖手曰公

復蘇隆冬不著履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

以毀卒於家時年二十一

武前兄弟九人兄嵩岑崔岷巖巖岸及弟勿安並知名

祖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高祖每有求索如外府

書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

名點妻少好學多講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

當世岸字公衡少有武幹好從橫之術太清中與弟同歸世

祖世祖以為持節平北將軍北梁州刺史封江陵侯

臨沮界當時以為仁化所感齊永元初除屏陵令到縣

未旬易在家遭疾歿妻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

南陽太守岳陽尋遣攻陷其城岸及嶽俱遇害

初安性至孝寬厚勇過人太清中與兄同歸世祖

世祖以為雲麾將軍西荆州刺史封華容縣侯邑一千

戶令與平南將軍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

命率精甲一萬助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

遇景將任約來逆遂與戰大敗之斬其儀同叱羅子通

節須身王事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徐文盛始立功績

太守蕭琛聘焉表其狀有詔旌其門閭

湘州刺史趙威方等傳首江陵乃進軍大舉因與景相

持別攻武昌拔之景渡蘆洲上流以歷文盛等勿安與

衆軍攻之景大敗盡獲其舟艦會景密遣襲陷郢州執

刺史方諸等以歸人情大駭徐文盛由漢口遁歸衆軍

大敗勿安遂降于景景殺之以其多反覆故也

龔前第二兄岑之子少驍勇善用兵亦太清中與諸父

同歸世祖世祖以為持節忠武將軍郢州刺史盧縣侯

胡僧祐傳性好讀書不解緝綴○不解南史作愛

邑一千戶與叔勿安俱隨王僧辯討河東王平之又隨

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襲陷郢州西上將

南史作達

兄嵩岑崔岷巖巖岸及弟幼安○南史作兄嵩岑巖岷

唐 敬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四十一

唐 敬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唐 敬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唐 敬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唐 敬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唐 敬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唐 敬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唐 敬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粉求代父死罪之因唯宜益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具以奏開高祖乃有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請鄉居欲於歲首舉孝之選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乎夫父辱于死斯道固然若粉有視面日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為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暮月風化大行自雍還至鄧州刺史柳悅復召為主簿後鄉人裴儉丹陽尹丞臧着揚州中正張瓜連名薦粉以為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教付太常旌舉初粉以父陷罪因成悼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祖欽之長寧令父標之州從事恬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爲孝感家貧養母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烏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曰朕虛已欽賢寤寐盈想詔彼羣岳務盡搜揚恬既孝行殊異聲著邦壤教風厲俗弘益茲多牧守騰聞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荆州年十歲母患疰症每發輒危始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語曰童子母須臾承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然而平復懷明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質土成墳贈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慶俱師事南陽劉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問其故虬家人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虞丘之恨矣家貧常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一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句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既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改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劉曇淨字元光彭城宮人也祖元真淮南太守居郡得罪父慧鏡歷請朝士乞哀憫憫甚至遂以孝聞曇淨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輒嘔血服闋因毀瘠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舉以應孝行高祖用為海寧令曇淨以兄未為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殮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廬於廬所晝夜哭泣不絕聲哀感行路未及暮而卒

何爛字士光廬江人也父搏太中大夫爛年十五從兄肩受業一暮並通五經章句爛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實神清弘治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社

在日爛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爾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王府行參軍尚書兵庫部二曹郎出為永康令以和理稱遷為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遷治書侍御史以父疾經旬衣不解帶頭不飾沐信宿之間形貌蠅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枕由藉地腰虛脚腫竟以毀卒

庚沙彌頽陰人也晉司空冰六世孫父佩玉輔國長史長沙內史宋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沙彌時始生年至五歲所生母為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為為既長終身布衣蔬食起家臨川王國左常侍遷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炙輒以身先試之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解衰經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墓在新林因有旅松百餘株自生墳側族兄都官尚書詠表其狀應純孝之舉高祖召見嘉之以補欽令還除輕車都尉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沙彌抱柁號哭俄而風靜蓋孝感所致服闋除信威刑獄參軍兼丹陽郡太守累遷遠錄事參軍轉司馬出為長城令卒

江紆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禧光祿大夫紆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紆侍疾將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忠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紆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爾乃因智者捨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救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世故井井水清列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流眼及黃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為南州召為迎主簿紆性靜好老莊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紆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卒劉霽字士恒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問慰齋工員即霽年九歲能誦左氏傳宗黨咸異之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家貧與弟杲杲相勵學既長博涉多通天監中起家奉朝請稍遷宜惠晉安王府參軍兼限內記室出補西昌相入為尚書主客侍郎未拜除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著稱還為建康正非所好頃之以疾免尋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為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馴馴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管霽思慕不已服未終而卒時年五十二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弟杲杲在文

士傳欲在處士傳 褚裕吳郡錢塘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為當時最天監中歷官五經博士裕少傳父業兼通孝經論語善尺牘頗解文章初為湘東王國侍郎稍遷輕車湘東府行參軍並兼國子助教武陵王為揚州引為宜惠參軍限內記室修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絕復蘇每號慟嘔血遂以毀卒

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也晉太傅安八世孫父經中郎諮議參軍蘭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欲令蘭先飯蘭曰既不覺飢強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之曰蘭稍受以經史過目便能誦誦孝緒每日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誓抑之服闋後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為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蘭獻頌高祖嘉之因有詔使製北兗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太清元年遷散騎侍郎兼散騎常侍使於魏會侯景舉地入附境上交兵蘭母慮不得還感氣卒及蘭還入境爾夕夢不祥且便投劫馳歸既至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親友慮其不全相對悲慟強勸以飲粥蘭初勉強受之終不能進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時年三十八蘭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

史臣曰孔子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故制喪紀為之節文高柴仲由伏膺聖教曾參閱損虔恭孝道或水漿不入口泣血終年豈不知創鉅痛深夢寐慕切所謂先王制禮賢者俯就至如丘吳終於毀滅若劉曇淨何爛江紆謝蘭者亦二子之志歟

梁書卷四十七考證 滕墨恭傳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為功曹因辭不就王儉時隨僧虔在都號為滕曾子○度南史作虔 臣人龍按南齊書王儉為叔父僧虔所養僧虔嘗為豫章內史則南史是也

荀匠傳赴武陵王義為元凶追兵所殺○義字上南史有舉字

梁書卷四十八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四十二 伏曼容 何佟之 范縝 嚴植之 儒林

賀揚子華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奐 盧廣 沈峻 太史叔明 孔子祛 皇侃

時年八十二為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龜
在良吏傳

何休之字士威廬江蕪人豫州刺史惲六世孫也祖劭

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終之少好三禮師

心獨學瀟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二百篇習皆上口

時太尉王儉為時儒宗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為

總明館學士類選司徒車騎參軍尚書祠部郎齊建

武中為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讀丹陽邑中正時

步兵校尉劉徽徵士吳苞皆已卒京邑碩儒唯休之而

已休之明習事數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名重

於世歷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尋遷驛騎諮議參軍轉司

馬丞元末京師兵亂休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中

興初拜驛騎將軍高祖踐阼尊重儒術以休之為尚書

左丞是時百度草創休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監二

年卒官年五十五高祖甚悼惜將贈之官故事左丞無

贈官者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義百

許篇子朝隱朝梅

范演字子真南鄉舞陰人也晉安北將軍汪六世孫祖

璩之中書郎父濠早卒演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

聞沛國劉瓛聚眾講說始往從之卓越不羣而勤學

甚奇之親為之冠在廩門下積年去來歸家恒芒屨布

衣徒行於路職門多車馬貴游與在其門恥無恥愧既

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為士友

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口辯每服演簡詣起家

齊寧蠻主簿累遷尚書殿中郎承明年中與魏氏和親

歲通聘好特簡才學之士以為行人及從弟雲蕭琛

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隣國于時

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亦預焉建武中遷領軍長史

出為宜都太守母憂去職歸居于南州義軍至演墨經

來迎高祖與演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

演為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視事四年徵為

尚書左丞演去還雖親戚無所遺餉前尚書令王亮

續仕齊時與亮同臺為耶舊相友至是亮被擯棄在家

續自迎王師志在權軸既而所懷味滿亦常快故私

相親結以矯時云後竟坐亮從廣州語在亮傳初續在

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續盛稱無佛

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

續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帶隨風

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溝

黃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溝墮者下官是也貴賤

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續退論

其理著神滅論曰或問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

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為異其義安在答

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

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

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

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

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

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

有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

異木之知以為神則可如來說也今人之質有知也

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

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

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

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

知之質邪答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

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

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骸非

生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

華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骸哉問曰若生

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骸非死者之骨骸則應不由生

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骸從何而至此邪

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骸也問曰生者之

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骸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

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

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緣體變為

緣體緣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

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

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

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

豁然都盡何故方愛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

要有其次故也夫歿而生者必歿而滅漸而生者必漸

而滅歿而生者驟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歿有

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即是神者乎亦是邪答曰皆是

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

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

曰慮為一為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問

曰若爾應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

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知手足雖異

總為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為一神矣問曰是

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

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藏有何

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

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

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

佗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

可獨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

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

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

昭耀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

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

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助華之容龍顏馬口軒啤之狀形

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

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羣生

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

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

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取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

非鳳物誠有之入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

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員極理無

有二而丘且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

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奔逸玉異色

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驊騮驥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

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

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

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

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疆死者眾不皆為鬼彭生伯

有獨獨能然乍為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

何獨能然乍為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

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

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

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為鬼鬼滅而為人則未之知

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

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

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賤者何良由厚

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主操涉於貧友委情動於

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祿

之期友無遺棄之報務施關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已又

或以茫昧之言懼以何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先

率之樂故捨捨披製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棄其親

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

於情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究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

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

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

各安其性小人甘其醜詎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

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為

王讀出為郡陽內史卒於郡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砂歸人也祖欽宋通直散騎常侍

植之少善莊老能立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治

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

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日後得風冷疾乃止齊承

明中始起家為廬陵王國侍郎遷廣漢王國右常侍王

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殮徒跣送喪墓所

為起塚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建武中遷員外郎散騎常

侍尋為康樂侯相在縣清白民吏稱之天監二年板後

軍騎兵參軍事高祖詔求通備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

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

博士植之館在湖溝生徒常百數植之講五館生必至

聽者千餘人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年

卒於館時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子困

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為市宅乃得成喪焉植之性仁

慈好陰德雖在閭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植

之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為營醫藥六日而死植

之為棺殮殮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嘗綠楊塘行見患人

卧塘側植之下車問其故云姓黃氏家本荊州為人備

質疾既危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心惻然載還治

之經年而黃氏差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

遺以資糧遺之其義行多如此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

九卷

賀瑒字德理會稽山陰人也祖道力善三禮仕宋為尚

書三公郎建康令瑒少傳家業齊時沛國劉瓛為會稽

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

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為儒者宗瓛還薦之為國子生

舉明經揚州祭酒俄兼國子助教歷奉朝請太學博士

太常丞遺母憂去職天監初復為太常丞有司舉治賓

禮召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

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為皇太子定禮撰五經

義瑒悉禮舊事時高祖方制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

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九年遇疾遣醫藥省

問卒于館時年五十九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議

數百篇實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

徒常百數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字文明少

通三禮及長徧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起家晉安王國

侍郎兼太學博士侍相東王讀教於承福省為邵陵湘

東武陵三王講禮稍遷相東王府行參軍轉尚書儀曹

郎尋除秣陵令遷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

出為西中郎相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初於府置

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眾前後

為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李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恩
大同六年卒官時年六十二弟季亦明三禮歷官尚書
祠部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黃門郎
兼著作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晉驃騎將軍諱烈王承七世
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齊奉朝請筠孤貧好學
師事沛國劉瓛強為專精深為瓛所器異既長博通經
術尤明三禮齊建武中起家奉朝請遷王府行參軍天
監初為本州治中除暨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
七年安成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
始興王僧竝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
在都喪祭無主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
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
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
其慈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
同於常按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
日單衣一日為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諸子宜攝祭事
捨又曰禮云編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
常可著細布衣編為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
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
安成禮秩則當稱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
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
會經文高祖因是教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朝
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禮依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
按會子問曰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
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
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
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傳
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
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
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
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刑除以前代之或高祖以為
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
無子者養之命為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之慈
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
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為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
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
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
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
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
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擇
諸母是擇人而為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
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
實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
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

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
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
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
慈混為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
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大夫大夫猶爾自斯以上
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則
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
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
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為父妾所養服之
五月貴賤並同以為示制累遷王府諮議權知左丞事
尋除尚書左丞出為始興內史卒官子壽傳父業明三
禮大同中歷官尚書祠部郎出為曲阿令

世孫父倫之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
生通周易長編治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
業友善起家齊豫章王國侍郎累遷奉朝請征西行參
軍天監初遷臨川王參軍事兼國子助教轉安成王功
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
理為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焉遷尚
書儀曹郎出為吳令卒

崔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少篤學從師遍通五經尤精三
禮三傳先在北仕為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高祖
以其儒術擢拜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
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
解經析理甚有精致京師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
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及改說杜
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
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報靈恩世並
行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其
該通義例當時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
蓋不合於渾論渾不合於蓋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為一焉
出為長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學尤盛出為明威將軍
軍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
四十卷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
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遜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
論語講說並數十編生徒亦數百人歷官國子助教三
為五經博士遷尚書祠部郎出為海鹽山陰二縣令僉
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于家子假玄頗涉
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
卒

國子博士補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
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不類北
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尋選員外散騎常侍
博士如故出為信武桂陽嗣王長史尋陽太守又為武
陵王長史太守如故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
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
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麟士卒後乃出都徧遊講
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初為王國中尉稍遷侍郎並
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五
經博士度季達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
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為羣經源本此
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
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
羣儒劉焯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
歎服人無間言第謂宜即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
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勉從
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出為華
容令還除員外散騎侍郎復兼五經博士時中書舍人
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啓峻及孔子祛補西晉學士助撰
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為武康令卒官子文阿
傳父業尤明左氏傳太清中自國子助教為五經博士
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
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與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
少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玄尤精解當世冠絕每
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歷官國子助教郡陵王給好其
學及出為江州掾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
講授江外人士皆傳其學焉大同十三年卒時年七十
三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
隨投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初
為長沙嗣王侍郎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編聽者常
數百人中書舍人賀琛受敕撰梁官啓子祛為西晉學
士助撰錄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久之兼主客郎舍人
學士如故累遷湘東王國侍郎常侍員外散騎侍郎又
雲應廬江公記室參軍轉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步兵
校尉舍人如故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
祛檢閱羣書以為義證事竟致子祛與右衛朱异左丞
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
中大同元年卒官時年五十一子祛凡著尚書義二十
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
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侃少好學師事
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起家兼
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

梁書卷四十八
考證
梁書卷四十八考證
賀瑒傳常恨貧祿代耕不及養。貪南史作食應從之
司馬筠傳喪服齊衰章所言之慈母是也。慈母下南史
有如母二字
崔靈恩傳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四十七南史作三
十
孔子祛傳常懷書自隨投閑則誦讀。投南史作役

梁書卷四十九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四十三
文學上
到沆 丘遲 劉苞 袁峻
庾於陵 弟肩吾 劉昭 何遜
鍾嶸 周典嗣 吳均

五兵尚書沈初聰敏五歲時揭於屏風抄古詩沈請教讀一遍便能誦無所遺失既長勤學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齊建武中起家後軍注曹參軍天監初遷征虜主簿高祖初臨天下收拔賢俊甚愛其才東宮建以爲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者待詔其中使校定墳史詔沈通籍焉時高祖譙華光殿命章臣賦詩獨詔沈爲二百字二刻使成沈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爲侍郎以沈爲中當世榮之四年遷太子中舍人沈爲人不自伐不論人長短樂安任助南鄉范雲皆友善其年遷丹陽尹丞以疾不能處職事遷北中郎詔議參軍五年卒官年三十高祖甚傷情焉詔賜錢二萬布三十疋所著詩賦百餘篇

丘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也父靈鞠有才名仕齊官至太中大夫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顥並見而異之及長州辟從事舉秀才除太學博士遷大司馬行參軍遭父憂去職服闋除西中郎參軍累遷殿中郎以母憂去職服闋復爲殿中郎遷車騎錄事參軍高祖平京邑霸府開引爲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高祖踐阼拜散騎侍郎俄遷中書侍郎領吳興邑中正待詔文德殿時高祖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天監三年出爲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爲有司所糾高祖愛其才寢其奏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伐遲爲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七年卒官時年四十五所著詩賦行於世

劉苞字孝嘗彭城人也祖劭宋司空父愷齊太子中庶子苞四歲而父終及年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叔父俊繪等泣顯貴苞母謂其畏懼怒之苞對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欲悲無有他意因而歎歎母亦勸其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沒悉假塚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未幾皆畢給常歎服之少好學能屬文起家爲司徒法曹行參軍不就天監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仍遷王中軍功曹累遷尚書庫部侍郎丹陽尹丞太子太傅承尚書殿中侍郎南徐州治中以公事免久之爲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光殿自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之士苞及從兄孝綽從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從弟吳郡陸倕陸張率並以文藻見知多預議坐雖仕進有前後其賞賜不殊天監十年卒時年三十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遠託以喪事務從儉率苞居官有能名性和而直與人交而折其非退稱其美情無所隱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漢之八世孫也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言諸工文辭義師勉京邑郡陽王恢東鎮破岡峻隨王知管記事天監初鄱陽國建以峻爲侍郎從鎮京口王遷鄆州兼都曹參軍高祖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閣者相望焉其藻麗可觀或見賞擢六年峻乃擬楊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賜束帛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爲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辭多不載

庾於陵字子介散騎常侍於陵之弟也七歲能言玄理既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爲荆州召爲主簿使與謝朓宗夫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爲送故主簿子隆尋爲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有至者唯於陵與夫獨留經理喪事始安王遙光爲撫軍引爲行參軍兼記室承元末除東陽太守安令爲民吏所稱天監初爲建康獄平遷尚書工部郎待詔文德殿出爲湖州別駕遷驃騎錄事參軍兼中書通事舍人俄領南郡邑中正拜太子洗馬舍人如故舊事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爲美俄遷散騎侍郎改領荆州大中正累遷中書黃門侍郎舍人中正並如故出爲宣毅晉安王長史廣陵太守行府州事以公事免復起爲通直郎尋除鴻臚卿復領荆州大中正卒官時年四十八文集十卷弟肩吾肩孫字子慎八歲能賦詩特爲兄於陵所友愛初爲晉安王國常侍仍遷王宣惠府行參軍自是每王從鎮肩吾常隨府歷王府中郎雲麾參軍並兼記室參軍中大通三年王爲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俄以本官領荆州大中正累遷中錄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初太宗在藩雅好文士時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擢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承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親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時太子與湘東王書論之曰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闕筆有慙伎癢更同故能比見京師文體樞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緩之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此典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性情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誦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掩撫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各則未之敢許又

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感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胃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卻克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得故玉徵金鏡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鎔鍊數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那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閭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播擲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助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辭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言子建一其商榷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泉知慙濫半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太清中侯景寇陷京都及太宗即位以肩吾爲度支尚書時上流諸蕃並據州拒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幾卒文集行於世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定九世孫也祖伯龍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救皇太子諸王並往弔慰官至少府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七歲通老莊義既長勤學屬文外兄江淹早相稱賞天監初起家奉朝請累遷征北行參軍尚書舍部郎尋除無錫令歷爲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于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爲剡令卒官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十卷文集十卷子縉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大同中爲尚書祠部郎尋去職不復仕縉弟緩字含度少知名歷官安西湘東王記室時西府盛集文學緩居其首除通直郎俄遷鎮南湘東王中錄事復隨府江州卒

何遜字仲言東海剡人也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祖翼員外郎父詢齊太尉中兵參軍遜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中衛建安王水曹行參軍兼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及遷江州遜猶掌書記還爲安西安成王參軍事兼尚書水部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此皆五言

郎母憂去職服闋除仁威盧陵王記室復隨府江州未幾卒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特有會稽虞翻工爲五言詩名與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其後又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竄爲南平王大同司馬府記室翁歸亦工爲詩避博學有思理更注論語孝經二人並有文集

之冠冕文辭之命世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煩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

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也

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爲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忠在意深意深則辭顯若但用賦體則忠在意浮意浮則文散

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凋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辭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幾矣哉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騁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

文德壽光省是時高祖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與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與

爲文每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九年除新安郡丞秩滿復爲員外散騎侍郎佐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文如故與兩手先患風痲是年又染痲疾左目盲高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手疏治疽方以賜之其見惜如此任防又愛其才常言曰周與嗣若無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四年除臨川郡丞十七年復爲給事中直西省左衛率周捨奉敕注高祖所製歷代賦啓與嗣助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學之謂爲吳均體建安王偉爲揚州引兼記室掌文翰王還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赦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唯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二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先是有廣陵高爽濟陽江洪會稽虞嘉並工屬文爽齊永明中贈衛軍王儉詩爲儉所賞及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天監初歷官中軍臨川王參軍出爲晉陽令坐事繫治作鑿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獲免項之卒洪爲建陽令坐事死儻官至王國侍郎並有文集

梁書卷四十九考證
到沈傳時高祖謙華光殿○光監本說元今從南史改正
袁峻傳峻乃擬揚雄官箴奏之○官南史作書
庚肩吾傳肩吾字子慎○子慎南史作慎之
周與嗣傳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與嗣爲文○宋史李至傳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命周與嗣次韻而成今以爲王羲之異矣
梁書卷五十四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四十四
文學下
劉峻 劉沼 謝幾卿 劉勰

王籍 何思澄 劉杳 謝微 臧嚴 伏挺 庾仲容 陸雲公 任孝恭 顏協

劉峻字孝標平原人父延宋始興內史峻生月母搗還鄉里宋太祖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爲人所畧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寶愷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髮其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齊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所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時竟陵王子良博招學士峻因人求爲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爲南海王侍郎不就至明帝時蕭道成爲豫州爲府刑獄禮遇甚厚道成尋卒久之不調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覽典校祕書峻兄孝慶時爲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爲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好峻學及還荆州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抄錄事類名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高祖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高祖頗嫌之故不任用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曰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轄

款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預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畧云臣觀管轄天才英偉璋璋特秀實海內之髦傑豈日者卜視之流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饗養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紛紛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闢其惑至於鴟冠鸞屬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說說詭詐異端俱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虛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復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助之代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竟其尾宜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采芟夷叔斃叔媛之言子與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沉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徵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代有沛國

劉勰弟朏並一特之秀士也朏則開西孔子通淺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進則志烈秋霜心貞玉宇亭高疎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繼但宗祀無喪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損斥於當年韜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凋與糜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皂隸容彭之與瑒子荷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紛糾循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觀湯武之龍躍謂龍亂在神功問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譽視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余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嗚咽頰頰形之異也朝秀辰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救麥神之辨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日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歷紐顯其腐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典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龍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辛唯河便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岷岳礪石與宛球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日月之珠不能無瑕夏后之瑛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長卿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綵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假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渣死霜露其爲詭豈崖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與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闔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泉鸞不接翼是使渾沌池椅武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巖石之下橫謂廢典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難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于狼辰會何足踰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肩乘間電發遂覆瀛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猶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寓種落繁熾充物神州嗚呼福善禍淫

開明書店 鑄版 1831

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運而汨之以人其破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理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

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絀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縵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存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

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窮千里來雲善惡無徵未治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表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極或立教以進庸情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趨何異乎

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故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鑿于史種德不逮助華之高延年殘曠未甚東陵之酷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夫食稻梁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純觀窈眇之奇儻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

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憾瑤臺夏屋不為有司糾奏坐免官尋起為國子博士俄除河東太守能說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詣於富貴不違遐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論成中山劉沼

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並為中析以答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為書以序之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余有暇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悲其音微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諺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並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壁有恨如何其論文多不載峻又嘗為自序其畧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簡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擴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恩妻至於身操井臼

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懼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各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裔此二異也敬通精力才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法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蕙蕙焚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

知瑰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為救遺之好事云峻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代祖興晉驃騎將軍沼幼善屬文既長博學仕齊起家奉朝請冠軍行參軍天監初拜後軍臨川王記室參軍秣陵令卒

謝幾卿陳郡陽夏人曾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超宗齊黃門郎並有重名於前代幾卿幼精辯當世號曰神童後超宗坐事徙越州路出新亭幾卿不忍辭訣遂投赴江流左右馳救得不沉溺及居父憂哀毀過禮服闋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

辨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為不死矣既長好學博涉有文采起家豫章王國常侍累遷車騎法曹行參軍相國祭酒出為寧國令入補尚書殿中郎太尉晉安王主簿天監初除征虜鄱陽王記室尚書三公侍郎尋為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為此職者世謂為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事累不復理徒為散騎侍郎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

停車囊囊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憾瑤臺夏屋不為有司糾奏坐免官尋起為國子博士俄除河東太守能說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詣於富貴不違遐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論成中山劉沼

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並為中析以答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為書以序之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余有暇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悲其音微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諺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並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壁有恨如何其論文多不載峻又嘗為自序其畧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簡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擴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恩妻至於身操井臼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懼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各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裔此二異也敬通精力才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法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蕙蕙焚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

知瑰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為救遺之好事云峻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代祖興晉驃騎將軍沼幼善屬文既長博學仕齊起家奉朝請冠軍行參軍天監初拜後軍臨川王記室參軍秣陵令卒

謝幾卿陳郡陽夏人曾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超宗齊黃門郎並有重名於前代幾卿幼精辯當世號曰神童後超宗坐事徙越州路出新亭幾卿不忍辭訣遂投赴江流左右馳救得不沉溺及居父憂哀毀過禮服闋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

辨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為不死矣既長好學博涉有文采起家豫章王國常侍累遷車騎法曹行參軍相國祭酒出為寧國令入補尚書殿中郎太尉晉安王主簿天監初除征虜鄱陽王記室尚書三公侍郎尋為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為此職者世謂為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事累不復理徒為散騎侍郎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

停車囊囊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憾瑤臺夏屋不為有司糾奏坐免官尋起為國子博士俄除河東太守能說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詣於富貴不違遐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論成中山劉沼

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並為中析以答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為書以序之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余有暇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悲其音微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諺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並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壁有恨如何其論文多不載峻又嘗為自序其畧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簡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擴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恩妻至於身操井臼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懼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各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裔此二異也敬通精力才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法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蕙蕙焚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

知瑰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為救遺之好事云峻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代祖興晉驃騎將軍沼幼善屬文既長博學仕齊起家奉朝請冠軍行參軍天監初拜後軍臨川王記室參軍秣陵令卒

謝幾卿陳郡陽夏人曾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超宗齊黃門郎並有重名於前代幾卿幼精辯當世號曰神童後超宗坐事徙越州路出新亭幾卿不忍辭訣遂投赴江流左右馳救得不沉溺及居父憂哀毀過禮服闋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

辨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為不死矣既長好學博涉有文采起家豫章王國常侍累遷車騎法曹行參軍相國祭酒出為寧國令入補尚書殿中郎太尉晉安王主簿天監初除征虜鄱陽王記室尚書三公侍郎尋為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為此職者世謂為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事累不復理徒為散騎侍郎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

停車囊囊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憾瑤臺夏屋不為有司糾奏坐免官尋起為國子博士俄除河東太守能說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詣於富貴不違遐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論成中山劉沼

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並為中析以答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為書以序之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余有暇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悲其音微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諺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並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壁有恨如何其論文多不載峻又嘗為自序其畧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簡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擴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恩妻至於身操井臼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懼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各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裔此二異也敬通精力才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法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蕙蕙焚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

知瑰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為救遺之好事云峻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劉杳字士深平原人也祖承民宋冀州刺史父懷年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謂杳曰酒非卿

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實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杳

軍杳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杳以下每有遺忘皆訪轉杳王府諮議高祖曰劉杳須先經中書仍除中書侍

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儀制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為耶等為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兼舍人知著作如故還

必可按古者樽罍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所嗜好為性不自伐不論人短長及親釋氏經教常行

頃魏世嘗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漆樽作犧慈忍天監十七年自居母憂便長斷腥膻持齋蔬食及

牛形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臨終遺命飲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客

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約棺而巳不得設靈寢祭醴其子遵行之杳自少至長多

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謝徵字玄度陳郡陽夏人高祖景仁未尚書左僕射祖

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等檢雅宋司徒主簿父瑛少與從叔眺俱知名齊竟陵王子

監義陽武寧郡累任皆蠻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羣蠻悅服遂絕寇盜王入

為石頭戍軍事除安右錄事王遷江州為鎮南諮議參軍卒官文集十卷

伏挺字士樞父樞為豫章內史在良吏傳挺切敬肅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有才思好屬文為五言詩善幼謝

康樂體父友人樂安任叻深相款異常曰此子目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對策為當時第一高祖義師至挺迎

謁於新林高祖見之甚悅謂曰顏子引為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宅居在潮溝於宅講

論語聽者傾朝遷建康正俄以幼免久之人為尚書儀曹郎遷西中郎記室參軍累為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

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遊故不能久事隱靜時僕射徐勉以疾假還

宅挺致書以觀其意曰昔士德慎顧戀與數日輔嗣思友情勞一句故知深心所係貴賤一也況復恩隆世親

義重知已道庇生人德弘覆蓋而朝野懸隔山川遐殊雖咳唾時沾而顏色不覩東山之歎豈云旋復西風可

懷孰能無思加以靜居廓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易色涼野寂寥寒蟲吟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託時因吟詠動輒盈篇楊生沉鬱且猶覆盎惠子五車

彌多踏駁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遠隆累願兼翰紙緝字磨誦復無已徒恨許與過當有傷準的昔子

建不欲妄讀陳琳恐見嗤哂後代今之過奢餘論將不有累清談延賓述草萊事絕聞見藉以誦誦得之與牧

仰承有事石仍成簡通娛悅耳稍從擲落宴處榮觀務在滌除綺羅絲竹二列頓遣方丈具案三栢僅存

之却粒念韓卿之辭榮瞻想東都屬懷南岳鑽仰來脫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雖復帝道康寧走馬行

却由庚得所寅亮有歸悠悠之人展氏猶且履袂浩浩白水膏曳方欲寒裳是知君子拯物義非狗已思與赤

松子遊誰其克遂願驅之仁壽統此多福雖則不言四時行矣然後黔首有庇薦紳靡奪白駒不在空谷屬羊

豫蒙其資豈不休哉豈不休哉昔杜真自閉深室即宗絕迹幽野難矣誠非所希并丹高潔相如慢世尚復遊

涉權門雅容鄉邑常謂此道為奉每竊慕之方念擁帶延思以陳侍者請至農隙無待邀求挺誠好屬文不會

今世不能促節局步以應流俗事等昌莛豈被偏管是用不羞固陋無憚龍門昔敬通之貴景卿孟公之知仲

蔚止乎通人猶稱盛美況在特宗彌為未易近以蒲稹勿用箋素多關聊効東方獻書丞相須得善寫更請潤

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隨縱飲不復持檢操久之復為謔議參軍出為縣令及太清亂客遊會稽遇疾卒時年七十四仲容抄諸子書三十卷眾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並傳於世陸雲公字子龍吳郡人也祖開州別駕父完靈遠長史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畧能記憶從祖陸渾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既長好學有才思州舉秀才累遷宣惠武陵王平西湘東王行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續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續至都掌選言之於高祖召兼尚書儀曹郎頃之即真入直書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俄除著作郎累遷中書黃門郎並掌著作雲公善奕碁嘗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高祖笑謂曰燭燒卿髮高祖將用雲公為侍中故以此言戲之也是時天淵池新製鰻魚舟形闊而短高祖暇日常汎此舟在朝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異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其恩遇如此太清元年卒時年三十七高祖悼惜之手詔曰給事黃門侍郎掌著作陸雲公風尚優敏後進之秀奄然殞謝良以惻然可矧日舉哀賻錢五萬布四匹張纘時為湘州與雲公叔異兄晏子書曰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頓折非唯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痛愧傷惜不能自已賢兄子賢弟神情早著標令弱年經目所親殆無再問懷榻奈稟自天情僂坐列薪非因外獎學以聚之則一著能立問以辯之則師心獨寤始踰弱歲辭藝通洽升降多士秀也詩流見與齒過肩隨禮殊拜絕懷抱相得忘其年義朝遊夕宴一載于斯散古披文終晨晝暮平生知舊落稍盡老夫記意其數幾何至若此生寧可多過費心樂事所寄伊人弟遷職瀟湘維舟洛泐將離之際彌見情款夕次帝郊亟淹信宿徘徊握手忍分岐路行役數年羈病侵迫識慮愴久絕人世憑几口授素無其功論動若飛彌有多愧京洛遊故成雲雨唯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迹之外不為遠近隔情襟素之中豈以風霜改節客遊半紀志切首丘日望東歸更敦首欵如何此別永成異世揮袂之初人誰自保但恐衰謝無復前期不謂華齡方春掩質埋玉之恨撫事多情想引進之情懷抱素篤友于之至兼深家寶奄有此世當何可言臨白增悲言以無次雲公從兄才子亦有才名歷官中書郎宣成王友太子中庶子廷尉卿先雲公卒才子雲公文集並行於世

陵寺剝下銘又啟撰高祖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孝恭為文敏速受詔立成若不留意每奏高祖輒稱善累賜金帛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時輩中多有忽畧世以此少之太清二年侯景寇逼孝恭募募兵隸蕭正德屯南岸及賊至正德舉眾入賊幸恭還赴臺臺門已閉因奔入東府尋為賊所攻城陷見害文集行於世

顏協字子珣琅琊沂人也七代祖含晉侍中國子祭酒西平靖侯父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之鎮荊州也以見遠為錄事參軍及即位於江陵以為治書侍御史俄兼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高祖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也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見稱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世祖出鎮荊州轉正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為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之禮議者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遊於蕃府而已大同五年卒時年四十二世祖甚歎惜之為懷舊詩以傷之其一章曰弘都多雅度信乃含賓實鴻漸殊未昇上才淹下秩協所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遇火湮滅有二子之儀之推並早知名之推承聖中仕至正員郎中書舍人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文帝稱古之文人鮮能以名節自全何哉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易逸等夷必與矜露大則凌慢侯王小則傲蔑朋黨速忌離說敢自此作若夫屈賈之流丘桓馮之損放豈獨一世哉蓋恃才之禍也羣士值文明之運摘藍藻之辭無鬱抑之虞不遭向時之患美矣劉氏之論命之徒也命也者聖人罕言歟就而必之非經意也

梁書卷五十一考證

劉峻傳敬通鳳起推迅關於風穴。穴南本作太

謝幾卿傳尋為治書侍御史。南史無侍字

何思澄傳父敬叔齊征東錄事參軍餘杭令。南史父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四十五

處士

何點弟阮孝緒 陶弘景 諸葛璩

沈顛 劉惠斐 范元琰 劉計

劉歊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史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編諷誦畧無所遺外祖丘宅與高祖有舊高祖聞其有才學召入西省撰史初為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為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勅遣製建

託仕監門寄臣柱下居易而以求其志處汗而不愧其色此所謂大隱隱於市朝又其次也或體體伴在盲瘖絕世棄禮樂以反道忍孝慈而不恤此全身遠害得大雅之道又其次也然同不失語默之致有幽人貞吉矣與夫沒身亂世爭利干時者豈同年而語哉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淮南子曰人皆鑒於止水不鑒於流潦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自古帝王莫不崇尚其道雖唐堯不屈巢許周武不降夷齊以漢高肆慢而長揖黃綺光武按法而折意嚴周自茲以來世有人矣有梁之盛繼紹風猷斯乃道德可宗學藝可範故以備處士篇云

何點字子哲廬江灑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鏗宜都太守鏗素有風疾無故害妻坐法死點年十一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婚官尚之強為之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果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容貌方雅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甲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而遊遊人世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為通隱兄求亦隱居吳郡虎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要帶減半宋泰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滿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為莫逆友從弟通以東籬門園居之稚珪為築室焉園內有十忠貞家點植花卉於家側每飲必舉酒爵之初稚珪王儉為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追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欲就見之點時在法輪寺子良乃往請點角中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稽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錯點少時嘗患渴痲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為淳德所感性通脫好施與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傍有人擒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命告有司盜懼乃受之惟令急去點雅有人倫識鑿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點既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喻其意也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為詩有高尚之言點答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也而融久病之及點後婚融始為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遺荒淫點亦病之而無以釋也高祖臨清池志令語古何其樂也覽別丘園十有四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教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伯况以穀絹見文叔求之

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中等後數日望能入也點以中褐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悅賦詩置酒恩禮如舊仍下詔曰前徵士何點高尚其志安容膝脫落形骸棲志有冥朕日昃思治尚想前哲况親得同時而不與為政喉唇任切必俟邦良誠望庶然屈居獻替可徵為侍中辭疾不赴乃復詔曰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夷坦之風率由自遠在因素志願申謔言眷彼子陵情兼惟舊昔仲虞適俗受俸漢朝安道勉志不辭晉祿此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議加資給出在所日費所須太官別給既人高麗卿故事同垣下天監三年卒時年六十八詔曰新除侍中何點棲遲衡泌白首不渝奄至頹喪倍懷傷惻可給第一品材一具賻錢二萬布五疋喪事所須內監經理又敕點弟眉曰賢兄微君弱冠拂衣華首一操心遊物表不滯近跡脫落形骸寄之遠理性情勝致遇與彌高文會酒德撫際逾遠朕膺錄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既貴成雅俗野有外臣宜弘此難進方賴清微式隆大業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仲虞之秩待以子陵之禮聽覽暇日角巾引見宵然汾射茲焉有託一旦萬古良懷震悼卿友于純至親從凋亡借老之願致使反奪纏綿永恨伊何可任永矣奈何點無子宗人以其從弟耿子選任為嗣

眉字子季點之弟也年八歲居憂哀毀若成人既長好學師事沛國劉勣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勣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起家齊秘書郎遷太子舍人出為建安太守為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入為尚書三公郎不拜遷司徒主簿注易又解禮記於卷背書之謂為隱義累遷中書郎員外散騎常侍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給事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領國子博士丹陽邑中正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之緒又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眉乃置學士二十人佐眉撰錄位眉為后族甚見親待累遷左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眉雖貴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號曰小山恒與學徒遊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山未及發聞謝朓吳興郡不還恐後之乃拜表辭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眉尋有詔許之眉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眉二兄求點點樓邁求先卒至是眉又隱世號點為大山眉為小山亦曰東山永元中徵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高祖勸府建引眉為軍謀祭酒與書曰想恒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懼也既內絕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履候無爽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實是為樂土僕推遷傳官自東徂西悟言素對用成駸閱傾

何點弟阮孝緒 陶弘景 諸葛璩

沈顛 劉惠斐 范元琰 劉計

劉歊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易曰君子遜世無悶獨立不懼孔子稱長沮桀溺隱者也古之隱者或恥聞禪代高讓帝王以萬乘為垢辱之死亡而無悔此則輕生重道希世間出隱之上者也或

首東顧局日無懷時昔懼過曳裙儒肆欲臥遊千載
吹漁百氏一行爲吏此事遂乖屬以世道成夷仍離屯
故投袂數千剋黜豐福思得鳴卷諸款寓情古昔夫豈
不懷事與願謝君清襟素託棲寄不近中居人世始同
隱淪既俯拾青組又脫屣朱轍但理存用捨義貴隨時
賤戚恥好仁由已幸無凝滯比別具白此未盡言今遺
候承音息矯首還翰慰其引領不至高祖踐阼詔爲
特進右光祿大夫手教曰吾猥當運膺此樂推而顧
已蒙蔽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
範尚蘊方策自舉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詐
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執物
則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
得失去取爲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
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
世美必望深遠往懷不吝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
旨諭意遲面在近果至踏單衣鹿巾執經卷下牀跪受
詔書就席伏讀因謂果曰吾昔於齊朝欲陳兩三條
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世
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
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縣象法於其上浹日而收
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
先故王孫滿斥言楚子頓盡圖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
祀五帝靈威仰之類圓丘祀天皇帝北極大星是也
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
謬卿宜詣闕陳之果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
敬俟叔孫生耳肩曰卿詎不遺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
同遊邪果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肩曰檀弓兩卷皆言
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果曰君遂當逸然絕世猶
有致身理不脂曰卿但以事見推吾年已五十七月食
四斗米不盡何容得有宦情昔荷聖王聘識今又蒙旌
賁甚願詣闕謝恩但比腰脚大惡此心不遂耳果還以
肩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肩辭又敕山陰庫錢
月給五萬肩又不受乃敕肩曰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
盡聞閣搢紳夢寐想理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
延竹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
言爲歎本欲屈卿出開導後生既屬廢業此懷未遂
延竹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
其宿抱耳卿門徒中經明行修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
堂寬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望又曰比歲學者
殊爲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爲之
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當救後進有意向者就卿受
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興於是遣何子期孔壽等六
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月中常命
駕式問談論終日肩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生徒乃遷
秦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即林成授因巖爲堵別爲

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
二頃講隙從生徒遊之肩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
冠容貌甚偉問肩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
吉忽不復見肩依其言而止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
倒拔唯肩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磔
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肩別送至
都賜球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遊路斷自非降
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壞之遊於今絕矣執手涕零
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肩家世年皆不永
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肩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
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虎丘西寺講經論學徒復隨之
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肩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
徑來趨肩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
如家禽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肩遇於秦望後還都卒
於鍾山其死日肩在般若寺見一僧授香奩并函書
云至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肩開函乃是莊嚴論世中
未有又於寺內立明珠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
以狀啟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
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肩疾妻江氏夢神
人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
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肩疾乃瘳至是肩夢一神女并八
十許人並衣帔行列至前俱拜膝下覺又見之便命營
凶具既而疾動因不自治肩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
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
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廬陵王辟爲
主簿不就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
郎孝緒七歲出後從伯肩之肩之母周氏卒有遺財百
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肩之姊瑛邪王
晏之母聞者咸嘆異之幼至孝性沉靜雖與兒童遊戲
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遍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
父彥之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勵以此爾躬
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保生以免
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
親友因呼爲居士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
必至顛覆常逃匿不與相見會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
所得便吐發覆醢及晏誅其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
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義師圍京城家貧無以爨
爨竊隣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
所居室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
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通其人甚
遠爲名流所欽尚如此十二年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並
不到陳郡袁峻謂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
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
道方盛黃綺無間山林爲仁由已何關人世況僕非往

賢之類邪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
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鄰里嗟異
之合藥須得生人獲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
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
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歎其孝感所致時有
善巫者張有道謂孝緒曰見子隱跡而心難明自非考
之龜著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此將爲成感感
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及不爲上九果成遁
卦有道歎曰此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也孝
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
生乃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之末斟酌分爲三
品凡若干卷又著論云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爲聖人之
跡存乎拯弊弊拯由跡跡用有乖於本本既無爲非
道之至然不垂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交
喪丘旦將存其跡故宜權晦其本老莊但明其本亦宜
深抑其跡跡既可抑數子所以有餘本方見焉尼丘是
故不足非得一之士關彼明智體之徒獨懷鑿然
聖已極照反創其跡賢未居宗更言其本良由跡須拯
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體茲本跡悟彼
抑揚則孔莊之意其過半矣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
要之不赴孝緒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塵
可駁何以異夫驥驟初建武末清溪宮東門無故自崩
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
舊宅齊爲木行東者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哀矣鄒陽
忠烈王妃孝緒之姊王嘗命駕欲就之遊孝緒鑿垣而
逃卒不肯見諸甥歲時饋遺一無所納人或怪之答云
非我始願故不受也其恒所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
治補經一夜忽然完復眾異之大同二年卒時年五
十八門徒誄其德行諡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錄等書二
百五十卷行於世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
并見兩天人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遂產弘景
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
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爲遠矣及身長七
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讀書萬餘卷善
琴棋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
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
事多取決焉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及
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
以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
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
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
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
經法編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
盤桓不能已已時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

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

劉慧斐字文宣彭城人也少博學能屬文起家安成王...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唐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

劉訐字彥度平原人也父靈真齊武昌太守訐幼稱純...

莫不傷焉後為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弟孝友篤至為...

畢即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歆從而行...

劉敬字士光許族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問慰齊...

宦少時好施務局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距也久而歎...

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

此具而即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遞變未...

於俗弊施靈筵陳棺棺設饋奠建丘隴蓋欲令孝子有...

乘之中野可謂尊虛赫胥皇雄炎帝路於失理哉是以...

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剪截煩厚務...

起誠絕境隨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知之況於...

道庶免徒費之議氣絕不須復現盥洗而飲以一千錢...

設祭餐勿置几筵無用茅君之虛座伯夷之杵水其蒸...

姻戚凡戚友朋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奪之明...

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既至宅...

足棲退白事却掃經史文藝多所貫習類川庚承先學...

通黃老該涉釋教並不競不營安茲枯槁可以鎖蹠敦...

俗詭可黃門侍郎承先可中書侍郎鄆州縣時加敦遣...

庶能屈志方冀鹽梅洗稱疾不赴晚年以後尤遵釋教...

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顧公容止甚異呼號為上行...

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

通三年卒時年四十二室中皆聞有非常香氣太宗聞...

王尤加欽重徵州主簿湘東王聞之亦拔為法曹參軍...

臨聽論議終日深相賞接留連月餘日乃還山王親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世之誣處士者多云純盜虛名而...

無適用蓋有負其實者若諸葛璩之學術阮孝緒之簿...

關其取進也豈難哉終於隱居固亦性而已矣

梁書卷五十一考證 阮孝緒傳非得一之士關彼明習體之之徒獨懷鑿鑿

○ 臣人龍體之疑當作體貳二字見南齊書

梁書卷五十二 唐 敬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四十六 止足 顧憲之 陶季直 蕭詵素

易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

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然則不知夫進退不達乎止足殆辱之累其月

而至矣古人之進也以康世濟務也以引道厲俗也然

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思夫之所乾沒其退也苦節艱貞

故庸曹之所忌憚雖禍敗危亡陳乎耳目而輕舉高蹈

寡乎前史漢世張良功成身退病臥却粒比於樂毅范

蠡至乎顯猗斯為優矣其後薛廣德及二疏等去就以

禮有可稱焉魚豢魏畧知足傳方田徐於管胡則其道

本異謝靈運晉書止足傳先論晉世文士之避亂者殆

非其人唯阮思曠遺榮好遁遠居矣宋書止足傳有

羊欣王微咸其流亞齊時沛國劉勰字子珪辭祿懷道

棲遲養志不咸咸於貧賤不就就於富貴儒行之高者

也梁有天下小人道消賢士大夫相招在位其量力守

志則當世罔聞時或有致事告老或有寡志少欲因史

書之亦以爲止足傳云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也祖觀之宋鎮軍將軍湘州刺史憲之末弱冠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累遷太子舍人尚書比部郎無主簿元徽中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已牛二家辭證等前後合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爲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還還本主宅盜者始伏其辜發姦擒伏多如此類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爲政甚得民和故京師飲酒者得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言清且美焉遷車騎功曹晉熙王友齊高帝執政以爲驍騎錄事參軍遷太尉西曹掾齊建康中書侍郎齊高帝即位除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貴悉裹以草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爲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俗山民有病輒云先人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諭爲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新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還爲太尉從事中郎出爲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即表除之文度後還葬母郡縣爭起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深銜之卒不能傷也遷南中郎長史加建威將軍行荊州事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民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答之日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無禁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尚書吏部郎中宋世其祖觀之嘗爲吏部於庭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出爲征虜長史行南兖州事遭母憂服闋建武中復除給事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太子中庶子領吳邑中正出爲寧朔將軍臨川內史未赴改授輔國將軍晉陵太守項之遇疾陳解還鄉里承元初徵爲廷尉不拜除豫章太守有貞婦萬壽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中興二年義師平建康高祖爲揚州收徵憲之爲別駕從事史比至高祖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固求還吳天監二年就家授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擔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八年卒於家年七十四臨終爲制以勅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死亦安識所往延陵所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于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豫爲終制曠日之後念茲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濠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

載以輜車覆以麤布爲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杆水脯糈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飯況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衷也喪易寧戚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牀暫設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祀貴賤罔替備物難辦多致疎忘祀先人自有舊典不可有闕自吾以下祀止用蔬食時果勿同於上世也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所著詩賦銘讚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陶李直丹陽秣陵人也祖愨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李直早慧愨祖甚愛異之愨祖嘗以四兩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李直時甫四歲獨不取人問其故李直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是故不取愨祖益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李直抱之號慟問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淡於榮利起家桂陽王國侍郎北中郎鎮西行參軍並不起時人號曰聘君父憂服闋尚書令劉秉領丹陽尹引爲後軍主簿領郡功曹出爲望蔡令頃之以病免時劉秉袁粲以齊高帝權勢日盛將圖之秉素重李直欲與之定策李直以袁劉儒者必致顛覆固辭不赴俄而秉等伏誅齊初爲尚書比部郎時褚淵爲尚書令與李直素善頻以爲司空司徒李直以府事淵卒尚書令王儉以淵有至行欲諡爲文孝李直請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諡恐其人非其美不如文簡儉從之李直又請儉爲淵立碑終始營護甚有吏節時人美之遷太尉記室參軍出爲冠軍司馬東莞太守在郡號爲清和還除散騎侍郎領左衛司馬轉鎮西諮議參軍齊武帝作相誅勳異已李直不能阿意明帝頗忌之乃出爲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上佐素士罕爲之者或勸李直造門致謝明帝既見便留之以爲驍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仍遷建安太守政尚清靜百姓便之還爲中書侍郎遷游擊將軍兼廷尉梁臺建遷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顯畢矣無爲務人間之事乃辭疾還鄉里天監初就家拜太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時年七十五季直素清苦絕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志焉

蕭詵素蘭陵人也祖思詵宋征西儀同三司父惠明吳興太守皆有盛名詵素早孤貧爲叔父惠休所收卹起家爲齊司徒法曹行參軍遷者作佐郎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承元末爲太子洗馬梁臺建高祖引爲中尉驍騎記室參軍天監初爲臨川王友復爲太子中舍人丹陽尹承初拜高祖賜錢八萬詵素一朝散之親友又遷司徒左西屬南徐州治中性靜退少嗜欲好學能清言

榮利不關於口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情通率不自矜高天然簡素士人以此咸敬之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乃於攝山築室會徵爲中書侍郎遂辭不就因還山宅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太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八年卒親故迹其事行諡曰貞文先生

史臣曰顧憲之陶李直引年者也蕭詵素則宦情鮮焉比夫懷祿寵寵婆娑人則則殊間矣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梁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七

庚 華 沈 瑀 范 述 曾 丘 仲 字 孫 謙 伏 臘 何 遠

昔漢宣帝以爲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爲親民是以導德齊禮移風易俗咸必由之齊未昏亂政移羣小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倍克聚斂侵愁細民天下搖動無所厝其手足高祖在田知民疾苦及梁臺建仍下寬大之書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內始得息肩遠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求民之瘼乃命輪軒以省方俗置郵石以達窮民務加隱卹舒其急病元年始去人貲計丁爲布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飾宮掖不過綬綵無珠璣錦繡太官撤半儼每日膳菜蔬飲酒不過三醞以儉先海內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御前親賜治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澆爲建安內史左民侍郎到殿爲晉安太守澆等居官並以廉潔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爲大縣大縣有能遷爲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字治有異績以爲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爲宣城太守到符符爲吏者往往承風焉若新野庾華諸任職者以經術潤飾吏政或所居流惠或去後見思蓋後來之良吏也綴爲良吏篇云

庚 華 字 休 野 新 野 人 也 父 深 之 宋 應 州 刺 史 華 年 十 歲 遭 父 憂 居 喪 毀 瘠 爲 州 黨 所 稱 弱 冠 爲 州 迎 主 簿 舉 秀 才 累 遷 安 西 主 簿 尚 書 殿 中 郎 驍 騎 功 曹 史 博 涉 羣 書 有 口 辯 齊 永 明 中 與 魏 和 親 以 華 兼 散 騎 常 侍 報 使 還 拜 散 騎 常 侍 知 東 宮 管 記 事 鬱 林 王 卽 位 廢 掌 中 書 詔 詔 出 爲 荆 州 別 駕 仍 遷 西 中 郎 詔 議 參 軍 復 爲 州 別 駕 前 後 綱 紀 皆 致 富 饒 華 再 爲 之 清 身 率 下 杜 絕 請 託 布 被 蔬 食 妻 子 不 免 飢 寒 明 帝 聞 而 嘉 焉 手 敕 褒 美 州 里 榮 之 遷 司 徒 詔 議 參 軍 通 直 散 騎 常 侍 高 祖 平 京 邑 勦 府 建 引 爲 驍 騎 功 曹 參 軍 遷 尚 書 左 丞 出 爲 輔 國 長 史 會 稽 郡 丞 行 郡 府 事 時 承 凋 弊 之後 百 姓 凶 荒 所 在 穀

貴米至數千人多流散華撫循其有治理唯守公祿清節逾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襄陽王問而徵之華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屍無以殮柩不能歸高祖聞之詔賜絹百匹米五十斛初華爲西楚望族早歷顯官鄉人樂爲有幹用素與華不平互相陵競事齊豫章王暕巖巖爲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功成歸荆州時華爲州別駕益忽蕩及高祖踐阼以爲西朝勳爲御史中丞華始得會稽行事既恥之矣會職事微有譴高祖以譴其鄉人也使宣旨誨之華大憤發病卒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也叔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起家州從事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右丞殷淵淵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常居吾此職司徒竟陵王子良聞瑀名引爲府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令沈徽字特勢陵瑀瑀以法繩之衆懼其疆子良甚相知賞雖家事皆以委瑀子良薨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遙光嘗被使上民丁速而無怨遙光謂同使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爲乃令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球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爲艱難明帝使瑀行治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立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三十書佐歸詭遙光遙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永泰元年爲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粟女丁半之人咸歡悅頃之成林去官還京師兼行選曹郎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義師圍郢城瑀說伯之迎高祖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得出城不能不愛之瑀曰不然人情何句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伯之遂舉衆降瑀從在高祖軍中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天中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爲高祖說之高祖曰雲得不死此豈可驗及高祖卽位雲深薦瑀自暨陽令擢兼尚書右丞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表瑀催督運轉軍國獲濟高祖以爲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如故瑀薦族人沈僧隆僧照有吏幹高祖竝納之以母憂去職起爲振武將軍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所通其有至者悉立之塔下以法繩之縣南又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蔭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耶悉使著芒屨布衣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極瑀徵時嘗自至此嚮瓦器爲富人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然瑀廉白自守故得遂行其志後王師北伐徵瑀爲建威將軍督運漕尋兼都水使者頃之遷少府卿出爲安南長史尋陽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

開明書局鑄版

1837

疾篤焉行府州事景宗卒仍為信威肅毅達長史太守如故瑀性剛強每忤顏達達衡之天監八年因入詔事辭又激厲顏達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事耶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而從是日於路為盜所殺時年五十九多以為顏達達害焉子績累訟之遇顏達亦尋卒事遂不窮竟績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范述曾字子玄吳郡錢唐人也幼好學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學徒常有百數獨稱述曾曰此子必為王者師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高帝引述曾為之師友起家為宋晉熙王國侍郎齊初至南郡王國郎中令遷尚書主客郎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為人譽謬在官多所諫爭太子雖不能全用然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為周舍時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以父母年老乞還就養乃拜中散大夫明帝即位除游擊將軍出為永嘉太守為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峻峻為述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黨繼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賈流通居民安業在郡屬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甚嘉之下詔褒美焉徵為游擊將軍送故舊錢二十餘萬述曾一無所受始之郡不將家屬及還吏無荷擔者民無老少皆出拜辭號哭聞于數十里里中散大夫還鄉里高祖踐阼乃輕舟出詣闕仍辭還東高祖詔曰中散大夫范述曾昔在齊世忠直奉主往莅永嘉治身廉約宜加禮秩以厲清操可太中大夫賜絹二十匹述曾生平得奉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所資以天監八年卒時年七十九注易言著雜詩賦數十篇

丘仲字字公信吳興烏程人也少好學從祖靈鞠有人倫之鑒常稱為千里駒也齊永明初選為國子生舉高第末調還鄉里家貧無以自資乃結羣盜為之計畫劫掠三吳仲字聰明有智略羣盜畏而服之所行皆果故亦不發太守徐嗣召補主簿歷揚州從事太學博士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時倖臣詆屬屬仲字獨不為之屈以父喪去職明帝即位起為武將軍軍曲阿令值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乘朝廷不備反問始至而前鋒已屆曲阿仲字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整長崗埭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瀆果頓兵不得進遂散仲字以距守有功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為之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傅琰父子

沈憲劉玄明相繼守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字皆過之也齊末政亂頗有賊賄為有司所舉將收之仲字竊逃還京師詣闕會赦得不治高祖踐阼復為山陰令仲字長於檢閱善適權變吏民敬服號稱神明治為天下第一起遷車騎長史沙內史視事未暮徵為尚書右丞

邊左丞仍擢為衛尉卿恩任甚厚初起雙關以仲字領大匠事畢出為安西長史南郡太守遷雲麾長史江夏太守行郢州州府事遭母憂起攝職坐事除名復起為司空參軍俄遷豫章內史在郡更勵清節頃之卒時年四十八詔曰豫章內史丘仲字重試大邦責以後效非直悔吝云亡實亦政績克舉不幸頽喪良以傷惻可贈給事黃門侍郎仲字喪將還豫章老幼號哭舉送車輪不得前仲字為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宮故事百卷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焉

孫謙字長遷東莞莒人也少為親人趙伯符所知謙年十七伯符為豫州刺史引為左軍行參軍以治幹稱父憂去職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宋江夏王義恭聞之引為行參軍歷任大司馬太宰二府出為句容令清慎強記縣人號為神明泰始初事建安王休仁休仁以為司徒參軍言之明帝擢為明威將軍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恒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救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為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輸金寶謙慰喻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

倅秩出吏民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咸信大著視事三年徵還為撫軍中兵參軍元徽初遷梁州刺史辭不赴職遷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簿建平王將稱兵忠謙強直託事遣使京師然後作亂及建平誅遷左軍將軍齊初為寧朔將軍錢唐令治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緘帛以送之謙却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常借官空車廐居焉永明初為冠軍長史江夏太守坐被代輒去郡繫尚方項之免為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為心管使兼衛尉尉給甲仗百人謙不願處際會輒散甲士帝雖不罪而弗復任焉出為南中郎司馬東昏昏元元年遷二大夫天監六年

出為輔國將軍零陵太守已衰老猶強力為政吏民安之先是郡多虎暴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虎即害居民謙為郡縣常勤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隣境九年以年老徵為光祿大夫既至高祖嘉其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效高祖笑曰朕使卿智不使卿力十四年詔曰光祿大夫孫謙清慎有聞白首不怠高年舊齒宜加優秩可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扶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林施蔭蔭屏風冬則布被夏則席日無幃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具焉年逾九十強壯如五十者每朝會輒先來到公門力於仁義行已過人甚遠兄靈慶常病寄於謙謙出行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即時猶謙謙退遣其妻有彭城劉融者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與謙謙舍謙開廳事以待之及融死以禮殯葬之眾咸服其行義十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詔賜錢三萬布五十匹高祖為

舉哀甚悼惜之謙從子廉便辟巧官齊時已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為列卿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時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稱意乃為履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

以此取名位也

伏暉字玄耀曼容之子也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起家齊奉朝請仍兼太學博士尋除東陽郡丞秩滿為鄞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類以外職處暉令其得養焉齊末始為尚書都官郎仍為衛軍記室參軍高祖踐阼遷國子博士父憂去職服闋為車騎諮議參軍累遷司空長史中書侍郎前將軍軍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出為承陽內史在郡清靜治務安靜郡民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州刺史以聞詔勅有十五事為吏民所懷高祖善之徵為東陽太守在郡清恪如承陽時民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入乃至無以為繩其屬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並同時生為立祠徵為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與內史何遠累著清績高祖詔擢為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暉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為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暉暉遷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妻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高祖詔以為豫章內史暉乃出拜治書御史虞翻奏曰臣聞失忠與信一心之道以虧貌是情非兩觀之誅宜及未有陵犯名教要冒君親而可違俗經邦者也風聞豫章內史伏暉去歲啓假以迎妻喪為解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暉歷典二郡少免貪濁此自為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公見擢名位轉隆暉深非怨形於辭色與居歎咤寤寐失圖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暉為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志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現破膽歸罪有司擢髮抽腸少自論謝而循奉傲然了無異色暉識見所到足達此旨而冒寵不辭忝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涕騰辨跡求心無一可恕竊以暉頭踏落魄三十餘年皇運勃興咸與維始除舊布新濯之江漢一紀之間三世隆顯曾不能少懷感激仰答萬分反覆拙謀成茲巧罪不忠不敬於斯已及請以暉大不敬論以事詳法應棄市刑輒收所近獄洗結以法從事如法所稱暉即主臣謹案豫章內史臣伏暉含疵表行藉悖成心語嘿一違貢敬兼盡幸屬昌時擢以不次溪壑可盈志欲無滿要君東走豈日止足

之歸負志解中異乎激處之致甘此脂膏孰非荼苦佩茲繩組豈殊縲縲宜明風憲肅正簡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暉所居官凡諸位任一皆削除有詔勿治暉遂得就郡視事三年徵為給事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及起普通元年卒於郡時年五十九尚書右僕射徐勉為之墓誌其一章曰東區南服愛結民膏相望伏闕繼軌奏書或臥其轍或扳其車或圖其像或式其問思取借寇曷以尚諸初暉父曼容與樂安任瑤皆軀於齊太尉王儉瑤子昉及暉並見知頃之昉才遇稍盛齊末昉已為司徒右長史暉猶滯於參軍事及其終也名位畧相侔性儉素衣服儼惡外雖退靜內不免心競故見譏於時能推薦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何遠字義方東海郡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遠釋褐江夏王國侍郎轉奉朝請永元中江夏王寶玄於京口為護軍將軍崔慧景所奉入圍宮城遠豫其事事敗乃亡抵長沙宣武王王深保匿焉遠求得桂陽王融保藏之既而發覺收捕者至遠逾垣以免融及遠家人皆見執融遂遇禍遠家屬聚尚方遠亡渡江使其故人高江產共聚眾欲迎高祖義師東昏黨聞之使捕遠等眾復潰散遠因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欲同義舉肅不能用乃求迎高祖肅許之遣兵援送得達高祖高祖見遠謂張弘策曰何道美丈夫而能破家報舊德未易人也板輔國將軍隨軍東下既破朱雀軍以為建康令高祖踐阼為步兵校尉以奉迎勳封廣興男邑三百戶遷建武將軍後軍都督陽王恢錄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志力知無不為恢亦推心仗之恩寄甚密頃之遷武昌太守遠本個儉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為吏杜絕交遊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民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捷水還之其佗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偽而能委曲用意焉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多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民多以細事受鞭罰者遂為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劾數十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立遠度已無贖就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藏禁仗除名後起為鎮南將軍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民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糶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鷄為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高祖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自縣為近畿大郡近代未有也郡經寇抄遠盡心緩理復著名迹昔年遷樹功將軍始與內史時泉陵侯淵朗為桂州緣道剽掠入始興界草木無所犯遠在官好開途巷修葺牆屋民居市里城隍廩庫所過若營家焉田秩俸錢並無所取歲暮擇民尤窮者克其租調以此為常然其聽訟猶人不能過絕而性果斷民不敢非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為立祠表言治狀高祖每優詔答

暉與吳興太守時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稱意乃為履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以此取名位也

伏暉字玄耀曼容之子也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起家齊奉朝請仍兼太學博士尋除東陽郡丞秩滿為鄞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類以外職處暉令其得養焉齊末始為尚書都官郎仍為衛軍記室參軍高祖踐阼遷國子博士父憂去職服闋為車騎諮議參軍累遷司空長史中書侍郎前將軍軍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出為承陽內史在郡清靜治務安靜郡民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州刺史以聞詔勅有十五事為吏民所懷高祖善之徵為東陽太守在郡清恪如承陽時民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入乃至無以為繩其屬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並同時生為立祠徵為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與內史何遠累著清績高祖詔擢為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暉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為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暉暉遷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妻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高祖詔以為豫章內史暉乃出拜治書御史虞翻奏曰臣聞失忠與信一心之道以虧貌是情非兩觀之誅宜及未有陵犯名教要冒君親而可違俗經邦者也風聞豫章內史伏暉去歲啓假以迎妻喪為解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暉歷典二郡少免貪濁此自為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公見擢名位轉隆暉深非怨形於辭色與居歎咤寤寐失圖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暉為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志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現破膽歸罪有司擢髮抽腸少自論謝而循奉傲然了無異色暉識見所到足達此旨而冒寵不辭忝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涕騰辨跡求心無一可恕竊以暉頭踏落魄三十餘年皇運勃興咸與維始除舊布新濯之江漢一紀之間三世隆顯曾不能少懷感激仰答萬分反覆拙謀成茲巧罪不忠不敬於斯已及請以暉大不敬論以事詳法應棄市刑輒收所近獄洗結以法從事如法所稱暉即主臣謹案豫章內史臣伏暉含疵表行藉悖成心語嘿一違貢敬兼盡幸屬昌時擢以不次溪壑可盈志欲無滿要君東走豈日止足

焉天監十六年詔曰何遠前在武康已著廉平復莅二
邦彌盡清仁政先治道惠留民愛雖古之良二千石無
以過也宜升內榮以顯外績可給事黃門侍郎遠即還
仍為仁威長史頃之出為信武將軍監吳郡在吳頗有
酒失遷東陽太守遠處職強富如仇讎視貧細如子
弟特為豪右所畏懼在東陽歲餘復為受罰者所誘坐
免歸遠耿介無私曲居民間絕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
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顏色干人以此多為俗
士所惡其清公實為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
其心妻子飢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
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
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
以一縑眾共何之不能記也後復起為征西諮議參軍
中撫司馬普通二年卒時年五十二高祖厚贈賜之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前史有循吏何哉世使然也漢武
役繁姦起循平不能故有苛酷誅戮以勝之亦多怨濫
矣梁興破觚為圓新雖為樸教民以孝悌勸之以農桑
於是桀黠化為由余輕薄變為忠厚淳風已洽民自知
禁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信矣若夫酷吏於梁無取焉

梁書卷五十四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四十八

諸夷

海南諸國

東夷

西北諸戎

西南諸國

西域諸國

接漢元鼎

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

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

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奉通

焉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

成帝咸康三年遠死奴文纂立文本日南西卷縣夷帥
范稚家奴常牧牛於山澗得鱧魚二頭化為鐵因以
鑄刀鑄成文向石而咒曰若所石破者文當王此國因
舉刀斫石如斷芻葉文心獨異之范稚常使之商賈至
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宮室及兵器器械王寵任之後乃
讓王諸子各奔餘國及王死無嗣文偽於隣國逐王子
置毒於漿中而殺之遂屠國人自立舉兵攻旁小國皆
吞滅之有眾四五萬人時交州刺史姜莊使所親韓載
謝稚前後監日南郡並貪殘諸國患之穆帝永和三年
臺遣夏侯覽為太守侵刻尤甚林邑先無田土食日南
地肥沃常欲略有之至是因民之怨遂舉兵襲日南殺
覽以其屍祭天留日南三年乃還林邑交州刺史朱藩
後遣督護劉雄成日南文復屠滅之進寇九德郡殘害
吏民遣使告藩願以日南北境橫山為界藩不許又遣
督護陶綬李衡討之文歸林邑尋復屯日南五年文死
子佛立猶屯日南征西將軍桓溫遣督護滕駿九真太
守灌遂帥交廣州兵討之佛嬰城固守遂令峻盛兵於
前遂帥勁卒七百人自後踰壘而入佛眾驚潰奔走遂
追至林邑佛乃請降哀帝昇平初復為寇暴刺史溫放
之討破之安帝隆安三年佛孫須達復寇日南執太守
吳源又進寇九德執太守曹炳交趾太守杜瑗遣都護
鄧逸等擊破之即以瑗為刺史義熙三年須達復寇日
南殺長史瑗遣海運督護阮斐討破之斬獲甚眾九年
須達復寇九真行郡事杜慧期與戰斬其息交龍王既
知及其將范健等生俘須達息那能及虜獲百餘人自
瑗卒後林邑無歲不寇日南九德諸郡殺傷甚多交州
遂致虛弱須達死子敵真立其弟敵龍攜母出奔敵真
追恨不能容其母弟捨國而之天竺禪位於其甥國相
藏麟回諫不從其甥既立而殺藏麟藏麟子又攻殺之
而立敵龍同母異父之弟日文敵敵後為扶南王子
當根純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而自立為王諸農死
子陽適立宋承初二年遣使貢獻以陽適為林邑王陽
適死子咄立篡其父復日陽適其國俗居處為閩名曰
于闐門戶皆北向書樹葉為紙男女皆以橫幅吉貝繞
腰以下謂之干漫亦曰都綬穿耳貫小鑽貴者著革屣
賤者踐行自林邑扶南以南諸國皆然也其王著法服
加瓔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單吉貝織以
吉貝為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踏殺之其大姓
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賤男而貴女也
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婿見婦握手相付咒曰吉
利吉利以為成禮死者焚之中野謂之火葬其寡婦孤
居散髮至老國王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元嘉
初陽適侵暴日南九德諸郡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牙欲
討之聞有代乃止八年又寇九德郡入四會浦口交州
刺史阮彌之遣隊主相道生帥兵赴討攻區栗城不剋

乃引還爾後頻年遣使貢獻而寇盜不已二十三年使
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軍宗慈伐之和之遣司馬蕭
景憲為前鋒陽適聞之懼欲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還
所略日南民戶其大臣善僧達諫止之乃遣大帥范扶
龍成其北界區栗城景憲攻城剋之斬扶龍首獲金銀
雜物不可勝計乘勝進即剋林邑陽適父子竝挺身
逃奔獲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又銷其金人得黃金數
十萬斤和之後病死見胡神為祟孝武建元大明中林
邑王范神成累遣長史奉貢獻明帝泰豫元年又遣
使獻方物齊永明中范文贊累遣使貢獻天監九年文
贊子天凱奉獻白猴詔曰林邑王范天凱介在海表乃
心款至遠脩職貢良有可嘉宜班爵號被以榮澤可持
節督緣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邑王十年十三年天凱
累遣使獻方物俄而病死子弼弼弼摩立奉表貢獻普
通七年王高式勝遣使獻方物詔以為持節督緣海
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大通元年又遣使貢獻中大
通二年行林邑王高式律隨羅跋摩遣使貢獻詔以為
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六年又遣使獻
方物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
在林邑西南二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里
西北流東入於海其國輪廣三千餘里土地洿下而平
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出金銀銅錫沉香象牙
孔翠五色鸚鵡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海崎上
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屬扶南頓遜之東
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市所
以然者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崖岸船舶未曾
得運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所
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數日成酒
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
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來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
國中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
號曰長頸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米其人言語小異
於扶南有山出金露生石上無所限也國法刑罪人竝
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
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
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遣使與書相報答常遣
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甔名為多
羅受五升又如梳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三
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論善事又傳扶南
東界即大漲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
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
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為手中
與焦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濇則投火中復更精
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扶南國俗本裸身被髮不
制衣裳以女人為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
南有微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填神賜之弓乘買人船
入海混填長起即詣廟於神樹下得弓便依夢乘船入
海遂入扶南外邑柳葉人眾見船至欲取之混填即張
弓射其船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葉大懼舉眾降混填
混填乃教柳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治其國納柳葉
為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盤混以許力開諸邑令
相疑阻因舉兵攻并之乃遣子孫中分治諸邑號曰小
王盤况年九十餘乃死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其大將
范蔓盤盤立三年死國人共舉蔓為王蔓勇健有權略
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乃治作
大船窮漲海攻屈都昆九雅典孫等十餘國開地五六
千里次當伐金隣國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子
旃旃時為二千人將因蔓自立遣人詐金生而殺之蔓
死時有乳下兒名長在民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
襲殺旃旃大將范尋又殺長而自立更繕治國內起觀
閣遊戲之朝旦中瞞三四見客民人以焦蔗龜鳥為禮
國法無牢獄有罪者先齋戒三日乃燒斧極赤令訟者
捧行七步又以金銀雞卵投沸湯中令探取之若無實
者手即焦爛有理者則不又於城溝中養鰓魚門外圍
猛獸有罪者輒以餵猛獸及鰓魚鰓魚不食為無罪三
日乃放之鰓大者長二丈餘狀如鼉有四足身長六七
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劍常食魚遇得鹿鹿及人亦噉之
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吳時遣中郎康奉宣化從事
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
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橫
幅今千縷也大家乃裁錦為之貧者乃用布晉武帝太
康中尋始遣使貢獻穆帝升平元年王竺旃檀奉表獻
馴象詔曰此物勞費不少駐令勿送其後王旃檀如本
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憐憫如心悅南至
盤盤扶南人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
竺法憐憫陳如死後王持梨隨跋摩宋文帝奉表獻方
物齊永明中王闍邪跋摩遣使貢獻天監二年跋摩復
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方物詔曰扶南王憐憫如闍邪
跋摩介居海表世纂南服厥誠遠著重譯獻琛宜蒙酬
納班以榮號可安南將軍扶南王今其國人皆醜黑拳
髮所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天神
以銅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
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
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爐於其上
國俗居喪則剃除鬚髮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
火葬則焚為灰燼土葬則瘞埋之鳥葬則棄之中野人
性貪吝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
使貢獻其年死庶子留陀跋摩殺其嫡弟自立十六年
遣使竺當抱老奉表貢獻十八年復遣使送天竺旃檀

瑞像裝羅樹葉并獻火齊珠鬱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等四僧及舍人孫聖迎還臺高祖禮拜竟即送還縣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使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蠶形案僧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蠶文則與高祖所得同也阿育王卽鐵輪王王闍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卽其一也吳時有尼居其地爲小精舍孫綽尋毀之塔亦同泯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中宗初渡江更脩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殮經十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有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竝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時冠絕

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髮長數尺卽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尚伽爲三層卽高祖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銅鐵等諸雜寶物淨亦復如是道俗濟濟並蒙聖王光化濟度一切永作可深九尺許方至石礫礫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錢銀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又有琉璃碗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竝爲沉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高祖又到寺禮拜設無導大會大赦天下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懸鉢不出高祖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鉢中而止高祖問大僧正慧念今日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高祖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又於寺設無導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和京師傾屬觀者百數十萬人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十萬爲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高祖又至寺設無導大會暨二利各以金銀次玉璽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中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利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鑽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高祖於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鎮東將軍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

年改造會稽郡塔開舊塔出舍利遺光宅寺釋敬脫

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觀天子既覺心異之隨羅

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高祖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璽等物使人既至模寫高祖形以還其國此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後跋隨死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樂六通三達爲世間尊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邑居聚落次第羅滿城郭館宇如切利天宮具足四兵能伏怨敵國土安樂無諸患難人民和善受化正法慶無不通猶處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淨百川洋溢周回屈曲順趨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梁揚郡天子仁應四海德合天心雖人是天降生護世功德寶藏救世大悲爲我尊生威儀具足是故至誠敬禮天子足下稽首問訊奉獻金芙蓉雜香藥等願垂納受普通元年復遣使獻方物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偏多絳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吉貝爲干綬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脚以金繩爲絡帶金銀貫耳女子則被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傳爲城重門樓閣王由乘象有幡毘旛鼓單白蓋兵衛甚設國人說立國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之王聞知乃加四執其鏢無故自斷王以爲神因不敢害乃斥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還爲王二十餘年死子婆伽達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掖多奉表曰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惡哀愍衆生慈心無量端嚴相好身光明朗如水中月普照十方眉間白毫其白如雪其色照曜亦如月光諸天善神之所供養以垂正法寶梵行衆增莊嚴都邑城閣高峻如乾陀山樓觀羅列道途平正人民熾盛快樂安穩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爲極尊勝天王慈念羣生民人安樂慈心深廣律儀清淨正法化治供養三寶名稱宣揚布滿世界百姓樂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人天一切莫不歸依敬禮大吉天子足下猶如現前奉承先業慶嘉無量今遣使問訊大意欲自往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奉薄獻願大家曲垂領納

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膏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蚌貝羅初採之柔軟及刻削爲物乾之遂大堅強其國人披吉貝如袍及爲都羅王乃用斑絲布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燈支足侍女皆爲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毘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與輿以雜香爲之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王姓憍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焉而言白淨王

夫人卽其國女也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王信重三寶興立塔寺校飾莊嚴周徧國土四衢平坦清淨無穢臺殿羅列狀若天宮壯麗微妙世無與等聖主出時四兵具足羽儀導從布滿左右都人士女麗服光飾市廛豐實充積珍寶王法清整無相侵奪學徒皆至三乘競集敷說正法雲布兩潤四海流通交會萬國長江渺漫清冷深廣有生咸資莫能消穢陰陽和暢災厲不作大梁揚郡聖王無等臨覆上國有大慈悲于育萬民平等忍辱怨親無二加以周窮無所裁積靡不照燭如日之明無不受樂猶如淨月宰輔賢良羣臣貞信盡忠奉上心無異想伏惟皇帝是我真佛臣是婆利國主今敬稽首禮聖王足下惟願大王知我心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海阻遠無緣自達今故遣使獻金席等表此丹誠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貝智貢白鸚鵡青蟲兜荼瓔珞器吉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身毒漢世張騫使大夏見印竹杖蜀布國人云市之身毒身毒卽天竺蓋傳譯音字不同其實一也從月支高附以西南至西海東至梁越列國數十每國置王其名雖異皆身毒也漢時羈屬月支其俗土著與月支同而卑濕暑熱民弱畏戰弱於月支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爲五江總名曰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晶土俗出犀象貂獬瑁火齊金銀鐵金縷織成有光耀別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脊也其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璣環珞金蘇合蘇合是合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採蘇合先萃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買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鬱金獨出屬寶國華色正黃而細與芙蓉華被蓮者相似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香稿乃糞去之買人從寺中徵願以轉賣與化國也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漢世唯一通焉其國人行買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買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逸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謠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黠奴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咸於道物故論乃徑還本國漢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遂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魏晉世絕不復通唯吳時扶南王范旆遣親人蘇物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卽呼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匹報旆遺物等還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

瑞像裝羅樹葉并獻火齊珠鬱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等四僧及舍人孫聖迎還臺高祖禮拜竟即送還縣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使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蠶形案僧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蠶文則與高祖所得同也阿育王卽鐵輪王王闍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卽其一也吳時有尼居其地爲小精舍孫綽尋毀之塔亦同泯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中宗初渡江更脩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殮經十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有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竝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時冠絕

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髮長數尺卽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尚伽爲三層卽高祖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銅鐵等諸雜寶物淨亦復如是道俗濟濟並蒙聖王光化濟度一切永作可深九尺許方至石礫礫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錢銀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又有琉璃碗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竝爲沉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高祖又到寺禮拜設無導大會大赦天下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懸鉢不出高祖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鉢中而止高祖問大僧正慧念今日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高祖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又於寺設無導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和京師傾屬觀者百數十萬人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十萬爲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高祖又至寺設無導大會暨二利各以金銀次玉璽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中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利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鑽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高祖於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鎮東將軍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

年改造會稽郡塔開舊塔出舍利遺光宅寺釋敬脫

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觀天子既覺心異之隨羅

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高祖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璽等物使人既至模寫高祖形以還其國此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後跋隨死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樂六通三達爲世間尊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邑居聚落次第羅滿城郭館宇如切利天宮具足四兵能伏怨敵國土安樂無諸患難人民和善受化正法慶無不通猶處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淨百川洋溢周回屈曲順趨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梁揚郡天子仁應四海德合天心雖人是天降生護世功德寶藏救世大悲爲我尊生威儀具足是故至誠敬禮天子足下稽首問訊奉獻金芙蓉雜香藥等願垂納受普通元年復遣使獻方物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偏多絳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吉貝爲干綬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脚以金繩爲絡帶金銀貫耳女子則被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傳爲城重門樓閣王由乘象有幡毘旛鼓單白蓋兵衛甚設國人說立國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之王聞知乃加四執其鏢無故自斷王以爲神因不敢害乃斥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還爲王二十餘年死子婆伽達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掖多奉表曰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惡哀愍衆生慈心無量端嚴相好身光明朗如水中月普照十方眉間白毫其白如雪其色照曜亦如月光諸天善神之所供養以垂正法寶梵行衆增莊嚴都邑城閣高峻如乾陀山樓觀羅列道途平正人民熾盛快樂安穩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爲極尊勝天王慈念羣生民人安樂慈心深廣律儀清淨正法化治供養三寶名稱宣揚布滿世界百姓樂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人天一切莫不歸依敬禮大吉天子足下猶如現前奉承先業慶嘉無量今遣使問訊大意欲自往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奉薄獻願大家曲垂領納

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膏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蚌貝羅初採之柔軟及刻削爲物乾之遂大堅強其國人披吉貝如袍及爲都羅王乃用斑絲布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燈支足侍女皆爲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毘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與輿以雜香爲之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王姓憍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焉而言白淨王

夫人卽其國女也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王信重三寶興立塔寺校飾莊嚴周徧國土四衢平坦清淨無穢臺殿羅列狀若天宮壯麗微妙世無與等聖主出時四兵具足羽儀導從布滿左右都人士女麗服光飾市廛豐實充積珍寶王法清整無相侵奪學徒皆至三乘競集敷說正法雲布兩潤四海流通交會萬國長江渺漫清冷深廣有生咸資莫能消穢陰陽和暢災厲不作大梁揚郡聖王無等臨覆上國有大慈悲于育萬民平等忍辱怨親無二加以周窮無所裁積靡不照燭如日之明無不受樂猶如淨月宰輔賢良羣臣貞信盡忠奉上心無異想伏惟皇帝是我真佛臣是婆利國主今敬稽首禮聖王足下惟願大王知我心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海阻遠無緣自達今故遣使獻金席等表此丹誠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貝智貢白鸚鵡青蟲兜荼瓔珞器吉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身毒漢世張騫使大夏見印竹杖蜀布國人云市之身毒身毒卽天竺蓋傳譯音字不同其實一也從月支高附以西南至西海東至梁越列國數十每國置王其名雖異皆身毒也漢時羈屬月支其俗土著與月支同而卑濕暑熱民弱畏戰弱於月支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爲五江總名曰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晶土俗出犀象貂獬瑁火齊金銀鐵金縷織成有光耀別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脊也其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璣環珞金蘇合蘇合是合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採蘇合先萃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買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鬱金獨出屬寶國華色正黃而細與芙蓉華被蓮者相似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香稿乃糞去之買人從寺中徵願以轉賣與化國也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漢世唯一通焉其國人行買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買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逸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謠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黠奴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咸於道物故論乃徑還本國漢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遂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魏晉世絕不復通唯吳時扶南王范旆遣親人蘇物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卽呼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匹報旆遺物等還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

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民敦龐土地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于渠壘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奇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雜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千里共尊奉之以為在天地之中也天監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曰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國土猶如化城宮殿莊飾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娛安樂大王出遊四兵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國中臣民循行正法大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悲羣生無所遺棄常修淨戒式尊不及無上法船沉弱以濟百官庶庶受樂無恐諸天護持萬神侍從天魔降服莫不歸仰王身端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雲於彼震旦最為殊勝臣之所住國土首羅天守護令國安樂王相承未曾斷絕國中皆七寶形像衆妙莊嚴臣自備檢如化王法臣名屈多奔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和平今以此國羣臣庶民山川珍重一切歸屬五體投地歸誠大王使人竺達多由來忠信是故今遣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大王之國王之法令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信返還願賜一使具宜聖命備物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返所白如允願加採納今奉獻琉璃唾壺雜香吉貝等物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晉義熙初始造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世在瓦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謂為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髮妾潘貴妃作釵釧宋元嘉六年十二年其王利摩訶遣使貢獻大通元年後王御葉伽羅訶梨那使奉表曰謹白大梁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表無有不從方國諸王莫不奉獻以表慕義之誠或泛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儉德為本不嚴而治奉事正法道天下欣人為善慶若己身欲與大梁共弘三寶以度難化信還伏聽告教今奉薄獻願垂納受

高句驪者其先出自東明東明本北夷靺鞨之子離王出行其侍兒於後任娠離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雞子來降我因以有娠王囚之後遂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王以為神乃聽收養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乃奔走南至淹瀋水以弓擊水魚鱉皆浮為橋東明乘之得渡至夫餘而王焉其後支別為句驪種也其國漢之玄菟郡也在遼東之東去遼東千里漢魏世南與朝鮮穢貊東沃沮北與夫餘接漢武帝元封四年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驪為縣以屬之句驪地方可二千里中有遼山遼水所出其王都於丸都之下多大山深谷無原澤百姓依之以居食澗水雖土著無良田故其俗節食好治宮室於所居之左立大屋祭鬼神又祠零星社稷人性凶急喜寇抄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郡加主簿優台使者卑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慎奴部羅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為王微弱桂婁部代之漢時賜衣幘朝服鼓吹常從玄菟郡受之後稍驕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以受之至今猶名此城為噴溝婁溝婁者句驪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其俗喜歌舞國中邑落男女每夜羣聚歌戲其人潔清自喜善藏藏跪拜申一脚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明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所著似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無牢獄有罪者則會諸加評議殺之沒入妻子其俗好淫男女多相奔誘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其死葬有梓棺好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為封列植松柏兄死妻嫂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尚氣力便弓矢刀矛有鏡甲習戰鬪沃沮東穢皆屬焉王莽初發高麗兵以伐胡不欲行強迫遣之皆亡出塞為寇盜州郡歸咎於句驪侯驪嚴尤誘而斬之王莽大悅更名高句驪為下句驪當此時為侯矣光武八年高句驪王遣使朝貢始稱王至焉安之開其王名宮數寇遼東玄菟太守蔡風討之不能禁宮死子伯固立順和之閒復數犯遼東寇抄盡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乃降屬遼東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與之通好伯固死子伊夷模立伊夷模自伯固時已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降胡亦叛伊夷模更作新國其後伊夷模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死子位官立位官有勇力便鞍馬善射獵魏景初二年遣太傅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位官遣主簿大加將兵千人助軍正始三年位官寇西安嘉平五年幽州刺史母丘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位官位官將步騎二萬人逆軍大戰於沸流位官敗走儉軍追至峴縣車束馬登

九都山屠其所都斬首虜萬餘級位官單將妻息遠竄六年儉復討之位官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將軍王頌追之絕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界刻石紀功又到九都山銘不耐城而還其後復通中夏晉永嘉亂鮮卑慕容廆據昌黎大棘城元帝授平州刺史句驪王乙弗利頻同又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之世相係辰韓不得自立寇遼東廆不能制弗利死子劉代立康帝建元元年慕容廆為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為馬韓所制辰韓始有六容廆子晃率兵伐之劉與戰大敗單馬奔走晃乘勝追至九都焚其宮室掠男子五萬餘口以歸孝武太元十餘里其地東濱大海南北與句驪百濟接魏時曰新盧二郡垂死子實立以句驪王安為平州牧封遼東郡至孫牟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二國王安始置長史司馬參軍官後略有遼東郡至孫牟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高麗晉安帝義熙中始奉表通貢職歷宋齊並授爵位也國有六味評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年百餘歲死子雲齊隆昌中以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征東大將軍樂浪公高祖即位進雲車騎早支謁早支告支奇貝早支其冠曰遺子禮禱曰尉大將軍天監七年詔曰高麗王樂浪郡公雲乃誠款著解禱曰柯牛靴曰洗其拜及行與高麗相類無文字刻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並如故十一年十五年累遣倭者自云太伯之後俗皆文身去帶方萬二千餘里大使貢獻十七年雲死子安立普通元年詔安襲襲封爵抵在會稽之東相去絕遠從帶方至倭循海行歷韓持節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寧東將軍七年安卒子延立國乍東乍南七千餘里始度一海海闊千餘里名瀚海遣使貢獻詔以延襲爵中大通四年六年大同元年七至一支國又度一海千餘里名未盧國又東南陸行五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百濟其先東夷有百濟即其一也後漸疆大日彌馬獲支次曰奴往觀民種禾稻麻蠶桑織績有兼諸小國其國本與句驪在遼東之東晉世句驪既略蓋桂橋椒蘇出黑雉真珠青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矣自置百濟郡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獻生口餘毗死子慶慶死子牟都立都死子牟太風俗不淫男女皆露粉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為幘似中齊永明中除大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國胡公頭食飲用豆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人性天監元年進太號征東將軍尋為高句驪所破衰弱者皆嗜酒俗不知正歲多壽考多至八九十或至百歲其累年遷居南韓地普通二年王餘隆始復遣使奉表稱俗女多男少貴者至四五妻賤者猶兩三妻婦人無姪累破句驪今始與通好而百濟更為強國其年高祖詔如無盜竊少諍訟若犯法輕者殺其妻子重則滅其宗日行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隆守藩族漢靈帝光和中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海外遠脩貢職迺款到朕有嘉焉宜率舊章投茲榮華彌呼為王彌呼無夫婿披鬼道能惑衆故國人立之命可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寧東大將軍百濟王五有男弟佐治國自為王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使軍百濟王號所治城曰固麻謂曰日檀魯如中國之言三年公孫淵誅後彌呼始遣使朝貢魏以為親魏王郡縣也其國有二十二檀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其假金印紫綬正始中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人形長衣服淨潔其國近倭頗有文身者今言語服章相誅殺復立早彌呼宗女臺與為王其後復立男王並略與高麗同行不張拱拜不申足則異呼帽曰冠禱曰受中國爵命晉安帝時有倭王贊贊死立弟彌彌死立復衫袴曰禱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云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獻方物并請涅盤等經義毛詩博新羅任那伽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高士并工匠畫師等救並給之太清三年不知京師寇賊祖即位進武號征東將軍其南有倭備國人長三四尺猶遣使貢獻既至見城闕荒毀並號號涕泣候景怒囚稅之及景平方得還國

食之 文身國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
有三文文直者貴文小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
不齋糧有屋宇無城郭其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
為壘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于水銀之上市用珍寶
犯輕罪者則鞭杖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有枉則猛獸
避而不食經宿則赦之

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戈不攻戰風俗並
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
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
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葉似桐而初生如笋國人食之
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綿作板屋無
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無兵甲不攻戰其國法有
南北獄若犯輕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赦南
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為奴生女
九歲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乃大會坐
罪人於坑對之宴飲分訣若死別焉以灰繞之其一重
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則及七世名國王為
乙那貴人第一者為大對盧第二者為小對盧第三者
為納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
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
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車有馬牛車鹿車國人
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為酪有桑聚經年不壞多蒲桃
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
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悅即驅之相悅乃成
婚婚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喪五日
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靈為神像朝夕拜
奠不制練經嗣王立三年不視國事其俗舊無佛法宋
大明二年屬賓國嘗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國流通佛
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慧深又云扶桑東千餘里
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
三月競入水則任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
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
人矣兒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
蒿而氣香味鹹天監六年有晉安人渡海為風所飄至
一島登岸有人居止女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
人身而狗頭其聲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為
牆其形圓其戶如竇云

并勝負強弱難得詳載明珠翠羽雖仍於後宮蒲梢龍
文希人於外署有梁受命其奉正朔而朝開庭者則仇
池宕昌高昌鄯至河南龜茲于闐滑諸國焉今級其風
俗為西北戎傳云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慕容氏初慕容奕洛于有二
子庶長曰吐谷渾嫡曰鹿洛干卒鹿嗣位吐谷渾避之
西徙鹿追留之而牛馬皆西走不肯還因遂徙上隴度
袍罕出涼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地則張掖之南隴
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為號其界東至壘川西鄰于闐
北接高昌東北通秦嶺方千餘里蓋古之流沙地焉之
草木少水潦四時恒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電甚盛若晴
則風飄沙礫常蔽光景其地有麥無穀有青海方數百
里放牧馬其制輒生駒土人謂之龍種故其國多善馬
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即穹廬也著小袖袍小口袴大頭
長裙帽女子披髮為髻其後吐谷渾孫葉延頗識書記
自謂曾祖奕洛干始封昌黎公吾蓋公孫之子也禮以
王父字為國氏因姓吐谷渾亦為國號至其末孫阿豺
始受中國官爵弟于慕延宋元嘉末又自號河南王慕
延死從弟拾寅立乃用書契起城築宮殿其小王竝
立宅園中有佛法拾寅死子度易侯立易侯死子休留
代立齊永明中以代為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鎮
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梁與進代為征西
將軍代死子休運籌襲爵位天監十三年遣使獻金裝
馬腦鐘二口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許焉十五年
又遣使獻赤舞龍駒及方物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
一至其地與益州郡常通商賈民慕其利多往從之教
其書記為之辭譯稍繁矣普通元年又奉獻方物籌
死子呵羅真立大通三年詔以為寧西將軍護羌校尉
西秦河二州刺史真死子佛輔襲爵位其世子又遣使
獻白龍駒於皇太子

高昌國關氏為主其後為河西王沮渠茂度弟無諱襲
破之其王關爽奔于芮芮無諱據之稱王一世而滅國
人又立麴氏為王名嘉元魏授車騎將軍司空公都督
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金城郡開國公在位二十四年
卒諡曰昭武王子子堅使持節驍騎大將軍散騎常侍
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河西郡開國公儀同三司
高昌王嗣位其國蓋車師之故地也南接河南東連墩
煌西次龜茲北鄰救勒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臨
川橫截柳婆娑林新興由寧始昌篤進白刀等皆其鎮
名官有四鎮將軍及雜號將軍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
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諮議校尉主簿國人言語
與中國略同有五經歷代史諸子策面貌類高驪辨髮
垂之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襜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
著錦纈瓔珞環釧烟有六禮其地高燥築土為城架木
為屋土覆其上寒暑與益州相似備植九穀人多噉麩

及羊牛肉出良馬蒲陶酒石鹽多草木草實如蠶蠶中
絲如細繭名為白疊子國人多取織以為布布甚軟白
交市用焉有朝鳥者旦旦集王殿前為行列不畏人日
出然後散去大同中子堅遣使獻鳴鹽枕蒲陶良馬氈
氍等物

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
虜有功勇上八滑為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
國至天監十五年其王厥帶夷栗始遣使獻方物普
通元年又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
奉表貢獻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為小國屬芮芮後稍
疆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屬焉者龜茲疎勒姑墨于
闐句盤等國開地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川樹木有五
穀國人以麩及羊肉為糧其獸有師子兩脚駱駝野驢
有角人皆善射著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為帶女人被裘
頭上刻木為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
無城郭墾屋為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
妻並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為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
為胡書羊皮為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
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為槨父母死其子截
一耳葬訖即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

周古柯國滑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來獻方物
呵跋檀國亦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
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獻方物胡蜜丹國亦滑
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獻方物白題國王
姓支名史稽殺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匈
奴戰斬白題騎一人今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
斯土地出粟麥瓜果食物略與滑同普通三年遣使獻
方物

龜茲者西域之舊國也後漢光武時其王名弘為莎車
王賢所殺滅其族賢使其子則羅為龜茲王國人又殺
則羅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為王由是屬匈奴然龜茲
在漢世常為大國所都日延城魏文帝初即位遣使貢
獻晉太康中遣子入侍太元七年秦主苻堅遣將呂光
伐西域至龜茲龜茲王帛純載寶出奔光入其城城有
三重外城與長安城等室屋壯麗飾以琅玕金玉光立
帛純弟震為王而歸自此與中國絕不通普通二年王
尼瑞摩珠那勝遣使奉表貢獻

于闐國西域之屬也後漢建武末王命為莎車王賢所
破徙為驪歸王以其弟君得為于闐王暴虐百姓患之
承平中其種人都末殺君得大人休莫霸又殺都末自
立為王霸死兄子廣得立後擊虜莎車王賢以歸殺之
遂為強國西北諸小國皆服從其地多水潦沙石氣溫
宜稻麥蒲桃有水出玉名曰玉河國人善鑄銅器其治
日西山城有屋室市井菓蔬菜蔬與中國等尤敬佛法
王所居室加以朱畫王冠金橫如今胡公帽與妻並坐

接客國中婦人皆辨髮衣裘袴其人恭相見則跪其跪
則一膝至地書則以木為筆札以玉為印國人得書戴
於首而後開札魏文帝時王山習獻名馬天監九年遣
使獻方物十三年又獻波羅婆步都十八年又獻瑠璃
罽大同七年又獻外國刻玉佛

渴盤龜國于闐西小國也西鄰滑國南接屬賓國北連
沙勒國所治在山谷中城周迴十餘里園有十二城風
俗與于闐相類衣吉貝布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
小麥資以為糧多牛馬駱駝羊等出好龜金玉王姓葛
沙氏中大同元年遣使獻方物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勝兵萬餘戶北與丁零東與白題
西與波斯接土人剪髮著短帽小袖衣為衫則開頭而
縫前多牛羊驢驘其王安末深盤普通五年遣使來貢
獻

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因為
國號國有城周迴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內
屋宇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
土山山非過高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鴛鳥噉羊土人極
以為患園中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駒馬鹹池生
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琥珀馬腦真珠玳瑁等國內不
以為珍市買用金銀婚嫁法下聘訖女婿將數十人迎
婦婿著金線錦袍師子錦袴戴天冠婦亦如之婦兄弟
便來捉手付度夫婦之禮於茲承畢國東與滑國西及
南俱與婆羅門國北與汎憐國接中大通二年遣使獻
佛牙

宕昌國在河南之東南益州之西北隴西之西羌種也
宋孝武世其王梁瑾忽始獻方物天監四年王梁彌博
來獻甘草當歸詔以為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諸軍事
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佩
以金章彌博死子彌泰立大同十年復授以父爵位其
衣服風俗與河南略同

鄯至國居西涼州界羌別種也世號持節平北將軍西
涼州刺史宋文帝時王象胤就遣使獻馬天監元年詔
以鄯至王象舒彭為督西涼州諸軍事號安北將軍五
年舒彭遣使獻黃耆四百斤馬四匹其俗呼帽曰突何
其衣服與宕昌同

武興國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為秦王宋文帝遣裴方明
討之難當奔魏其兄子文德又聚眾茹盧宋因授以爵
位魏又攻之文德奔漢中從弟僧嗣又自立復成茹盧
卒文德弟文度立以弟文洪為白水太守屯武興宋世
以為武都王武興之國自於此矣難當族弟廣香又攻
殺文度自立為陰平王茹盧鎮主卒子立立死子崇
祖立崇祖死子孟孫立齊永明中魏氏南梁州刺史仇
池公楊靈珍據泥切山歸款齊世以靈珍為北梁州刺
史仇池公文洪死以族人集始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西諸戎漢世張騫始發西域之迹甘英遂臨西海或
遣侍子或奉貢獻于時雖窮兵極武而克捷比之前
代其略遠矣魏時三方鼎峙日事干戈晉氏平吳以後
少獲寧息徒置戍已之官諸國亦未賓從也繼以中原
喪亂胡人遞起西域與江東隔礙重譯不交呂光之涉
龜茲亦猶夷之伐蠻夷非中國之意也自是諸國分

垂之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襜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
著錦纈瓔珞環釧烟有六禮其地高燥築土為城架木
為屋土覆其上寒暑與益州相似備植九穀人多噉麩

王所居室加以朱畫王冠金橫如今胡公帽與妻並坐

西諸戎漢世張騫始發西域之迹甘英遂臨西海或
遣侍子或奉貢獻于時雖窮兵極武而克捷比之前
代其略遠矣魏時三方鼎峙日事干戈晉氏平吳以後
少獲寧息徒置戍已之官諸國亦未賓從也繼以中原
喪亂胡人遞起西域與江東隔礙重譯不交呂光之涉
龜茲亦猶夷之伐蠻夷非中國之意也自是諸國分

垂之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襜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
著錦纈瓔珞環釧烟有六禮其地高燥築土為城架木
為屋土覆其上寒暑與益州相似備植九穀人多噉麩

王所居室加以朱畫王冠金橫如今胡公帽與妻並坐

西諸戎漢世張騫始發西域之迹甘英遂臨西海或
遣侍子或奉貢獻于時雖窮兵極武而克捷比之前
代其略遠矣魏時三方鼎峙日事干戈晉氏平吳以後
少獲寧息徒置戍已之官諸國亦未賓從也繼以中原
喪亂胡人遞起西域與江東隔礙重譯不交呂光之涉
龜茲亦猶夷之伐蠻夷非中國之意也自是諸國分

垂之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襜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
著錦纈瓔珞環釧烟有六禮其地高燥築土為城架木
為屋土覆其上寒暑與益州相似備植九穀人多噉麩

王所居室加以朱畫王冠金橫如今胡公帽與妻並坐

西諸戎漢世張騫始發西域之迹甘英遂臨西海或
遣侍子或奉貢獻于時雖窮兵極武而克捷比之前
代其略遠矣魏時三方鼎峙日事干戈晉氏平吳以後
少獲寧息徒置戍已之官諸國亦未賓從也繼以中原
喪亂胡人遞起西域與江東隔礙重譯不交呂光之涉
龜茲亦猶夷之伐蠻夷非中國之意也自是諸國分

垂之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襜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
著錦纈瓔珞環釧烟有六禮其地高燥築土為城架木
為屋土覆其上寒暑與益州相似備植九穀人多噉麩

王所居室加以朱畫王冠金橫如今胡公帽與妻並坐

西諸戎漢世張騫始發西域之迹甘英遂臨西海或
遣侍子或奉貢獻于時雖窮兵極武而克捷比之前
代其略遠矣魏時三方鼎峙日事干戈晉氏平吳以後
少獲寧息徒置戍已之官諸國亦未賓從也繼以中原
喪亂胡人遞起西域與江東隔礙重譯不交呂光之涉
龜茲亦猶夷之伐蠻夷非中國之意也自是諸國分

垂之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襜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
著錦纈瓔珞環釧烟有六禮其地高燥築土為城架木
為屋土覆其上寒暑與益州相似備植九穀人多噉麩

王所居室加以朱畫王冠金橫如今胡公帽與妻並坐

郭邑驅居民於城內鮑水度軍圍之魯幼而驍勇兼有膽氣能撫循士卒甚得衆心及被圍既久雖外內斷絕而備守猶固後世祖又遣領軍將軍王僧辯代鮑泉攻

魯僧辯築土山以臨城內日夕苦攻矢石如雨城中將士死傷者大半魯僧辯乃潛裝海船將潰圍而出會其麾下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魯僧辯左右皆散遂被執謂守者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申此讒賊死亦無恨主者

日奉命不許遂斬之傳首荆鎮世祖反其首以葬焉初魯之將敗也私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瞰其齋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而出不知所

魯甚惡之俄而城陷 史臣曰蕭綜蕭正德並悖逆猖狂自致夷滅宜矣太清之寇蕭紀據庸蜀之資遂不動王赴難申臣子之節及賊景誅窮方始起兵師出無名成其鸞禍嗚呼身當管蔡之罰蓋自貽哉

梁書卷五十六 唐 敬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侯景 列傳第五十

侯景字萬景朔方人或云雁門人少而不羈見憚鄉里及長驍勇有旅力善騎射以選爲北鎮戍兵稍立功効魏孝昌元年有懷朔鎮兵鮮于脩禮於定州作亂攻沒郡縣又有柔玄鎮兵吐斤洛周率其黨與復寇幽冀與

脩禮相合衆十餘萬後脩禮見殺部下潰散懷朔鎮將葛榮因收集之攻殺吐斤洛周盡有其衆謂之葛賊四年魏明帝殂其後胡氏臨朝天柱將軍爾朱榮自晉陽入獄胡氏并誅其親屬景始以私衆見榮榮甚奇景即委以軍事會葛賊南逼榮自討命景先驅至河內擊大破之生擒葛榮以功擢爲定州刺史大行臺封漢陽郡公景自是威名遠著頃之齊神武帝爲魏相又入洛誅爾朱氏景復以衆降之仍爲神武所用景性殘忍酷虐

馭軍嚴整然破掠所得財寶皆賜將士故威爲之用所向多捷總攬兵權與神武相亞魏以爲司徒南道行臺兼統十萬專制河南及神武疾篤謂子澄曰侯景狡猾多計反覆難知我死後必不爲汝用乃爲書召景景知之慮及於禍太清元年乃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請降曰臣聞股肱體合則四海和平上下猜貳則封疆幅裂故周邵同德越常之貢來臻飛惡離心諸侯所以背叛此蓋成敗之所由古今如畫一者也臣昔與魏丞相高王並肩戮力共平災孽扶危戴主匡弼社稷中興以後無役不從天平及此有事先出攻城每陷野戰必殫筋力消於鞍甲忠貞竭於寸心乘藉機運位階鼎輔宜應誓死節節報時恩願首流腸溢焉固敢何言翰墨一旦論此臣所恨義非死所壯士弗爲臣不愛命但恐死之無益耳而丞相既遭疾患攻出于澄澄天性

險忌簡類猜嫉語多進退其相構毀而部分未周累信賜召不顧社稷之安危惟恐私門之不植甘言厚幣規滅忠梗其父若頌將何賜容懼畏戮拒而不返遂觀

兵汝頌擁旆周韓乃與豫州刺史高成廣州刺史郎椿襄州刺史李密兖州刺史邢子才南兖州刺史石長宣齊州刺史許良東豫州刺史丘元征洛州刺史朱渾

願揚州刺史樂詢北荆州刺史梅季昌北揚州刺史元神和等皆河南牧伯大州帥長各陰結私圖剋相影會

林馬潛支待時即發函谷以東戰丘以西咸願歸誠聖朝息肩有道戮力同心死無二志惟有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一驛走來不勞經略且臣與高氏豐隆已成臨患賜徵前已不赴縱其平復終無合理黃河以南臣之所職易同反掌附化不難羣臣願仰聽臣而唱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伏惟陛下天網宏開方同書軌開茲寸款惟應肅然丁和既至高祖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及百辟等議皆云納侯景非宜高祖不從是議而納景及齊神武卒其子澄嗣是爲文襄帝高祖乃下詔封景河南大將軍使持節董督河南南北諸軍事入行臺承制輔行如鄧禹故事給鼓吹一部齊文襄遣大將軍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請西魏爲援西魏遣其五城王元慶等率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遣長史鄧渾率兵至汝水元慶軍又夜遁於是據懸瓠項城求遣刺史以鎮之詔以羊鴉仁爲豫司二州刺史移鎮懸瓠西陽太守羊思建爲殷州刺史鎮項城魏既新喪元帥景又舉河南內附齊文襄慮景與西南合從方爲己患乃以書諭景曰蓋聞位爲大寶守之未易仁誠重任終之實難或殺身成名或去食存信比性命於鴻毛等節義於熊掌夫然者舉不失德動無過事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於偏所眷屬絕絕於期綱繆語義貫始終始情存戚寒司徒自少及長從微至著共相成生非無恩德既爵冠通侯位標上等門容駟馬室饗萬鍾財利潤於鄉黨榮華被於親戚意氣相傾人倫所重感於知己義在忘軀眷爲國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壺飧者便致扶輪之效若然尚不能已況其重於此乎幸以故舊之義欲持子孫相託方爲秦晉之匹共成劉范之親假使日往月來時移世易門無強蔭家有幼孤猶加璧不遺分宅相濟無忘先德以恤後人況聞負杖行歌便已狼顧犬噬於名無所成於義無所取不蹈忠臣之跡自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強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爲累卵之危西求救於黑秦南請援於蕭氏以狐疑之心爲首鼠之事入則秦人不信歸則吳人不信當今相視未見其可不知終久持此安歸相推本心必不應爾當是不逞之人曲爲口端之說遂懷市虎之疑乃致投符之惑耳比來舉止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合門大

小並付司寇近者聊命偏師前驅致討南兖揚州應時剋復即欲乘機長驅懸瓠屬以炎暑欲爲後圖方憑國靈冀行天罰器械精新士馬強盛內外感德上下齊心三合五申可蹈湯火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螢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爲福寧使我負人不使人負我當開從善之門決改先迷之路今剛心盡意除嫌去惡想猶致疑未便見信若能卷甲來朝垂簾還闕者當授豫州刺史即使終君之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進得保其祿位退則不喪功名君門眷屬可

以無恙寵妻愛子亦送相還仍爲通家卒成親好所不食言有如昨日君既不能東封函谷南向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空使兄弟爭子姪足首異門垂髮戴白同之塗炭聞者酸鼻見者寒心矧伊骨肉能無愧也孤子今日不應方遣此書但見蔡邕道云司徒本無歸西之心深悔有悔禍之意聞西兵將至遣道向嶠中參其多少少則與其同力多則更爲其備又云房長史在彼之日司徒嘗欲遣書將改過自新已差李龍仁垂欲發遣開房已遠遂復停廢未知道此言爲虛爲實但既有聞立身揚名者義也在躬所寶者生也苟事當其義則節士不愛其軀刑罰斯舛則君子實重其命昔微子發節而去殷陳平懷智而背楚者良有以也僕鄉曲布衣本乖藝用初逢天柱賜奉帷幃之謀晚遇承恩委以干戈之任出身爲國編歷二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躬被袞衣口餐玉食富貴當年光榮身世何爲一旦舉旌旆撥桴鼓而北面相抗者何哉竟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折軀非義身名兩滅故耳何者往年之暮尊王遣疾神不祐善祈禱莫應遂使雙幸擅威權閭寺肆詭惑上下相猜心腹離貳僕妻子在宅無事見圍段康之謀莫知所以虛潛入軍未審何故翼翼小心常懷戰慄有視面目寧不自疑及迴師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達谷

誠已臨旌旗相對咫尺不送飛書每奏兼申部情而羣卒恃雄眇然不顧運載推鋒專欲屠滅築圍堰水三板僅存舉目相看命懸晷刻不忍死亡出戰城下禽獸惡死人倫好生送地拘秦非樂爲也但尊王平昔見與比肩共獎帝室雖形勢參差暑暑小異丞相司徒馬行而已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受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爲盜祿去公室相爲不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祈思私第何足闕言賜示不能東封函谷受制於人當以教僕賢祭仲而襄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而不法何以取訓竊以分財養幼事歸令終捨宅存孤誰云隙末復言僕衆不足以自強危如累卵然紂有億兆夷人卒降十亂桀之百劫終自無後穎川之戰即是殷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強殷憂啓聖處危何苦況今梁道邕熙招攜

以禮被我歐文縻之好爵方欲死五岳而池四海掃夷穢以拯黎元東顧越西通開吳楚剋勁帶甲千羣吳兵冀馬控弦十萬兼僕所部義勇如林奮義取威不期而發大風一振枯幹必摧疑霜飄落秋帶自須此而爲弱誰足稱疆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至此昔陳平背楚歸漢則王百里出虞入秦斯蓋昏明由主用捨在時奉禮而行神其庇也書稱士馬精新勉日齊舉誇張形勝指期滅滅竊以寒鷹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狗彘於前途不覺坑堙在其側若云去危令歸正期轉禍以脫網羅彼既嗷僕之愚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豹齊奮復中原荆襄廣穎已屬關石項城懸瓠亦奉南朝幸自取之何勞思賜然推變不一理有萬途爲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二分鼎峙燕衛晉趙足相奉祿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束帛交行戎車不動僕立當世民安堵孰若驅農夫於龍敵抗勅敵於三方避于戈於首尾當鋒鎗於心腹縱太公爲將不能獲存歸之高明何以勉濟復尋來書云僕妻子悉拘司寇以之見要庶其可及當是見疑福心未識大趣何者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坑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而遵道所傳頗亦非謬但在縲紲恐不備盡故重陳辭更論款曲所望良圖時惠報旨然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譏人間之翻爲警敵無茲擄矢不覺傷懷裂帛

拔之又遣其行臺左丞王偉左民郎中王則詣闕獻策求諸元子弟立爲魏主輔以北伐許之詔遣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須渡江許即僞位乘輿副御以資給之齊文襄又遣慕容紹宗追景景退入渦陽尚有數千匹甲卒數萬人車萬餘輛相持於渦北景軍食盡士卒

軍潰散乃與腹心數騎自岐石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奔壽春監州韋顥納之景啓求貶制優詔不許仍以爲豫州牧本官如故景既據壽春遂懷反叛屬城居民悉召募爲軍士輒停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卒又啓求錦萬匹爲軍人袍領軍朱異議以御府錦署止克須賞遠近不容以供邊城戎服請送青布以給之景得布悉用爲袍衫因尚青色又以臺所給仗

多不能精啓請東冶銀工欲更營造救並給之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嘗拒絕先是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督衆軍圍彭城兵敗沒于魏至是遣使還述魏人請追前好二年二月高祖又與魏連和景聞之懼馳啓固諫高祖不從爾後表疏跋扈言辭不遜鄴陽

信雖弱必強殷憂啓聖處危何苦況今梁道邕熙招攜

王範鎮肥及司州刺史羊鴻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
領軍朱昇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爲役並抑不奏聞而
逾加賞賜所以姦謀益果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
密令要結正德許爲內啓八月景遂發兵反攻馬頭木
柵執太守劉神茂成主曹珍等於是詔鄂州刺史鄧陽
王範爲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
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直散騎常侍裴之
高爲東道都督同討景濟自雁陽又令開府儀同三司
丹陽尹邵陵王綸持節督衆軍十月景留其中軍王
顯貴守壽春城出軍向合肥遂襲譙州助防董紹先
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高祖聞之遣太子家令王
質率兵三千巡江邊防景進攻歷陽歷陽太守莊鐵遣
弟均率數百人夜斫景營不克均戰沒鐵又降之蕭正
德先遣大船數十艘僞稱載貨實裝濟景至京口將
渡慮王質爲梗俄而質無故退景聞之尚未信也乃密
遣覘之謂使者曰質若審退可折江東樹枝爲驗覘人
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採石濟馬數百匹
兵千人京師不之覺景即分裝執執淮南太守文成
侯寧遂至慈湖於是詔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爲都
督城內諸軍事都官尚書羊侃爲軍師將軍以副焉南
浦侯推守東府城西豐公大春守石頭城輕車長史謝
禧守白下既而景至朱雀航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
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北見景
至航命撤航始除一船遂棄軍走南塘遊軍復閉航渡
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授庾信質
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走景乘勝至闕下西豐公
大春棄石頭城走景遣其儀同于子悅據之謝禧亦棄
白下城走景於是百道攻城持火炬燒大司馬東西華
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其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
滅賊又所東掖門將開羊侃鑿門刺殺數人賊乃退
又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太宗募人出燒東宮東宮臺
殿遂盡景又燒城西馬殿士林館太府寺明日景又作
木壘數百攻城城上飛石擲之所值皆碎破景苦攻不
剋傷損甚多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外啓求誅中領軍
朱昇太子右衛率陸驗兼少府卿徐麟制局監周石珍
等城內亦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
億萬布絹各萬匹女樂二部十一月景立蕭正德爲帝
卽僞位於儀賢堂改年曰正平初童謠有正平之言故
立號以應之景自爲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
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盡落城遂陷景使其
儀同盧暉略率數千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
裸身而出賊交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
遇害景使正德子見理儀同盧暉略守東府城景又於
城西各起一土山以臨城內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
王公以下皆負土初景至便望克定京師號令甚明不

犯百姓既攻城不下人心離阻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
散乃縱兵殺掠交屍塞路富室豪家恣意剝子女妻
妾悉入軍營及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極
疲羸者因殺之以填山號哭之聲響動天地百姓不敢
藏隱竝出從之旬日之間衆至數萬景儀同范桃棒密
遣使送款乞降會事泄見殺至是邵陵王綸率西豐公
大春新塗將軍永安侯確超武將軍南安侯駿前譙
州刺史趙百超武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
馬步三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具船舟咸欲
逃散分遣萬餘人距給給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旦日景
復陳兵覆舟山北綸亦列陣以待之景不進相持會日
暮景引軍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迴軍與戰駿
退時趙伯超陳於左武湖北見駿急不赴乃率軍前走
衆軍因亂遂敗續續奔京口賊盡獲輜重器甲斬首數
百級生俘千餘人獲西豐公大春綸司馬莊丘惠達直
閣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儒等來送城下狗之通云已
擒邵陵王儁獨云王小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
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斃之儁言辭顏色如舊景義而
釋之是日邵陽世子嗣裝之高至後洛結營于蔡洲景
分軍屯南岸十二月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樓車登城車
登車階道車火車並高數丈一車至二十輪陳於闕
前百道攻城並用焉以火車焚城東南隅大樓賊因火
勢以攻城城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乃退又築土山以
過城內作地道以引其土山賊又不能立焚其攻具
還入于柵材官將軍宋疑降賊因爲立計引立武湖水
灌臺城外水起數尺闕前御街並爲洪波矣又燒南
岸民居營寺莫不咸盡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
粲南陵太守陳文徽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援鄴
陽世子嗣裝之高又潘江仲禮營朱雀航南裴之高營
南苑草營營青塘陳文徽李孝欽屯丹陽郡鄴陽世子
嗣營小航南並綠淮造柵及曉景方覺乃登禪靈寺門
樓望之見草營營壘未合先渡兵擊之衆拒戰敗績景
斬衆首狗于城下柳仲禮聞衆敗不進貫甲與數十騎
馳赴之遇賊交戰斬首數百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
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鄴郡王綸與臨
成公大連等自東道集于南岸荆州刺史湘東王釋遣
世子方等兼司馬吳華天門太守樊文岐下赴京師營
于湘子岸前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鴻仁又
率兵繼至既而鄴陽世子嗣永安侯確羊鴻仁李遷仕
樊文岐率衆渡淮攻東府城前柵破之遂結營于青
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頓南平王第綠水西立柵
相拒景食稍盡至是米斛數十萬人相食者十五六初
援兵至北岸百姓扶老攜幼以候王師得過淮便競
剝掠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
固守平蕩之事期至援軍既而四方雲合衆號百萬連

營相持已月餘日城中疾疫死者大半景自歲首以來
乞和朝廷未之許至是事急乃聽焉請割江右四州之
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
同于子悅左丞王偉入城爲質中領軍傳岐讓以宣城
王嫡嗣之重不容許之乃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
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卿
侯韶兼散騎常侍蕭瑒與于子悅王偉等登壇共盟左
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遙相對刑
牲飲血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
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或率衆三萬至于馬州州景慮
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悉勒聚南岸救乃遣北
軍進江潭苑景啓稱永安侯趙威方頰隔柵見詔臣云
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逐汝乞召入城即當進發救並
召之景又啓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
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
初彭城劉暹說景曰大將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效今援
衆雲集未易而破如問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絕野無
所掠嬰兒掌上信在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返此計之
上者景然其言故請和後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
之効又聞城中死疾轉多必當有應之者景謀臣王偉
又說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旬過辱
妃主凌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王且觀其變景
然之乃抗表曰臣聞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意非言
不宣言非筆不盡臣所以含憤蓄積不能默己者也竊
惟陛下睿智在躬多才多藝昔因世季龍翔漢河夷凶
剪亂克雪家怨然後踵武前王光宅江表憲章文武祖
述堯舜兼屬魏國凌遲外無勍敵故能西取華陵北封
淮泗結好高氏駟軒相屬疆場無虞十有餘載躬覽萬
機勞治道刊正周孔之遺文訓釋真如之秘奧享年
長久本枝盤石人君藝業莫之與京臣所以踊躍一隅
望南風而歎息也豈圖名與實爽聞見不同臣自委質
策名前後事跡從來表奏已具之矣不勝憤懣復爲陛
下陳之陛下與高氏通和歲輸一紀舟車往復相望道
路必將分災郵忠同休等威寧可納臣一介之服貪臣
汝穎之地便絕好河北檄營高澄聘使未歸陷之虎口
揚兵擊鼓侵逼彭宋夫敵國相伐問表則止匹夫之交
託孤寄命豈有萬乘之主見利忘義若此者哉其失一
也臣與高澄既有仇憾義不同國歸身有道陛下授以
上將任以專征歌鍾女樂車服弓矢臣受命不辭實思
報效方欲挂旆萬華縣旌趙劉夷蕩滌一匡宇內陛
下朝服濟江告成東岳使大梁與軒黃等盛臣與伊呂
比功垂裕後昆流名竹帛此實生平之志也而陛下欲
分其功不能賜任使臣擊河北欲自舉徐方遣庸儒之
貞陽任驕貪之胡趙裁見旗鼓鳥散魚潰容紹宗乘
勝席卷渴陽諸鎮靡不棄甲疾雷不及掩耳散地不可

固全使臣狼狽失據妻子爲戮斯實陛下負臣之深其
失二也韋黯之守壽陽衆無一旅慕容紹宗欲飲馬長
江非臣退保淮南其勢未之可測既而逃遁邊境獲寧
令臣作收此州以爲蕃捍方欲收合餘燼勞來安集屬
兵秣馬赴申後戰封韓山之屍雪渴陽之恥陛下衷其
精魄無復守氣便信貞陽謬啟復請通和臣頻陳執疑
開不聽穢覆若此童子猶且羞之況在人君二三其德
其失三也夫畏懦逗留軍有常法于玉小敗見誅於楚
王恢失律受戮于漢貞陽精甲數萬器械山積慕容輕
兵衆無百乘不能拒抗身受囚執以帝之猶子而面縛
敵庭實宜絕其屬籍以警征鼓陛下曾無追責矜其苟
存欲以微臣規相質易人君之法當如是哉其失四也
懸瓠大藩古稱汝頰臣舉州內附羊鴻仁固不肯入既
入之後無故棄之陛下曾無嫌責使還居北司鴻仁棄
之既不爲罪臣得之不以爲功其失五也臣渴陽退却
非戰之罪實由陛下君臣相與見誤乃還壽春曾無悔
色祇奉朝廷掩惡揚善鴻仁自知棄州切齒歎恨內懷
慙懼遂啓臣欲反欲反當有形迹何所徵驗詎陷頓爾
陛下曾無辨究默而信納豈有誣人莫大之罪而可立
肩事主者乎其失六也趙伯超拔自無能任居方伯惟
漁獵百姓多蓄士馬非欲爲國立功直是自爲富貴行
貨權幸微買聲名朱昇之徒積受金具遂使威稱胡越
比昔關張誣掩天聽謂爲真實韓山之殺女奴自隨裁
誅九族而納賄中人還處州任伯超無罪臣功何論賞
罰無章何以爲國其失七也臣御下素嚴無所侵物關
市征稅咸悉停原壽陽之民頗懷優復表之悌等助成
在彼憚臣檢制遂無故通歸又啟臣欲反陛下不責違
命離局方受其浸潤之譖處臣如此使何地自安其失
八也臣雖才謝古人實願更事撫民率衆自幼至長少
來運動多無遺策及歸身有道誓竭忠規每有陳奏恒
被抑遏朱昇專斷軍旅周石珍總尸兵仗陸驗徐驥典
司穀帛皆明言求貨非令不行境外虛實定計於舍人
之省舉將出師責奏於主者之命臣無貽於中故恒被
抑折其失九也鄴陽之鎮合肥與臣鄰接臣推以皇枝
每相敬而嗣王庸怯虛見備御臣有使命必加彈射
或聲言臣反或啟臣繼介紹搆當須以禮忠烈何以堪
於此哉其失十也其餘條目不可具陳進退惟谷頗有
表疏言直辭強有忤龍鱗遂發嚴詔便見討襲重華純
孝猶逃凶父之杖趙盾忠賢不討殺君之賊臣何親何
罪而能坐受羶夷韓信雄傑亡項霸漢末爲女子所烹
方悔嗣通之說臣每覽書傳心常笑之豈容遺彼覆車
而快陛下佞臣之手是以典晉陽之甲亂長江而直濟
願得升赤墀踐文石口陳枉直指畫賊否詠君側之惡
臣清國朝之批政然後還守藩翰以保忠節實臣之至

王範鎮肥及司州刺史羊鴻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
領軍朱昇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爲役並抑不奏聞而
逾加賞賜所以姦謀益果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
密令要結正德許爲內啓八月景遂發兵反攻馬頭木
柵執太守劉神茂成主曹珍等於是詔鄂州刺史鄧陽
王範爲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
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直散騎常侍裴之
高爲東道都督同討景濟自雁陽又令開府儀同三司
丹陽尹邵陵王綸持節督衆軍十月景留其中軍王
顯貴守壽春城出軍向合肥遂襲譙州助防董紹先
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高祖聞之遣太子家令王
質率兵三千巡江邊防景進攻歷陽歷陽太守莊鐵遣
弟均率數百人夜斫景營不克均戰沒鐵又降之蕭正
德先遣大船數十艘僞稱載貨實裝濟景至京口將
渡慮王質爲梗俄而質無故退景聞之尚未信也乃密
遣覘之謂使者曰質若審退可折江東樹枝爲驗覘人
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採石濟馬數百匹
兵千人京師不之覺景即分裝執執淮南太守文成
侯寧遂至慈湖於是詔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爲都
督城內諸軍事都官尚書羊侃爲軍師將軍以副焉南
浦侯推守東府城西豐公大春守石頭城輕車長史謝
禧守白下既而景至朱雀航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
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北見景
至航命撤航始除一船遂棄軍走南塘遊軍復閉航渡
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授庾信質
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走景乘勝至闕下西豐公
大春棄石頭城走景遣其儀同于子悅據之謝禧亦棄
白下城走景於是百道攻城持火炬燒大司馬東西華
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其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
滅賊又所東掖門將開羊侃鑿門刺殺數人賊乃退
又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太宗募人出燒東宮東宮臺
殿遂盡景又燒城西馬殿士林館太府寺明日景又作
木壘數百攻城城上飛石擲之所值皆碎破景苦攻不
剋傷損甚多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外啓求誅中領軍
朱昇太子右衛率陸驗兼少府卿徐麟制局監周石珍
等城內亦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
億萬布絹各萬匹女樂二部十一月景立蕭正德爲帝
卽僞位於儀賢堂改年曰正平初童謠有正平之言故
立號以應之景自爲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
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盡落城遂陷景使其
儀同盧暉略率數千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
裸身而出賊交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
遇害景使正德子見理儀同盧暉略守東府城景又於
城西各起一土山以臨城內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
王公以下皆負土初景至便望克定京師號令甚明不

犯百姓既攻城不下人心離阻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
散乃縱兵殺掠交屍塞路富室豪家恣意剝子女妻
妾悉入軍營及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極
疲羸者因殺之以填山號哭之聲響動天地百姓不敢
藏隱竝出從之旬日之間衆至數萬景儀同范桃棒密
遣使送款乞降會事泄見殺至是邵陵王綸率西豐公
大春新塗將軍永安侯確超武將軍南安侯駿前譙
州刺史趙百超武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
馬步三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具船舟咸欲
逃散分遣萬餘人距給給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旦日景
復陳兵覆舟山北綸亦列陣以待之景不進相持會日
暮景引軍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迴軍與戰駿
退時趙伯超陳於左武湖北見駿急不赴乃率軍前走
衆軍因亂遂敗續續奔京口賊盡獲輜重器甲斬首數
百級生俘千餘人獲西豐公大春綸司馬莊丘惠達直
閣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儒等來送城下狗之通云已
擒邵陵王儁獨云王小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
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斃之儁言辭顏色如舊景義而
釋之是日邵陽世子嗣裝之高至後洛結營于蔡洲景
分軍屯南岸十二月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樓車登城車
登車階道車火車並高數丈一車至二十輪陳於闕
前百道攻城並用焉以火車焚城東南隅大樓賊因火
勢以攻城城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乃退又築土山以
過城內作地道以引其土山賊又不能立焚其攻具
還入于柵材官將軍宋疑降賊因爲立計引立武湖水
灌臺城外水起數尺闕前御街並爲洪波矣又燒南
岸民居營寺莫不咸盡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
粲南陵太守陳文徽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援鄴
陽世子嗣裝之高又潘江仲禮營朱雀航南裴之高營
南苑草營營青塘陳文徽李孝欽屯丹陽郡鄴陽世子
嗣營小航南並綠淮造柵及曉景方覺乃登禪靈寺門
樓望之見草營營壘未合先渡兵擊之衆拒戰敗績景
斬衆首狗于城下柳仲禮聞衆敗不進貫甲與數十騎
馳赴之遇賊交戰斬首數百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
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鄴郡王綸與臨
成公大連等自東道集于南岸荆州刺史湘東王釋遣
世子方等兼司馬吳華天門太守樊文岐下赴京師營
于湘子岸前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鴻仁又
率兵繼至既而鄴陽世子嗣永安侯確羊鴻仁李遷仕
樊文岐率衆渡淮攻東府城前柵破之遂結營于青
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頓南平王第綠水西立柵
相拒景食稍盡至是米斛數十萬人相食者十五六初
援兵至北岸百姓扶老攜幼以候王師得過淮便競
剝掠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
固守平蕩之事期至援軍既而四方雲合衆號百萬連

營相持已月餘日城中疾疫死者大半景自歲首以來
乞和朝廷未之許至是事急乃聽焉請割江右四州之
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
同于子悅左丞王偉入城爲質中領軍傳岐讓以宣城
王嫡嗣之重不容許之乃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
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卿
侯韶兼散騎常侍蕭瑒與于子悅王偉等登壇共盟左
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遙相對刑
牲飲血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
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或率衆三萬至于馬州州景慮
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悉勒聚南岸救乃遣北
軍進江潭苑景啓稱永安侯趙威方頰隔柵見詔臣云
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逐汝乞召入城即當進發救並
召之景又啓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
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
初彭城劉暹說景曰大將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效今援
衆雲集未易而破如問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絕野無
所掠嬰兒掌上信在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返此計之
上者景然其言故請和後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
之効又聞城中死疾轉多必當有應之者景謀臣王偉
又說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旬過辱
妃主凌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王且觀其變景
然之乃抗表曰臣聞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意非言
不宣言非筆不盡臣所以含憤蓄積不能默己者也竊
惟陛下睿智在躬多才多藝昔因世季龍翔漢河夷凶
剪亂克雪家怨然後踵武前王光宅江表憲章文武祖
述堯舜兼屬魏國凌遲外無勍敵故能西取華陵北封
淮泗結好高氏駟軒相屬疆場無虞十有餘載躬覽萬
機勞治道刊正周孔之遺文訓釋真如之秘奧享年
長久本枝盤石人君藝業莫之與京臣所以踊躍一隅
望南風而歎息也豈圖名與實爽聞見不同臣自委質
策名前後事跡從來表奏已具之矣不勝憤懣復爲陛
下陳之陛下與高氏通和歲輸一紀舟車往復相望道
路必將分災郵忠同休等威寧可納臣一介之服貪臣
汝穎之地便絕好河北檄營高澄聘使未歸陷之虎口
揚兵擊鼓侵逼彭宋夫敵國相伐問表則止匹夫之交
託孤寄命豈有萬乘之主見利忘義若此者哉其失一
也臣與高澄既有仇憾義不同國歸身有道陛下授以
上將任以專征歌鍾女樂車服弓矢臣受命不辭實思
報效方欲挂旆萬華縣旌趙劉夷蕩滌一匡宇內陛
下朝服濟江告成東岳使大梁與軒黃等盛臣與伊呂
比功垂裕後昆流名竹帛此實生平之志也而陛下欲
分其功不能賜任使臣擊河北欲自舉徐方遣庸儒之
貞陽任驕貪之胡趙裁見旗鼓鳥散魚潰容紹宗乘
勝席卷渴陽諸鎮靡不棄甲疾雷不及掩耳散地不可

固全使臣狼狽失據妻子爲戮斯實陛下負臣之深其
失二也韋黯之守壽陽衆無一旅慕容紹宗欲飲馬長
江非臣退保淮南其勢未之可測既而逃遁邊境獲寧
令臣作收此州以爲蕃捍方欲收合餘燼勞來安集屬
兵秣馬赴申後戰封韓山之屍雪渴陽之恥陛下衷其
精魄無復守氣便信貞陽謬啟復請通和臣頻陳執疑
開不聽穢覆若此童子猶且羞之況在人君二三其德
其失三也夫畏懦逗留軍有常法于玉小敗見誅於楚
王恢失律受戮于漢貞陽精甲數萬器械山積慕容輕
兵衆無百乘不能拒抗身受囚執以帝之猶子而面縛
敵庭實宜絕其屬籍以警征鼓陛下曾無追責矜其苟
存欲以微臣規相質易人君之法當如是哉其失四也
懸瓠大藩古稱汝頰臣舉州內附羊鴻仁固不肯入既
入之後無故棄之陛下曾無嫌責使還居北司鴻仁棄
之既不爲罪臣得之不以爲功其失五也臣渴陽退却
非戰之罪實由陛下君臣相與見誤乃還壽春曾無悔
色祇奉朝廷掩惡揚善鴻仁自知棄州切齒歎恨內懷
慙懼遂啓臣欲反欲反當有形迹何所徵驗詎陷頓爾
陛下曾無辨究默而信納豈有誣人莫大之罪而可立
肩事主者乎其失六也趙伯超拔自無能任居方伯惟
漁獵百姓多蓄士馬非欲爲國立功直是自爲富貴行
貨權幸微買聲名朱昇之徒積受金具遂使威稱胡越
比昔關張誣掩天聽謂爲真實韓山之殺女奴自隨裁
誅九族而納賄中人還處州任伯超無罪臣功何論賞
罰無章何以爲國其失七也臣御下素嚴無所侵物關
市征稅咸悉停原壽陽之民頗懷優復表之悌等助成
在彼憚臣檢制遂無故通歸又啟臣欲反陛下不責違
命離局方受其浸潤之譖處臣如此使何地自安其失
八也臣雖才謝古人實願更事撫民率衆自幼至長少
來運動多無遺策及歸身有道誓竭忠規每有陳奏恒
被抑遏朱昇專斷軍旅周石珍總尸兵仗陸驗徐驥典
司穀帛皆明言求貨非令不行境外虛實定計於舍人
之省舉將出師責奏於主者之命臣無貽於中故恒被
抑折其失九也鄴陽之鎮合肥與臣鄰接臣推以皇枝
每相敬而嗣王庸怯虛見備御臣有使命必加彈射
或聲言臣反或啟臣繼介紹搆當須以禮忠烈何以堪
於此哉其失十也其餘條目不可具陳進退惟谷頗有
表疏言直辭強有忤龍鱗遂發嚴詔便見討襲重華純
孝猶逃凶父之杖趙盾忠賢不討殺君之賊臣何親何
罪而能坐受羶夷韓信雄傑亡項霸漢末爲女子所烹
方悔嗣通之說臣每覽書傳心常笑之豈容遺彼覆車
而快陛下佞臣之手是以典晉陽之甲亂長江而直濟
願得升赤墀踐文石口陳枉直指畫賊否詠君側之惡
臣清國朝之批政然後還守藩翰以保忠節實臣之至

王範鎮肥及司州刺史羊鴻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
領軍朱昇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爲役並抑不奏聞而
逾加賞賜所以姦謀益果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
密令要結正德許爲內啓八月景遂發兵反攻馬頭木
柵執太守劉神茂成主曹珍等於是詔鄂州刺史鄧陽
王範爲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
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直散騎常侍裴之
高爲東道都督同討景濟自雁陽又令開府儀同三司
丹陽尹邵陵王綸持節督衆軍十月景留其中軍王
顯貴守壽春城出軍向合肥遂襲譙州助防董紹先
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高祖聞之遣太子家令王
質率兵三千巡江邊防景進攻歷陽歷陽太守莊鐵遣
弟均率數百人夜斫景營不克均戰沒鐵又降之蕭正
德先遣大船數十艘僞稱載貨實裝濟景至京口將
渡慮王質爲梗俄而質無故退景聞之尚未信也乃密
遣覘之謂使者曰質若審退可折江東樹枝爲驗覘人
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採石濟馬數百匹
兵千人京師不之覺景即分裝執執淮南太守文成
侯寧遂至慈湖於是詔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爲都
督城內諸軍事都官尚書羊侃爲軍師將軍以副焉南
浦侯推守東府城西豐公大春守石頭城輕車長史謝
禧守白下既而景至朱雀航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
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北見景
至航命撤航始除一船遂棄軍走南塘遊軍復閉航渡
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授庾信質
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走景乘勝至闕下西豐公
大春棄石頭城走景遣其儀同于子悅據之謝禧亦棄
白下城走景於是百道攻城持火炬燒大司馬東西華
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其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
滅賊又所東掖門將開羊侃鑿門刺殺數人賊乃退
又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太宗募人出燒東宮東宮臺
殿遂盡景又燒城西馬殿士林館太府寺明日景又作
木壘數百攻城城上飛石擲之所值皆碎破景苦攻不
剋傷損甚多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外啓求誅中領軍
朱昇太子右衛率陸驗兼少府卿徐麟制局監周石珍
等城內亦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
億萬布絹各萬匹女樂二部十一月景立蕭正德爲帝
卽僞位於儀賢堂改年曰正平初童謠有正平之言故
立號以應之景自爲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
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盡落城遂陷景使其
儀同盧暉略率數千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
裸身而出賊交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
遇害景使正德子見理儀同盧暉略守東府城景又於
城西各起一土山以臨城內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
王公以下皆負土初景至便望克定京師號令甚明不

犯百姓既攻城不下人心離阻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
散乃縱兵殺掠交屍塞路富室豪家恣意剝子女妻
妾悉入軍營及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極
疲羸者因殺之以填山號哭之聲響動天地百姓不敢
藏隱竝出從之旬日之間衆至數萬景儀同范桃棒密
遣使送款乞降會事泄見殺至是邵陵王綸率西豐公
大春新塗將軍永安侯確超武將軍南安侯駿前譙
州刺史趙百超武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
馬步三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具船舟咸欲
逃散分遣萬餘人距給給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旦日景
復陳兵覆舟山北綸亦列陣以待之景不進相持會日
暮景引軍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迴軍與戰駿
退時趙伯超陳於左武湖北見駿急不赴乃率軍前走
衆軍因亂遂敗續續奔京口賊盡獲輜重器甲斬首數
百級生俘千餘人獲西豐公大春綸司馬莊丘惠達直
閣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儒等來送城下狗之通云已
擒邵陵王儁獨云王小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
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斃之儁言辭顏色如舊景義而
釋之是日邵陽世子嗣裝之高至後洛結營于蔡洲景
分軍屯南岸十二月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樓車登城車
登車階道車火車並高數丈一車至二十輪陳於闕
前百道攻城並用焉以火車焚城東南隅大樓賊因火
勢以攻城城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乃退又築土山以
過城內作地道以引其土山賊又不能立焚其攻具
還入于柵材官將軍宋疑降賊因爲立計引立武湖水
灌臺城外水起數尺闕前御街並爲洪波矣又燒南
岸民居營寺莫不咸盡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
粲南陵太守陳文徽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援鄴
陽世子嗣裝之高又潘江仲禮營朱雀航南裴之高營
南苑草營營青塘陳文徽李孝欽屯丹陽郡鄴陽世子
嗣營小航南並綠淮造柵及曉景方覺乃登禪靈寺門
樓望之見草營營壘未合先渡兵擊之衆拒戰敗績景
斬衆首狗于城下柳仲禮聞衆敗不進貫甲與數十騎
馳赴之遇賊交戰斬首數百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
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鄴郡王綸與臨
成公大連等自東道集于南岸荆州刺史湘東王釋遣
世子方等兼司馬吳華天門太守樊文岐下赴京師營
于湘子岸前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鴻仁又
率兵繼至既而鄴陽世子嗣永安侯確羊鴻仁李遷仕
樊文岐率衆渡淮攻東府城前柵破之遂結營于青
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頓南平王第綠水西立柵
相拒景食稍盡至是米斛數十萬人相食者十五六初
援兵至北岸百姓扶老攜幼以候王師得過淮便競
剝掠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
固守平蕩之事期至援軍既而四方雲合衆號百萬連

營相持已月餘日城中疾疫死者大半景自歲首以來
乞和朝廷未之許至是事急乃聽焉請割江右四州之
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
同于子悅左丞王偉入城爲質中領軍傳岐讓以宣城
王嫡嗣之重不容許之乃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
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卿
侯韶兼散騎常侍蕭瑒與于子悅王偉等登壇共盟左
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遙相對刑
牲飲血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
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或率衆三萬至于馬州州景慮
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悉勒聚南岸救乃遣北
軍進江潭苑景啓稱永安侯趙威方頰隔柵見詔臣云
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逐汝乞召入城即當進發救並
召之景又啓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
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
初彭城劉暹說景曰大將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效今援
衆雲集未易而破如問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絕野無
所掠嬰兒掌上信在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返此計之
上者景然其言故請和後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
之効又聞城中死疾轉多必當有應之者景謀臣王偉
又說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旬過辱
妃主凌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王且觀其變景
然之乃抗表曰臣聞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意非言
不宣言非筆不盡臣所以含憤蓄積不能默己者也竊
惟陛下睿智在躬多才多藝昔因世季龍翔漢河夷凶
剪亂克雪家怨然後踵武前王光宅江表憲章文武祖
述堯舜兼屬魏國凌遲外無勍敵故能西取華陵北封
淮泗結好高氏駟軒相屬疆場無虞十有餘載躬覽萬
機勞治道刊正周孔之遺文訓釋真如之秘奧享年
長久本枝盤石人君藝業莫之與京臣所以踊躍一隅
望南風而歎息也豈圖名與實爽聞見不同臣自委質
策名前後事跡從來表奏已具之矣不勝憤懣復爲陛
下陳之陛下與高氏通和歲輸一紀舟車往復相望道
路必將分災郵忠同休等威寧可納臣一介之服貪臣
汝穎之地便絕好河北檄營高澄聘使未歸陷之虎口
揚兵擊鼓侵逼彭宋夫敵國相伐問表則止匹夫之交
託孤寄命豈有萬乘之主見利忘義若此者哉其失一
也臣與高澄既有仇憾義不同國歸身有道陛下授以
上將任以專征歌鍾女樂車服弓矢臣受命不辭實思
報效方欲挂旆萬華縣旌趙劉夷蕩滌一匡宇內陛
下朝服濟江告成東岳使大梁與軒黃等盛臣與伊呂
比功垂裕後昆流名竹帛此實生平之志也而陛下欲
分其功不能賜任使臣擊河北欲自舉徐方遣庸儒之
貞陽任驕貪之胡趙裁見旗鼓鳥散魚潰容紹宗乘
勝席卷渴陽諸鎮靡不棄甲疾雷不及掩耳散地不可

固全使臣狼狽失據妻子爲戮斯實陛下負臣之深其
失二也韋黯之守壽陽衆無一旅慕容紹宗欲飲馬長
江非臣退保淮南其勢未之可測既而逃遁邊境獲寧
令臣作收此州以爲蕃捍方欲收合餘燼勞來安集屬
兵秣馬赴申後戰封韓山之屍雪渴陽之恥陛下衷其
精魄無復守氣便信貞陽謬啟復請通和臣頻陳執疑
開不聽穢覆若此童子猶且羞之況在人君二三其德
其失三也夫畏懦逗留軍有常法于玉小敗見誅於楚
王恢失律受戮于漢貞陽精甲數萬器械山積慕容輕
兵衆無百乘不能拒抗身受囚執以帝之猶子而面縛
敵庭實宜絕其屬籍以警征鼓陛下曾無追責矜其苟
存欲以微臣規相質易人君之法當如是哉其失四也
懸瓠大藩古稱汝頰臣舉州內附羊鴻仁固不肯入既
入之後無故棄之陛下曾無嫌責使還居北司鴻仁棄
之既不爲罪臣得之不以爲功其失五也臣渴陽退却
非戰之罪實由陛下君臣相與見誤乃還壽春曾無悔
色祇奉朝廷掩惡揚善鴻仁自知棄州切齒歎恨內懷
慙懼遂啓臣欲反欲反當有形迹何所徵驗詎陷頓爾
陛下曾無辨究默而信納豈有誣人莫大之罪而可立
肩事主者乎其失六也趙伯超拔自無能任居方伯惟
漁獵百姓多蓄士馬非欲爲國立功直是自爲富貴行
貨權幸微買聲名朱昇之徒積受金具遂使威稱胡越
比昔關張誣掩天聽謂爲真實韓山之殺女奴自隨裁
誅九族而納賄中人還處州任伯超無罪臣功何論賞
罰無章何以爲國其失七也臣御下素嚴無所侵物關
市征稅咸悉停原壽陽之民頗懷優復表之悌等助成
在彼憚臣檢制遂無故通歸又啟臣欲反陛下不責違
命離局方受其浸潤之譖處臣如此使何地自安其失
八也臣雖才謝古人實願更事撫民率衆自幼至長少
來運動多無遺策及歸身有道誓竭忠規每有陳奏恒
被抑遏朱昇專斷軍旅周石珍總尸兵仗陸驗徐驥典
司穀帛皆明言求貨非令不行境外虛實定計於舍人
之省舉將出師責奏於主者之命臣無貽於中故恒被
抑折其失九也鄴陽之鎮合肥與臣鄰接臣推以皇枝
每相敬而嗣王庸怯虛見備御臣有使命必加彈射
或聲言臣反或啟臣繼介紹搆當須以禮忠烈何以堪
於此哉其失十也其餘條目不可具陳進退惟谷頗有
表疏言直辭強有忤龍鱗遂發嚴詔便見討襲重華純
孝猶逃凶父之杖趙盾忠賢不討殺君之賊臣何親何
罪而能坐受羶夷韓信雄傑亡項霸漢末爲女子所烹
方悔嗣通之說臣每覽書傳心常笑之豈容遺彼覆車
而快陛下佞臣之手是以典晉陽之甲亂長江而直濟
願得升赤墀踐文石口陳枉直指畫賊否詠君側之惡
臣清國朝之批政然後還守藩翰以保忠節實臣之至

王範鎮肥及司州刺史羊鴻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
領軍朱昇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爲役並抑不奏聞而
逾加賞賜所以姦謀益果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
密令要結正德許爲內啓八月景遂發兵反攻馬頭木
柵執太守劉神茂成主曹珍等於是詔鄂州刺史鄧陽

願也三月朔旦城內以東連盟舉烽鼓誤於是羊鴉仁柳敬禮鄧陽世子嗣進軍於東府城北柵壘未立為景將宋子仙所襲敗績赴淮死者數千人賊送首級於關下景又遣于悅至更請和遣御史中丞沈渡至景所景無去意遂固貴之景大怒既決石關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城遂陷於是悉幽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朝士送承福省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天下自為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其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初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而未斂或將死而未絕景悉聚而燒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於是援兵並散景矯詔曰日者姦臣擅命幾危社稷賴丞相英發入輔朕躬征鎮牧守可各復本任降蕭正德為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景遣董紹先率兵襲廣陵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以城降之景以紹先為南兖州刺史初北兖州刺史定襄侯祗與湘澤侯退及前潼州刺史郭鳳同起兵將赴援至是鳳謀以淮陰應景祗等力不能制並奔于魏景以蕭弄璋為北兖州刺史州民發兵拒之景遣龐公丘子英直闖將軍羊洋率眾赴援海斬子英率其軍降于魏魏遂據其淮陰景又遣儀同于子悅張大黑率兵入吳郡太守袁君正迎降于悅等既至破掠吳中多自調發逼掠女子毒虐百姓吳人莫不怨憤於是各立城柵拒守是月景移屯西洲遣儀同任約為南道行臺鎮姑孰五月高祖崩于文德殿初臺城既陷景先遣王偉陳慶入謁高祖高祖曰景今安在卿可召來時高祖坐文德殿景乃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劍升殿拜訖高祖問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為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敢至此乎景又不能對從者代對及出謂龐公王僧貴曰吾常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日見蕭公使人自謂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再見之高祖雖外跡已屈而意猶忿憤時有事奏問多所詰却景深敬憚亦不敢逼遣軍人直殿省內高祖問制局監周石珍曰是何物人對曰丞相高祖乃曰何物丞相對曰是侯丞相高祖怒曰是名景何謂丞相是後每所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憂憤感疾而崩景乃密不發喪權殯于昭陽殿自外文武咸莫知之二十餘日升梓宮於太極殿前皇太子即皇帝位於是矯詔赦北人為奴婢者冀收其力用焉又遣儀同來亮率兵攻宣城城內史楊華誘亮斬之景復遣其將李賢明討華華以郡降景遣儀同宋子仙等率眾東次錢塘新城成戴僧易據縣拒之是月景遣中軍侯子鑒入吳軍收于子悅張大黑還京誅之時東揚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據州吳興太守張暕據郡自南陵以上皆據守昇制命所行惟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六月景以儀同郭元建為尚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北諸軍事鎮新秦郡人陸繼戴文學等起兵萬餘人殺景太守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為王以拒景宋子仙聞而擊之繼等棄城走景乃分吳郡海鹽晉浦二縣為武原郡至是景殺蕭正德於承福省封元羅為西秦王元景龍為陳留王諸元子弟封王者十餘人以柳敬禮為使持節大都督隸大丞相參戎事景遣其中軍侯子鑒監行臺劉神茂等軍東討破吳興太守張暕父子送京師景並殺之景以宋子仙為司徒任約為領軍將軍爾朱季伯叱羅子通彭通彭紹先張化仁于慶魯伯和乾奚斤史安和時靈護劉歸義並為開府儀同三司是月鄧陽嗣王範率兵次柵口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要之西上景出頓始執範將裴之悌夏侯威生以象降景十一月宋子仙攻錢塘戴僧易降景以錢塘為臨江郡富陽為富春郡以王偉元羅並為儀同三司十二月宋子仙趙伯超劉神茂進攻會稽東揚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棄城走劉神茂追擒之景以裴之悌為使持節平西將軍合州刺史以夏侯威生為使持節平北將軍南豫州刺史是月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見者莫不淚淚景聞之大怒遣小莊嚴寺禁止不聽出入大寶元年正月景矯詔自加班劍四十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前江都令祖皓起兵於廣陵斬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勳為刺史又結魏人為援馳檄遠近將以討景景聞之大懼即日率侯子鑒等出自京口水陸並集皓嬰城拒守景攻城陷之景車裂皓以徇城中無少長皆斬之以侯子鑒監南兖州事是月景召宋子仙還京口四月景以元思虔為東道行臺鎮錢塘以侯子鑒為南兖州刺史文成侯寧於吳西鄉起兵旬日之間眾至一萬率以西上景廂公孟振侯子榮擊破之斬寧傳首於景七月景以秦郡為西兖州陽平郡為北兖州任約盧暉署攻晉熙郡殺郡陽世子嗣景以王偉為中書監任約進軍襲江州江州刺史劉暉王天心降之世祖時聞江州失守遣衛將軍徐文盛率眾軍下武昌拒約景又矯詔自進位為相國封太山等二十郡為漢王入朝不趨讓拜不名初履上殿如蕭何故事景以柳敬禮為護軍將軍姜詢義為相國左長史徐洪為左司馬陸約為右長史沈衆為右司馬是月景率舟師上皖口十月盜殺武林侯諮於廣莫門諮常出入太宗臥內景黨不能平故害人景又矯詔曰蓋縣象在天四時取則於辰斗羣生育地萬物仰照於大明是以垂拱當展則八紘共軌負圖正位則九域同歸故乃雲名水號之君龍官人爵之後莫不啓符河洛封禪岱宗奔走四夷來朝萬國聽虞夏厥道彌新爰及商周未之或改連幽厲不競戎馬生郊惠懷失御胡塵犯蹕遂使豺狼肆毒侵穴

伊瀝狹狹孔熾巢栖咸洛自晉鼎東遷多歷年代周原不復歲實承久雖宋祖經畧中息遠圖齊號和親空勞冠蓋我大梁膺符作帝出震登皇決萬歸仁綿區飲化開疆開土跨瀚海以揚德來庭入觀等塗山而比轍立龜出洛白雉歸豐島塞同文胡天共軌不謂高澄跋扈虔劉魏邦扇動華夷不供王職遂乃狼顧北侵馬首南向值天厭昏僞醜徒數盡龍豹應期風雲會節相國漢王上德英姿蓋惟天授雄謀勇畧出自懷抱珠魚表應辰昂叶曜剖析六韜鑄錐四履騰文豹變鳳集虬翔奮翼來儀負圖而降爰初秉律實先啓行奉茲廟算克除惡醜直以鼎湖上征六龍宴駕干戈暫止九伐未申而茲薦食偷竊偽號心希舉斧豐水君臣奉圖乞援關河百姓泣血請師咸願承奉國靈思親王化朕以寡昧纂戎下武庶拯堯黎冀康禹跡且夫車服以庸名因事著周師克殷鷹揚創自尚父漢征戎狄朋友實始度遼况乃神規算妙乎難測大功懋績事絕言象安可以習彼常名保茲守固相國可加字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餘悉如故以詔文呈太宗太宗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齊遣其將軍辛術圍陽平景行臺郭元建率兵赴援術退徐文盛入資稟任約率水軍逆戰文盛大破之仍進軍大舉口時景屯於皖口京師虛弱南康王會理及北兖州司馬成欽等將襲之建安侯責知其謀以告景景遣收會理與其弟所陽侯通理柳敬禮成欽等並害之十二月景矯詔封黃為竟陵王賞發南康之謀也是月張彪起義於會稽攻破上虞景太守蔡臺樂討之不能禁至是彪又被諸暨承興等諸縣景遣儀同田遷趙伯超謝答仁等東伐彪二年正月彪遣別將寇錢塘富春田遷進軍與賊破之景以王克為太師宋子仙為太保元羅為太傅郭元建為太尉張化仁為司徒任約為司空于慶為太子太師時靈護為太子太保乾奚斤為太子太傅王偉為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為尚書右僕射北兖州刺史蕭邕謀降魏事泄景誅之是月世祖遣巴州刺史王琦等率眾下武昌助徐文盛任約以西臺益兵告急於景三月景自率眾二萬西上援約四月景次西陽徐文盛率水軍邀戰大破之景訪知鄧州無備兵少又遣宋子仙率輕騎三百襲陷之執刺史方諸行事鮑泉盡獲武昌軍人家口徐文盛等聞之大潰奔歸江陵景乘勝西上初世祖遣領軍王僧辯率眾東下代徐文盛軍次巴陵會景至僧辯因堅壁拒之景設長圍築土山晝夜攻擊不克軍中疾疫死傷大半世祖遣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二千人救巴陵景聞遣任約以精卒數千逆擊僧祐僧祐與居士陸法和退據赤亭以待之約至與賊大破之生擒約景聞之夜遣以丁和為鄧州刺史留宋子仙時靈護等助和守以張化仁開洪

慶守魯山城景還京師王僧辯乃率眾東下次漢口攻魯山及郢城皆陷之自是眾軍所至皆捷景乃廢太宗幽於承福省作詔草成逼太宗寫之至先皇念神孫之重思社稷之固歎歎嗚咽不能自止是日景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升太極殿大赦天下改元為天正元年有回風自承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見者莫不驚駭初景既平京邑便有篡奪之志以四方須定且未自立既巴陵失律江郢喪師猛將外熾雄心內沮便欲為備大號遂其志其謀臣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諫景曰四方之師所以不至者政為二宮萬福若遂行弑逆結怨海內事幾一去雖悔無及王偉固執不從景乃矯詔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豫章安王為安皇帝金華敬妃為敬皇后豫章國太妃王氏為皇太后如張氏為皇后以劉神茂為司空徐洪為平南將軍秦晃之王暉李賢明徐珍國宋長寶尹思合並為儀同三司景以哀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而降為人妾竟不與相見十月壬寅夜景遣其衛尉彭備王修纂奉酒於太宗曰丞相以陛下處憂既久故令臣等奉進一觴太宗知其將弑乃大酣飲酒既醉還寢修纂以帑盛土加於殿因崩焉飲用法服以薄棺密瘞於城北酒庫初太宗久見幽繫朝士莫得接觀慮禍將及常不自安惟舍人殷不害後稍得入太宗指所居殿謂之曰麗涓當死此下又曰吾昨夜夢吞土卿試為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太宗曰儻幽真有徵冀斯言不妄耳至是見弑實以土焉是月景司空東道行臺劉神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暉雲龍將軍桑乾王元額等據東陽歸順仍遣元額及別將李占趙惠明下據建德江口尹思合收景新安太守元義奪其兵張彪攻承嘉承嘉太守秦遠降彪十一月景以趙伯超為東道行臺鎮錢塘遣儀同田遷謝答仁等將兵東征神茂景矯詔自加九錫之禮置丞相以下百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野鳥翔於景上赤足丹背形似山鵝賊徒悉駭競射之不能中景以劉勳威霸朱安王為開府儀同三司索九昇為護軍將軍南兖州刺史侯子鑒獻白獐建康獲白鼠以獻蕭棟歸之于景景以郭元建為南兖州刺史太尉北行臺如故景又矯蕭棟詔進崇其祖為大將軍考為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備八佾鍾虞宮懸之樂一如舊儀景又矯蕭棟詔禪位於己於是南郊柴燎于天升壇受禪文物並依舊儀以輜車牀載鼓吹棗駝負犧牲輦上置筮蹄垂脚坐景所帶劍水精標無故墮落手自拾之將登壇有鬼自前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貫日景還升太極殿大赦改元為太始元年封蕭棟為淮陰王由于監省偽有

司奏改警... 尚書為殿中尚書五兵尚書為七兵尚書直殿主帥為錢坤... 直寢景三公之官動置十數儀同尤多或匹馬孤行自陣皆舉備乞降景不能制乃與腹心數十人單騎走推

日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之諱救太常殺之送屍于王僧辯傳首西臺曝屍於建康市百姓爭周身勇非出類而王偉為其謀主成此姦惡驅率醜徒

竊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周者自外悉是王偉制其名及景首至江陵世祖命泉之於市然後煮而漆之付武其恣睢之心成其篡盜之禍嗚呼國之將亡必降妖孽

位以漢司徒侯霸為始祖晉徵士侯瑾為七世祖於是庫景長不滿七尺而眉目疎秀性情忍好殺戮刑人或雖曰人事抑乃天時昔夷羿亂夏戎厄周漢則莽卓

追尊其祖周為大丞相父標為元皇帝十二月謝答仁先斬手足割舌鼻經日方死曾於石頭立大春確有流災晉則敦玄構禍方之羯賊有逾其酷悲夫

李慶等至建德攻元顛李占柵大破之執顛占送景景犯法者皆擣殺之其慘虐如此自篡立後時著白紗帽截其手足徇之經日乃死景二年正月朔臨軒朝會景

而尚披青袍或以牙梳插髻牀上常設胡牀及筌蹄著靴垂脚坐或匹馬遊戲於宮內及華林園彈射鳥鳥謀

郭元建率步軍趣小峴侯子鑿率舟師向濡須驛兵肥臣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快更成失志所居殿常有鴛鴦鳴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討捕馬普通中童謠曰

青絲白馬壽陽來後景果乘白馬兵皆青衣所乘馬每戰將勝輒蹶蹶嘶鳴意氣驕逸其奔駒必低頭不前初

元建還廣陵時謝答仁攻劉神茂神茂別將王華麗通中六同中高祖嘗夜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舉朝稱

孤危復降答仁王僧辯軍至蕪湖蕪湖城主宵遁景遣慶寤甚悅之且見中書舍人朱異說所夢異曰此豈宇

史安和宋長貴等率兵二千助子鑿守姑孰田遷等內方一天道前見其徵乎高祖曰吾為人少夢昨夜感

還京師是月景黨郭長獻馬駒生角三月景往姑孰巡視墨欄又誠子鑿曰西人善水戰不可與爭鋒往年任

約敗績良為此也若得馬步一交必當可破汝但堅壁獨言我家國猶若金甌無一傷缺今便受地詎是事宜

以觀其變子鑿乃捨舟登岸開營不出僧辯等遂停軍脫致紛紛非可悔也朱異接聲而對曰聖明御宇上應

十餘日賊黨大喜告景曰西師懼吾之強必欲遁逸不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為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

擊將失之景復命子鑿為水戰之備子鑿乃率步騎萬據河南十餘州分魏土之半輸誠送款遠歸聖朝豈非

餘人渡洲引水軍俱進僧辯逆擊大破之子鑿僅以身免景聞子鑿敗大懼涕下覆面引衾以臥良久方起

歎曰誤殺乃公僧辯進軍次張公洲景以盧暉畧守石頭乾奚斤守捍國城悉逼百姓及軍士家累入臺城內

僧辯焚景水柵入淮至神靈寺浩景大驚乃緣淮立柵自石頭至朱雀航僧辯及諸將遂於石頭城西步上連

營立柵至于落星墩景大恐自率侯子鑿于慶史安和王僧貴等於石頭東北立柵拒守使王偉索超世呂季

畧守臺城宋長貴守延祥寺遺掘王僧辯父墓剖棺焚屍王僧辯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率眾

軍奮擊大破之侯子鑿史安和王僧貴各棄柵走盧暉畧斃斤並以城降景既退敗不入宮飲其散兵屯于關下遂將逃竄王偉攬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

規篡奪皆偉之謀及囚送江陵烹於市百姓有遺其毒者並割炙食之

史曰夫道不恒夷運無常泰斯則窮通有數盛衰相襲時屯陽九蓋在茲焉若乃侯景小豎叛本國識不

雖曰人事抑乃天時昔夷羿亂夏戎厄周漢則莽卓流災晉則敦玄構禍方之羯賊有逾其酷悲夫

編修 臣人龍謹言唐貞觀三年詔姚思廉與魏徵同撰梁書思廉梁史官姚察子推其父意復採謝

吳等所記以成是書徵惟裁其總論編次筆削則皆出於思廉蓋書成於一手業紹乎一家述作之

盛與李百藥父子輝映一時亦猶史記之有談遷漢書之有彪固稍亮謂其苦志精勤洵不虛矣舊

唐書經籍志及思廉本傳俱云五十卷新書則云五十六卷與今本合蓋嘉祐以來鈔版目次然也

臣等奉勅校刊深愧學殖淺陋謹將南史與本文詳加參校辨其訛舛條其同異錄為考證以附卷末云 臣謹識

原任詹事 臣陳浩洗馬 臣陸宗楷編修 臣孫人龍 貢生 臣楊茂選等奉 教恭校刊

梁書參考書目

甲 本書之異本

- 1 宋蜀刻大字本(眉山七史之一)
- 2 宋刊明修遞遺本
- 3 元刊明修本
- 4 明南監余有丁刊本
- 5 明周子義重校本
- 6 明北監蕭雲舉刊本
- 7 明汲古閣刊十七史本
- 8 清乾隆武英殿附考證本
- 9 清席氏掃葉山房刊廿一史本
- 10 清同治間金陵局刻本
- 11 清同治間嶺南陳氏莊古堂仿殿本
- 12 清光緒間湖南寶慶三味書坊翻刻殿本
- 13 清同文書局影印殿本
- 14 清五洲同文書局影印殿本
- 15 清圖書集成局鉛字排印本
- 16 清竹簡齋石印本(有大小兩種)
- 17 清埃實齋石印本
- 18 清史學齋石印橫行本
- 19 現代商務印書館影印殿本
- 20 現代商務印書館百衲二十四史影印蜀大字本配元明遞修本
- 21 現代中華書局排印四部備要本

乙 關於本書之考證質疑者

- 梁書札記一卷 清李慈銘撰 北平圖書館排印本
- 梁書夷貊傳地理考證一卷 清丁謙撰 浙江圖書館叢書本
- 右專書
- 史通內外篇二十卷 唐劉知幾撰 明萬曆刊本
- 清乾隆浦氏求放心齋刊浦起龍通釋本 上海文瑞樓影印原刻通釋本 商務印書館影印明刊本 又排印通釋本 中華書局排印四部備要通釋本

困學紀聞二十卷 宋王應麟撰 商務印書館影印元慶元路本

困學紀聞七箋附集證二十卷 清關若璩全祖望程瑤田何焯錢大昕屠繼序箋萬希槐集證通行本

困學紀聞注二十卷 清翁元圻撰 道光乙酉家刻本 中華書局排印四部備要本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史糾六卷 明朱明編撰 舊鈔本 函海本 桐華館本

日知錄集釋三十二卷 明季顯炎武撰清黃汝成箋 原刊本 廣州重刻本 武昌局本 掃葉山房刊本 坊刻巾箱本 中華書局排印四部備要本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空山堂十七史論十五卷 清牛運震撰 自刻本 (一名讀史糾纏)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 清王鳴盛撰 原刊本 廣雅書局本

十七史考疑口卷 清李貽德撰 未刊

二十二史考異一百卷 清錢大昕撰 潛研堂全集本 光緒間長沙龍氏刊本

諸史拾遺五卷 清錢大昕撰 潛研堂全集本

嘉慶十二年稻香吟館刊本 廣雅本

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餘錄三卷 清錢大昕撰 潛研堂全集本 浙江書局重刊本(附年譜一卷)

二十二史劄記三十六卷 清趙翼撰 原刊本 通行本 廣雅本

陔餘叢考四十三卷 清趙翼撰 原刊本 上海文瑞樓影印原刊本

讀史舉正八卷 清張燾撰 乾隆五十一年許烺刊本 光緒七年趙之謙刊本 廣雅本

諸史考異十八卷 清洪頊煊撰 廣雅本

經史問答十卷 清全祖望撰 崎琦亭集附刻本 單行本 學海堂本(正有經部七卷稿本)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 刻本

二十四史正譌口卷 清宋書升撰 未見傳本

札樸十卷 清桂馥撰 原刊本 蔣氏心矩齋本 古籍舉要十七卷 近人錢基博撰 民國二十二年世界書局排印本

右兼及

丙 關於本書之增補整理者

梁諸王世表一卷將相大臣年表一卷 清萬斯同撰 原刻歷代史表本

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十二卷 清徐文範撰 廣雅本

蕭梁疆域圖一卷 清楊守敬撰 觀海堂刊朱墨套印本

補梁疆域志四卷 清洪麟孫撰 廣雅本

補梁書藝文志一卷 清侯康撰 未見傳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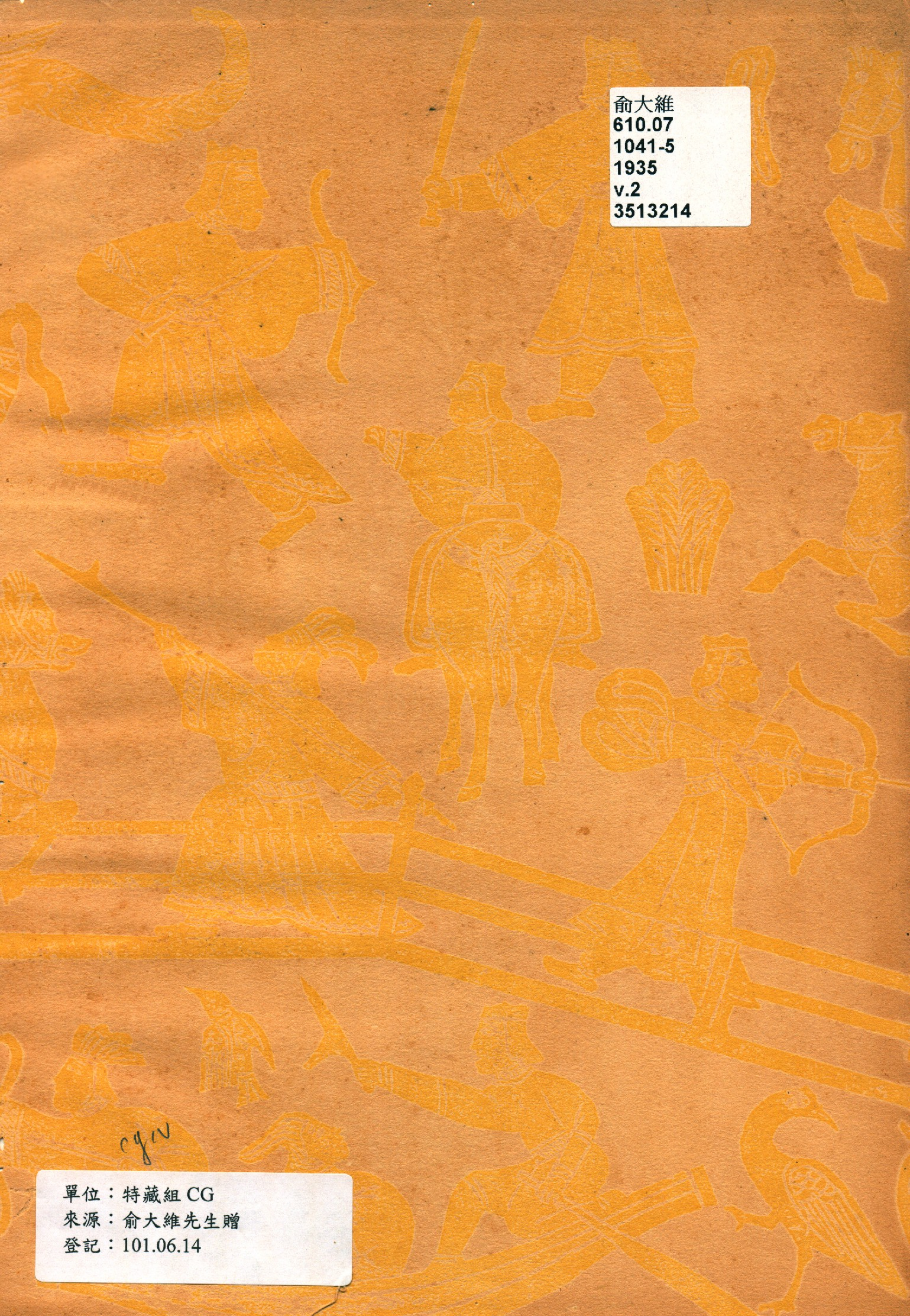
補梁書藝文志一卷 清湯洽撰 未見傳本

丁 關於本書之賞析評論者

梁書點勘口卷 清吳汝綸撰 民國十九年印桐城吳先生羣書點勘記本

戊 關於本書之博聞廣徵者

兩晉南北史樂府二卷 清洪亮吉撰 懋庵叢書本



俞大維
610.07
1041-5
1935
v.2
3513214

cyw
單位：特藏組 CG
來源：俞大維先生贈
登記：101.06.14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3513214